



月華教聘

• 著森盧 •







文海叢書第一種

盧森著

朝

中華民國卅六年三月出版

文海叢書出版緣起

廣州爲南中國底心臟，華南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的重心，廿七年淪陷以來，文化事業雖曾一度轉進桂林、曲江，及後桂曲及其他各地慘遭敵人瘋狂蹂躪，文化雛形粗具的城市，罹此浩劫，損燬殆盡。而廣州位於珠江下游，水陸交通尙稱利便，且上通湘、鄂、閩、贛、桂，下達港、澳及沿海各省，遠至南洋歐美各國，爲南中國的重鎮，世界的要埠，抗戰以來，雖曾爲敵僞盤踞，極力破壞摧殘，及至國土重光，都市仍具規模，地位優越，萬劫不滅，故復員以還，文化界人士及各省作家，以及各地青年，大中學生，復集結此地，從事復員興國大業。惟多年抗戰，文藝書籍之出版異常貧弱，且以桂曲各地慘遭荼毒，文物喪失，目下又以物價狂漲，印刷日昂，故復員迄今年餘，出版文藝書籍，仍如鳳毛麟角，致使一般智識青年，精神上萬分飢渴。當此戰後復員建國大業積極展開之際，物質建設固屬重要，而精神建設——文化建設，亦那能讓其偏枯？本人獻身印刷出版工作二十餘年，志切文化復興，造福人群，認爲欲爲廣大青年服務，教導後代，非大量出版叢書不足以言心理建設，非廣徵文藝作家之著作（理論，小說，戲劇，詩歌，散文……）有計劃印刷出版，不足以言文藝復興。爲茲事體大，誠恐精衛徒勞，爰特敬請社會賢達，文化界先進，各地書業界，出版界……多多指導協助，俾本社得爲兩國文藝界努力，光大中華文化生命，當本社叢書發行時，謹此數言，諸維亮照。

陳公陶謹識

三十六年
三月一日

目錄

文海叢書出版緣起	一
點將錄	一
哀歌	一一
朝暉	三三
憂鬱病者的獨白	五三
心靈的奧秘	六六
伴侶	八五

目錄

突圍	……	一〇五
前路	……	一一六
浮沉	……	一三四
李縣長	……	一四六
歃血	……	一六八
甦	……	一八〇
後記	……	一九九

點將錄

一

——叮，叮叮叮……

「門是沒有下鍵的，用力拉一下吧！」

——叮叮叮……叮叮叮……

「怎麼？不要老是拉門鈴了，用拉門鈴的手，拉一拉門得啦！」

站在二樓欄邊的老婆子，雙手扶住鐵欄杆，用她盡可能伸長的頭頸，以及蹬得起的足尖，傾出上身去探望，她想望望來客是什麼樣人，可是，視線給屏欄角阻住。於是，她更加焦燥地用高亢的聲音喊着。

「門開啦！真是覓得到吃都會給狗咬死！嘖嘖……」微皺的唇皮亂動起來「黃處長的門是容易開的，跟他爲人一樣隨便，易商量，——噲，這大概是個忠厚老實人，挑糞也不偷吃的吧！」

那位老婆子，剛才一股愠怒的面容，忽然給原諒心鎮壓定了些，接着闖進她耳朵裡來的，又是一串鈴聲。她的眼光從鬆垂的眼鏡上框溜出，向廳子裏似探望又似搜尋的橫掃了一陣，然後又自言自語喃喃地說：

點將錄

「剛才那隨僮女出去，我把門虛掩了的，難道是鬼現形，和我下了鍵？——那真是奇了。」

「請開門呀！二樓的！」在門外的柳慧和沈有忠再等了好一會，瞧瞧門牌又對對手札中的地址，

有忠以爲是沒有聽見，更高聲地叫喊了。

那老婆子到那時開始邁開步子走向樓梯，走不到兩步幾乎栽倒在地下，「阿彌陀佛」她低下頭一看，才知道那鞋絆耳給另一足踏住，不能跨開應有的寬度的結果，並不是有什麼鬼現形，鬼拖腳。她僵僵着身子，把絆帶塞進腳掌心底。

「你故害我跌傷了老骨頭，是有罪的，我年老了，受不得病痛，說到病痛，我一生受罪受夠了。」樓梯給她遲緩的脚步壓得吱唧地像在竊笑。

門外的沈有忠聽到有人來了，對柳慧道着歉意，「對不起，對不住」的說了好幾句，因爲這次拜訪他中學時的校長黃仕超先生，完全是他的意思，柳慧和他是好友，是順應友情而偕行，雖然柳慧的內心亦希望見一見黃處長，以備將來有要求助他時，不會全然是唐突和冒昧。

「總是「對不住！對不住」的，真是樹上鳥兒也騙將下來了。」

她咕噥着：內心是要再開開了的門不很願意，再者給逼切的叫喚所催促而順從，也非她所樂爲；更因爲她的愛女跟女婿赴任，她不能隨行，暫寓黃處長的住所，替她守門看家，像做女工的職務，實際也感到莫名的委屈。

當她把手擰到門栓時，她反悔了，適才的嫌怨，像火一樣自焚她的心腸。於是，贖罪似的對着門神懺悔。

「神奈呀！鬱壘呀！我是無意的呀！——我老糊塗了，老糊塗了，一個人相信那自以爲很清楚的記憶，往往是靠不住的啊。」

「對不住……」沈有忠對老婆子說着。

「真對不住！我怪錯了你們了。——唉，我也不知爲什麼，年紀越老，火氣也就越不好，記憶力便更壞；所以，我想，我來生也是沒有好日子過的。」

她一定要讓柳慧和沈有忠在前，沈有忠又老是不肯。

「門扇角裡行什麼禮哇！」老婆子推讓地責怪着。

「况且——」她不再說下去，用手指着門示意。

不一會她追上來說：「你們是來找黃處長嗎？呃，這不早不晏的時間，辦公事的人，那裡還有歇在家裡？……是的，你們以爲他是處長，一個主管官，很有點身份，不像那些小職員，要按時進退？不過，主管有主管的難處，當一個大家，拉矢不出都要問他，這個時候太陽已掛在半天高了，那裡還會好端端的在家裡？」

沈有忠把他和黃處長是同鄉又是師生關係自我介紹出來，並且將前幾天拜會時，黃處長留下地址，約他今天上午在家中面談的經過，和盤托出，希望這位老太婆，准他們在客廳裡多逗留一個時候，而且得到種種的利便。

「呵，呵！他約過了你？這也不過是他隨口這樣說的吧！告訴你，」她朝向柳慧的那方，「黃處長，昨天晚上就沒有回來。」

「到什麼地方去了？」柳慧把掛在腕上的外衣，在衣領那邊找出掛耳，進了客廳，便向衣架那邊走去，一壁走一壁問的。

點將錄

「誰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個人有兩條腿，到腿筋硬了的時候，便可以自由搬動着走，誰也管不了的；況且，黃處長是四個膠腿走路的！」

「假如他記得約我這回事，我相信他會回來的。」

她不信任沈有忠的話，作沒有把握的搖頭。

這位老太婆坐在另一邊的籐椅懷裏，讓手腕在椅圍臂上枕着，臉上現出稍爲安閑而逸雅的神情。好久，指着木板壁間插着的信件和咭片，淡然地說：

「你瞧，那些都是這兩天來找過他的。都是說約定時間來這裡商談的。他們都應約而來；可是，等了又等，還是留下咭片，或是放下了信件走了。」

她瞧見沈有忠有點鎮壓不住的失望，疑慮在臉上爬行。他想起十年前的中學時代的校長，以後連任了六年縣長，現在又榮晉爲處長的黃仕超先生，或許年紀多了，對人處事也好滑起來。他用眼光微詢柳慧的意見，同時身子向桌前一欠動，意思是起身告辭。正在這個時候，那老婆子又說話了。

「你是黃處長的學生，在我看，當年必然是他的高足，——你對人彬彬有體，識上識下，黃處長也一定很歡喜你的，不要以他不在就要走，已然來到了，也就應該歇歇足嘛！」

柳慧對老婆子的觀察入微且甚正確，驚異地笑了。

沈有忠却相反的，羞赧地靠在椅背上，把手掌在臉上摸着搓着，彷彿要把慚慙之色抹了開去。

「不知什麼時候回來，麻煩！」

「現在是辦公的時間，大概是在辦公廳裡。」

沈有忠和柳慧低聲地談着，斟酌着。

「不會在辦公廳裡，今天。我告訴你，這幾天，他和一位辦陶磁業的，——他就是辦陶磁業的——好多商量與計議，總是打算在長堤什麼地方開一家舖子什麼的。我知道，他雖然是做一個處長，除吃一份薪水以外，是沒有其他收入的。」

「噢，……」沈有忠憬悟的答着，當他聽見「辦陶磁業的」幾個字，就想到黃處長在卸了縣長職務以後，回到鄉間便募股組織陶磁公司，當時許多友好，以及省方黨政執政的朋友，去電催他再出任工作，而他因公司組織正在開端，不願中途退棄，使鄉村父老失望，及到募足股本，「新光陶磁公司」開幕以後，才將此事轉手交託能切實負責且有經驗的人；大概他到了廣州以後，再爲他一手創辦的事業力謀發展吧。——想到這裡，一種崇敬在他心頭樹立起來。

「但是，」老婆子躍出椅懷走過去，坐在柳慧的對面，「我告訴你們，他從來不理家事，每天晚上十一點鐘左右回來，吩咐趙委員的隨從女燒水洗澡，就把守「四角寨」去了。家裡的支出從不過問，有時我趁他稍暇的時間，把幾天來的流水賬送給他看，他說：「伯母，不要算，我也不想看，我與你有什麼數可算的！」隨即又交一疊鈔票給我。——許多老婆子都是貪婪慳吝的多，要是趁着好機會，就要撈幾個防老錢；怕年紀老了，兒女有錢不及丈夫有，丈夫有又不如自己有呵。我可不同，像黃處長這樣大方，使我却格外認真，且特別節省，省到黃處長交錢的時候，我還積存有好些。」

接着柳慧便問起每天回不回來吃飯？那老婆子搖了搖頭，嚙出了脣皮，歪着頭，斜睨着眼告訴他倆：「黃處長是很少回來吃飯的，我有時間他：「黃處長你不回來，請預先告訴我，免得人家等候！」

他很抱歉似的說：「叫他們不必等，我因外頭有公事，說不定什麼時候回家的！」我曉得他是誤會了我的意思，於是我補充着「我不是說客人啦！」他才憬悟着說：「也不必等，到吃飯時間就吃飯，遲是我自誤，自誤那裡會怪怨伯母啦！」你想，他到了這個地位，多麼的辛苦麻煩啦！」

沈有忠瞧見她的表情，很有點像舞台上的女丑，眼睛緊緊的被她生動的動作所吸着，跟着她的手勢而變方向，跟隨着打旋；然而，始終是集中在她的不夠一尺圓周的圈子。到這時，也覺到期待渺茫，真的要告辭了。可是，這位多言的老婆子，爲了她寂寞的生命，苦於時日之悠長難以打發，一再留他稍候三兩十分鐘。

二

那老婆子大約有六十歲光景，頭髮花白了，在腦後剪齊而且很短，也不分毛路一直梳到後面。額倉飽滿，且微泛油光；眉毛總是蹙皺着多，因爲蹙皺起來，便會堆到眼鏡框上，下面一對眼睛，總是陰淒淒的，好像有許多憂愁悲痛棲宿在裡面。面部肌肉活動，許多複雜的心事，都能夠配合着表現出來，使對方頗容易判斷她的心裡要說的話是歡喜還是感傷。

現在，他先步出客廳門外的樓欄前，指着前一箭之地的一座洋房子說話了。

「你瞧，那一座洋房，就是劉仕超和趙若愚，吳文章，丘平秋他們當年在××大學讀書時住的房子；而今，門牆黯淡了；當年初建立不久，確是夠華麗，貴族。我的女，由香港來執信女校讀書，因

爲朋友的介紹，不久和趙若愚結識了。……」

「是現在×部主任委員的那位趙若愚？」沈有忠問。

「不是那位還有那位？」

「在報端上刊載，似乎他已赴×市任行政專員去了。」柳慧說話的語音很低，彷彿是說來給自己聽的。

「前幾天到香港轉船去的。」趙專員的岳母，用壓迫人相信的語氣說，「他，抗戰幾午來都在×省××部主任委員兼宣傳處長，這次回廣東還是呈請中央調回來的，回來還不夠幾個月，省府又派他任×區行政專員去了。」

「老太太妳是厚福人！」趙專員的岳母，給沈有忠稱呼「老太太」以後，多少使她覺得身價抬高許多，她覺得在她臉前兩個青年對她也突然尊敬了許多，於是，她的舌頭搬動得更靈活，雖然上了年紀身材短小了，現在，她站起來，覺得比他倆高了半截了。

她告訴他倆，趙專員在C省任督導專員時，好幾位督導員只管轄七縣至十一縣，而趙專員則督導十八個縣市，所以，一次出發就要兩三個月的時光，回來又要整理報告，委實太勞碌了。順便他又說那裡的人是排外的，問柳慧和沈有忠知道不知道，到柳慧連連的點了頭，沈有忠說了一連串的曉得以後，她又興會淋漓的繼續說下去，是說他們自成派系，外省籍人好不容易插足進去，若愚有什麼把柄？他在那兒居然能幹了八年，而且還兼過宣傳處長？——說時她彷彿要他們代爲解答，而事實上，她又明知道無法解答，這樣，引起柳慧和沈有忠更想明白，更加注意，這是趙專員的岳母預期的目的。——等他倆無論如何也答不出來時，她便神氣十足的把理由解說出來。

』就是因爲「清廉」兩個字，才能立得住脚。省主席對他很不錯，每次宴客，趙若愚總是被邀請作陪——可是，我的女婿却很少宴客啦！你想在一個窮機關，只領一份薪水，一枱酒，起碼要花上半個月的薪水，他那裡有這麼多鈔票請客？所以，清官確是難做——俗語說：「吃螃蟹好名聲！」

「趙委員是很瘦的，個子高，愈見得他瘦了。」沈有忠聽着柳慧這樣說。

「你是見過他的！」她望了望柳慧再望客廳門，「這裡他可以自由進出，房門倒要稍爲低頭了。讀書時他就是這個模樣兒，骨骼生定了，就是把肉貼上去也不會胖的！」

「嘻嘻……」沈有忠聽得有趣地笑着。

「你笑，是笑我的話說得不對？」幽默地把臉湊前去追問：「他未和我的女結婚以前，我會對他說，「若愚你太瘦了」，他那時說「我要我的聲名健康，爲大眾而謀的事業發福。大腹賈胖得並不威風，體面。更有一些官場中的要員，拚命撈錢，就穿龍袍也不漂亮，一有差池，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冷刀架頸！」我對他的話，覺得頗有道理，心想：一個人有學問是最有錢，有大志就最健康！」

說着她走進客廳，請他們再坐一刻，她却走進房子裡蒐尋她的女讀書時的照片。當她進去以後，柳慧和沈有忠都以這位老婆子像女丑角那樣有趣，暗暗地笑着。

照片雖然用鏡框鑲住，因爲年載太久，已褪淡了顏色。那像中的女郎穿着窄袖短衫，下配黑裙，是十年前廣州市女學生的裝束。鵝蛋臉上有兩個淺淺的笑渦，像漾出無數的醉人的波圈盪進了他們的眼睛裡來，黑亮而富感情的眸子，至今仍瞪着一個地方，像是在說話又像是在招呼。

「你瞧，怎樣？」問了問沈有忠。又問柳慧：「你瞧怎樣？」

似乎不容他倆讚美，因為她既是趙專員太太了。所以，沈有忠只得點頭，表示風姿儀表是的確不錯。

「唔，現在變了色澤。在當初，許多同學都贊她是皇后呢！」

趙專員的岳母，順便把當時趙若愚追求她的經過，如數家珍的傾吐了出來，而且還得意地說：「那時黃處長也是追求梁月桂的一個呢！」

從她朗誦她一篇傑作似的得意忘形中，他倆知道梁月桂是她的獨女，當時她的丈夫在香港、廣州兩地都開綢緞莊，並且知道是在南京舉行結婚典禮。柳慧聽到這兒便插嘴問爲什麼會在那邊結婚的。

「那個時候，廣東還是南天王的勢力範圍之下，黃仕超，趙若愚，丘平秋，吳文章都是當時的藍衣黨啦，起初他們的工作很秘密，外邊少人知道，及後活動得更積極，漸漸掌握住南天王的政治生命，於是秘密便漸漸地洩漏了，適逢當時捕捉藍衣黨人很緊，他們在廣州站不住，全赴南京分別在中央黨部任職，——所以，那時趙專員不能回來，只得由我送月桂赴京成婚……」

「到現在結婚多久了？」沈有忠急欲知道的問：

「十年了，」她伸出一雙十個手指來搖搖。

「現在，有幾個外孫了？」柳慧像討好似的也把臉湊近一點。

這聲音雖小，在這位趙專員的岳母聽來，則像一聲轟雷，一記無情的電鞭，幾乎使她擊暈過去，週身痠癢，整個臉部馬上籠罩了哀悲的暗影，剛才，泛光閃彩的兩顆恒星，像站立不住的搖搖欲墜，她吞咽了幾口涎沫，仍不能澆熄胸中鬱悶內傷的煎熬，於是那兩顆恒星像破裂似的流下兩行老淚。

「什麼刺傷了她？」抱着歉意的柳慧這樣想。

沈有忠也尷尬起來，不知怎樣補救？極力想用其他的問題來扯開，可是一時間又想不出什麼，只好問這房子是否租的。

她空漠地向天花板上望着，燃起黑膠綢的衣尾拭眼淚，擦得沙沙地作響，糊得滿臉都水汪汪的，映着窗外的天光，顯得異常蒼白，淒涼。

好久才忍作哀感，強顏歡笑着嘆息：

「人美不及命好！」

三

當沈有忠抽出一張咭片要把「晉謁不見，甚悵！」等意思，留下的時候，他一面寫一面說：「請梁老太太等到黃處長回來時，替我們說好一點！」

「這是沒有問題的，我從來不會亂添口舌。每次，總是把來客的託咐詳細轉告，我也只有儘我的本領替來客說好一點，這是我平日對人的基本態度——一個人的一生，幫助人的時候少，能夠適當地幫得到人的時候更少，能夠助人不助人，或者相反的故事人，這是砍我的頭也不願做的。」——不過，我得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前幾天，也是在這廳子裏發生的事件——」

憶起這件事，趙專員的岳母的心裡便塞了一團火似的，下面便是她的敘述：

有天的下午，有兩位客人來找黃處長：一位穿西裝，另一位便穿軍服，都沒有証章符號，年紀都在四十歲以上。而我，當然也禮禮相待，凡是找處長的，當然不是他的親戚朋友，便有他有關係的人，有証章符號與沒有我都不管，橫豎一切都與我無關，與我有關的，就的把來客代為招呼週到，使黃處長回來知道一下，至於和他有什麼關係，他要怎樣，我可理不了這許多。

他們進來以後，穿軍服的那個坐在我現在坐的地方，背着客廳的門；那穿西裝的則坐在柳慧靠右壁那方，我隨即叫趙專員的隨從女斟茶奉客。我却坐在對面的籐椅裡。——她在敘述時繪形繪影的表演着——

坐了有十多分鐘了，那位穿軍服喂喂聲的照樣問了好幾次，問黃處長什麼時候回來。我是不很能耐煩的人，聽得多了，確實是抵受不住了，便有點不客氣地說：

「先生，黃處長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我是不能夠把他什麼時候回來杜撰來騙你。」
我聽他好幾次喂喂的一點也不客氣，我知道他是把我當做黃處長的老媽子來看待的，我所以就將他目我的地位來答他。

「他雖然沒有吩咐過你，但是，他每天的，或每一週的動定，總是可以找得出線索來的！」
這話要是他當我做工人，工人應該要曉得主人的生活習慣和脾氣，這也還說得通。於是我很和婉地答他：「我已經對你說過了，他每天總是很晚才回來，一回來洗個澡就上床了，連家事也不理。有好些時候，連我對他轉述一天之內來客的囑咐，他也沒有時間細聽，不過，凡是客人留下的信件和唱片，他却無論如何則必需寓目的——先生，你如果有什麼要對他說，最好用筆寫下來插在那裡。」

他好說不說，却盛氣凌人的對我這樣呵斥：

「寫，寫，寫！我又不是向他謀差事，你瞧我是什麼樣人！」說時整個客廳彷彿有點震顫，而發出嗡嗡的迴响。

我如果是個小孩子，那時倒真的給他嚇壞了。

那位穿西裝的，瞧見了這個情形，很和順地阻勸着我，說他是軍人，性情爽直，有什麼話便說什麼，並介紹那位是前任的防空處副處長。

我聽了那翻說話，更覺得好笑，我把手肘枕在椅臂上，巴掌托住了腮巴，故意逼出嚇嚇的奸笑，「嚇嚇」又再笑了一串，然後說：「先生，我請你留字，並沒有說你謀差事呀！你是不是謀差事，干我什麼事？就是退一萬步來說，說你向黃處長謀什麼事，我請你留下字來，也不見得就損了你大先生的架子和尊嚴啦！」

我瞧見他的眼睛睜得銅鈴那麼大，好像要擲斃我；但給我這麼一說，又沒有話駁斥我。我特地停下來讓他說理由，結果還是我說：「你當我是工人，我做工人也有我工人的職責，你今天是來到黃處長的家，來找黃處長的，我就是黃處長的工人吧，黃處長不在家，我替他接待你們。先生，你要明白，工人也就有她的職務，要承受命令行使主人的吩咐。主人說話是真言。他既然吩咐了我，我是他的工人，他叫我有來客請他留字，我就聽信他的真話，照樣轉告來客。；；；」

那位穿西裝的調解似的說，「這是小事情，留字與不留字也毫無關係的。」
我不是小孩子，那位前防空處副處長也不是吃番薯的呀，他怎麼會說出這麼土氣的話來？

錄將點

——她那時又徵詢柳慧和沈有忠的意見，可是他倆給她生動而有趣的敘述吸引住了，老是陪着大笑一陣小笑一陣，對她的詢問，並沒有什麼補充，只聽她又繼續往下說。——

我瞧見他沒有話說，臉上開始泛紅擁紫，不管他曾做什麼將官我也拈開不理。「將軍老爺，我做一個下等的工人，又不認識字，當然難免有眼不識泰山，不管，我雖然沒有生過什麼將官，處長，可是我的女婿四年前便身任處長。他所交結的，委員，廳長，上將，中將，省主席，司令長官……他們都很尊敬我，對我說老太太什麼什麼的，這雖然是口頭上的應酬話，他們尊敬我，我也十倍百倍尊敬他們，張司令，黃主席……的尊稱他，我是他給我一寸我還他一尺，他送我一升我奉他一斗的。」那時，他和穿西裝的面面相覷，忸怩不安，「我看你是牛，如果頭上多生一對角。」我本來想對他那麼說的，結果十忍八忍，結果還是忍住了。

打狗欺主，他得罪人好似不用本錢。我瞧他一朝權在手時，對部下一定是苛刻毒辣的，這是頭指氣使慣了的慣性作用。

我決不會跟他鬥嘴，假如他使用威嚴來恫嚇我，我也決不害怕，會徐徐陳述辯駁的意見，因為我覺得他說話幼稚，好笑。但是我老何雖然是老刀缺鋼，因為做了刀，我也決不讓節巴的。

這位軍官真是牛精，如果頭上多生一對角。

我當時瞧見他沒有話再說，想來想去，想到這是黃處長的朋友，黃處長和我的女婿又是同窗，同事，同住，十重八重的好關係，最後我還說了些抱歉的話，「先生，我招呼不到，這是我失了人役的職責，我對不起黃處長，更對不起你們，如果我是一個聰明的用人，決不會有那麼愚笨讓活劇在這個

客廳演出的。』當我轉身進內後，耳朵裡聽見穿軍服的說：『莫不是，她是趙若愚專員的岳母！』

四

客廳前的鈴怯懦地响着，沈有忠刷的站了起來喊道：

『黃處長回來了。』

雙手整了整衣領，同時還向軍衣脚下拉了兩下。

『不是的，——這是趙專員的隨從女拉的！』

『妳怎麼知道？』柳慧驚奇地問。

『我怎麼不知道？』

『是的，按鈴都有暗號，難道？』沈有忠這樣疑問。

『第一，黃處長拉門鈴爽朗得多；第二，沒有聽見汽車聲，和汽車門的啟閉聲；——好些時候，我在房子裡聽見了車聲叫她去開門時，她還說門鈴沒有响呢！』

日影已跳上了窗檻，五月的薰風吹得人有點甜暢的感覺，當她出外開門時，他倆移向南窗前眺望附近的屋子，赭紅色的磚牆在陽光下燃熱着，一叢叢的綠樹陰濃，幾處漂來夏蟬的鳴聲，似彈奏這抗戰前的要人住宅區回復繁榮的第一部曲。

她一面吩咐隨從女買午餐的菜蔬，並叫她衣服須先掠好，同時要用木夾鉗住，恐今天會括大風。

「這就是月桂出閣時的隨奩女，那時才六歲，好像吃了桐油渣，到現在還時這麼矮小，」隨卽拈了他身上穿的衣服說：「這件衫是月桂結婚時吳處長買來的禮物，蘇州織錦，那時十分鮮艷，幾年來，她不知穿了幾許改裁剪短的衣服呢！」

「吳處長我是認識的，他對人很誠懇，不會擺架子，不論內外上下的人，對他都非常親近。」

「我也認識，」沈有忠應和着柳慧而說，「五年前他到縣裡來督導黨務，我們的學校當局請他演講：個子很胖，下顎和頸肉生在一塊，一般人以爲肥胖一定轉動不靈，想不到他登台後很活潑，幽默，又雍容大雅。」

「現在，讓我全告訴你吧，請不要插嘴打岔！」沈忠和柳慧一致贊成了，然後才慢條斯里的說：

「吳文章在大學的時代，胖碩的身影在同學們的眼中隨時出現，不特同個學院各系的同學對他有深刻的好印象，其他各學院的同學也隨時提起他的名字來談論，並且不肯以不好的批評落到他的身上，班裡做代表，院裡又推他作代表，而且每次學校對外多數也推舉他。所以，他在同學中有一個榮譽的綽號，稱爲「三元及第」。主任，院長以及校長都很器重他。尤其是當時的×校長對他特別恩愛，一畢業以後就在中央黨部任職，步步高升，一直到現在苦悶好像還不知道他的心是個什麼的模樣兒。

「如果操守不端的人，好些時儘可利用他的地位，他的關係，去活動更重要的職務，撈到更多的錢。不啊，他不願意這樣做，甘於守貧，才幹不在錢上費腦筋，做文章，但是自結婚以後，兒女接二連三，連三接四，攪到他窮措很大，皮鞋穿破了沒有錢買，每天到辦公廳，連黃包車也不敢坐。可是，他的命運不惡，最多朋友送他衣物，自動送錢給他贍養家小，而他的屬員，以及托他謀差事的人送給

他的禮物，却沒有一次收留下來的。

「對人總是和氣可親，一朵笑容像公園裡終年不凋的鮮花，誰都可以從那兒得到舒快，整個心靈都浸在那溫馨的氳氳裡。他分配工作，大家無一不樂於去幹，並且不達到目標或預期的收穫，不敢向他報命。如果說大德可以服人，他完全憑它來領導工作的；如果說黨的工作是攻心，他是攻心的一員上將。」

五

那位老婆子停了一會，又繼續地說：

「現在××處的處長丘平秋，和吳文章恰恰相反，架子十足，挺神氣的，穿着筆挺的西裝，腳登發亮的皮鞋，咯咯地走，眼睛正視，旁邊的什麼也不瞧，大有面前有一座小山也要把它衝倒似的。」

「十年前丘平秋和黃仕超，趙若愚，吳文章同寓在一塊兒，他亦不很喜歡說話，人倒挺用功的，成績也蠻好，內在的活動力很強，隨時埋頭埋腦寫文章，送到各報章雜誌上去發表，在他四個同學中，他的家境最窘，完成他的學業，大半都靠那筆稿費。」

「說起來倒也奇怪，除了他們以外，其他常有接近的同學和他的友誼反而疏遠；而遠地的朋友，跟他却異常親熱，所以，沒有見面的朋友很多。當時，他每天來往的信件最多，郵差一到，丘平秋總有兩三封信件到手。學生會的組織章程，以及各種節日的文告，或許對外要發表什麼宣言，通電，告民衆書，……好似派定了一樣全歸他草擬；他呢，也不推辭，默默地接受過來，閉起房門在絞腦汁。」

「他的好處是刻苦耐勞，實事求是，對人對事不添多不減少，做一件算一件，從不聽他奢談大計，闊論將來，而他心地光明磊落，其他的同學外頭的關係儘管複雜，他倒單純得很，彷彿擺在他臉前的路只有一條，而他自畢業以後，也就走一條路，從中央黨部做幹事，總幹事，以至科長，視察，視察室主任，現在簡派回到省來任處長。」

「這股嚴峻的個性，好些當年的同學朋友，如果地位不及他的，沒幾個對他有好感，罵他擺架子，官僚氣十足，形容他像掃帚一樣拒人趕人。他的部屬不要說看見他生怕，聽到他的革履聲也和耗子聽見貓叫那麼震顫。事實上，他並未有嚴詞厲聲警告過部屬，做什麼事都是用條子，寫得很客氣，讀書時，月桂到他們的寓所裏，除了應酬一二句外，很少跟他談笑；他也一樣不很睬她。」

「女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是丘平秋的哲學。

「丘平秋有沒有跟女子談過戀愛呢，據他們所知則確未曾有，事實上，他們現在將近四十歲年紀了，還沒有結婚，前些時黃處長請客，趙專員還沒有出發，吳處長，丘處長等被邀請到座，他們幾位同學豪飲了幾杯之後，便回憶當年同學時的往事，當年四位同學被稱爲四大寇，現在各任處長，成爲四大將了，真是不容易遭逢的騰達。」

「席間賓主盡歡，吳處勾引起最多的往事，他結婚以後到現在生了六個孩子，黃處長也做三次的爸爸，他倆笑丘處長爲處男的處長，因爲到現在還沒有結婚。」

「即席，丘處長發表一篇議論，說是人生是要從庸俗煩擾中，求解脫，謀超升，許多人沿着傳統的淵源追尋情愛，結果，有幾許得到了他想尋求的意義？而他認爲事業成敗就是生命具體的表現，事

業的光輝便是生命的光輝，而那些以血統的流傳尋求最大的慰安者，而求慰安的希望，往往成爲夢，變爲水，滙成了漩渦，沉淪了許多壯志雄心？他慨然的說在未離開大學以前，即抱定了這個被朋友笑爲不人道，違反人性的意旨，隔絕肉體溫馨的體貼，脂粉香的誘惑，所以他在公餘之暇仍然愛讀書，愛研究，積七八年來所理解的見地與學理，打算寫一部百萬言的長論，題名早已擬好，部、篇、章、節的綱目亦已草定，等到寫成出版以後，他自信至少勝過商業鉅子賺百萬元的金鎊，也一定優於一些人生育二女三男……

「當初，黃處長不盡同意他的主張，彷彿十年前同學時那麼坦誠，笑他是偏見，說是人的生命的蕃衍，延綿，都應該及時結婚生育，如果違反天賦的大責，逃避了繼往開來的承繼，可說是病態的思想，殘缺的人生，亦是一種偷懶好逸，推卸責任的一種表現；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純粹自私自利，企圖自我的滿足。所以呢，怕婚姻拖累，躲開兒女的負擔的，更可說是失了人的意義的真和快樂的美了。」

「不順服的丘處長，又申述他的高見，說他的理由如果算是偏見，黃處長的理論無疑就是俗見的。這俗見誰也想得到的理由。他叫着，瞧！許多愚蠢的人以結婚生子爲一種重大的喜事，實在普通不過的平凡事。他覺得許多人的家庭，經濟基礎不好，組織又不健全，娶妻等於和愚蠢結婚，生子好似爲奴隸的痛苦持續一樣。」

「那時我的女婿也插嘴了。他說：一個人不結婚絕不會影响到整個社會人類的存續，全人類不結婚，那當然第二代就完全絕滅了。但，這決不需要大家去擔憂，絕不會有這危險的問題發生的。現在，許多人以爲戀了愛就要結婚，結了婚就要生孩子，其實這是公例而已，究其實戀愛可以不結婚，結

婚亦可以避孕；已如此亦便可以：男女不接觸，不談戀愛，把精神去和書本戀愛，和智識結婚，產生詩文的孩子。這亦是生命至高的真價！不過平秋兄的高旨，他們「俗人」倒時時爲他惋惜！

「丘處長又申辯着，我聽他的理由是：你們以爲結了婚，生了孩子，人生便無缺憾，生命便健康了？事實上往往會弄到更殘缺，更破碎支離，更值得哀悼的呀。」

「對啦，吳處長很幽默地說，他說他給家庭牽累最重，但現在成了習慣，反而覺得沒有這些重壓，身心無限的空虛，精神無所寄託，心靈總是很飄渺似的。所以，他認爲是木匠擎枷，自作自受；已不能招呼人來同受，亦不能拒人不去身受，因爲每個人的家庭都有煩惱與快樂。」

「你知道丘處長怎樣說，——人生總是尋求快樂，想從煩惱亂絲中擺脫出來，但是，無數的人擺脫了，又投進幸福的煩惱裏；所以，人們爲了舉家溫暖，許多大罪惡都由此萌芽，開花，而至於結實，他說他如果跟他們一樣，恐怕已做了一個罪大惡極的囚徒了。他能夠有今日的孤高，却認爲是獨身主義營救他的。」

「以後，黃，趙，吳更不同意他，引起激烈的辯論，這個小客廳等於一個辯論會場，這個情形，亦可說像是三英戰呂布。而現在呢，聽說丘處長已訂了婚了。哈哈……」

趙專員的岳母，出乎沈有忠、柳慧兩人預料之外，能鮮枝活葉的轉述那高深的道理，在他們起初以爲這位老太婆縱然受過教育，對於現代的學識和新述語，一定不能了解，不能運用自如，那知他轉述描繪，刻劃每一個人物的輪廓線條，疏疏的幾筆，勾得非常生動，逼真，至若轉述某一人個的說話表情，更爲傳神，這位聰明睿智、解意的老太婆，真不愧爲時代的母親啦！

「叭，叭……」汽車响了兩聲，彷彿是巨鴨的鳴叫，接着發出「鬧」的一聲沉重的巨响。她從椅子上跳了起來，黑旋風似的用輕捷的步武躍出去，右手不斷地揚着：

「黃處長回來了，黃處長回來了。」

沈有忠和柳慧也喜出望外，跟着走出樓欄邊去迎候。

哀歌

方班是一個被幸福，好運，以及其他在人生享受上較爲美滿的字眼忘記了的人。他有同鄉，他有同事，他有上司；但是，同鄉的心目中沒有他，同事的肺腑裡沒有他，上司的腦子裏更沒有他；他還活着，工作着，而且他每天的工作都比任何一個忙碌，從早晨未到辦公時間他就先到，辦理着份內的工作，到中午下辦公，他又繼續代理同事們的工作，晚上也是一樣。總之，他的工作永遠辦不完，而且越來越多，好像同事們瞧見他有空暇恐怕他煩悶，而他自己也好像清閑空暇是他的敵人，要用無聊、寂寞、悲哀，和預感到被裁撤，裁撤後有腳無路走，失了業生活發生嚴重的問題——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來苦惱着他。所以，他一天到晚賣力的操勞着，份內的事辦完，同事們不勞動他，他也要向同事們那兒批發進一些事來辦，這樣，他的工作就永遠辦不完了。在夏天滿頭大汗，衣衫濕盡時，還是埋頭寫着，寫着；到冬天兩手兩腳連耳朵上生的凍瘡潰瘍流出了黃水，他仍若無其事的苦幹着，苦幹着。他缺少陽光的照耀，臉孔蒼黃，唇皮發白；缺乏好的食物營養，手脚麻痺，頭腦暈眩，天天只是埋着頭機械一樣抄寫。他不是機械，因爲他的眼睛患了近視會一年年加深，站起來背脊會漸漸向前彎曲；他今年才到三十一而立之年，到下了辦公，同事走散，連工友也走開了，遇有生客來找尋他的同事。——他從來沒有人來找過他，他在人世間，永遠是一位無人關懷的陌生客。——瞧見了他時，一定是以爲一個年老的工友。

哀歌

方班是那麼孤獨，孤獨得像石壁上的罅縫裏生出來的一株枯松，是缺乏了營養，缺乏了水份，更缺乏美艷的蜂蝶和牠呢喃地私語，快活而歡樂的鳥雀來跟他歌舞，並且帶給他自由的王國裡一二聲青春的消息。

就是他的嘴唇也時時緊閉着，除了感到裏面燥渴得難堪時，倒一杯開水，儘量使它不出聲地靜靜地喝着；和上下午兩頓飯他張開嘴來以後，在平時很少見他張開嘴來的。他每天坐在辦公廳的門角裏，好像是啞巴一樣沉默着，凡是科長交辦什麼工作，他照例地站了起來，靜靜地聆聽着，因為他在這裡食這份錄事的飯已有十二年了，他一直沒有移動過工作崗位。他戴着近視的眼，看見更換了七次主管長官，九位科長，其他的同事進出、遷調，更不計其數。他是駕輕就熟，一切了然於懷，有什麼事交辦都是用點點頭表示。

他自進了這機關，這機關會為戰局形勢的轉變，從原來的省垣遷到另一要區草棚簞笠的新辦公廳來，及後因為戰事吃緊，影響到新遷草立的地區，也曾奉命疏散，跟着大隊轉到另一個山縣，及後前方軍事勝利的好消息傳來，不久又遷了回來。再後那在臨時性的辦公廳，另擇地點改建為堅固雅觀的新房舍。他是風來隨風，雨來從雨，大家說搬就搬，說某位轉移新方向便轉移方向的。他不出主意，一任同事們的指使，人家說他這兒好，他也感到不錯；人家要他那兒好，他也一點沒有反抗的遷就着。總之，他在這機關裏工作，美其名是盡忠職守，要是不客氣地批評，簡直是一尊沒有靈魂和思想的機器人。

每次的紀念週和各個小小紀念日的集會，他一定要到場，集合時默默地插在排尾。但是，後到的

同事趕來，他又夾在排中間了。除了報數時惟恐報錯，預先輪轉着近視眼，細心認取在上的同事，以備到了他時，應一聲數目以外，又是不動聲色。如果隊伍列爲雙行或三行，他必然地站在二列或三列避免着。到行進時，隊伍中發出無數的攀談細語，他老是沉默着跟着他們走。就是有好事的同事誘引他說話，而他老是把頭點點，或許用鼻孔唔的一聲，遇到對方所問的一定要置答時，他寧願犧牲說話的天賦本能，搖搖頭，同時把眼睛投到另一個地方，彷彿沒有聽見一樣。久而久之，許多同事知道他的脾氣，與其說是了解他，不如說是瞧不起他，以後，再也不願跟他談論什麼了。

到了會場上，大家對檯上說話的不感興趣了，或許是用鞋尖在地上劃着字，和其他各種簡易圖畫，經常是互相嘲笑和批評，或許是亂談些什麼小事情；方班却鐵塔一樣站立着，十分用心地聽，眼皮眯成了一綫，向檯上渴望着。有時聽了感動的話，一陣癢癢從心頭湧起，流漏了他的全身，嘴唇微微地扯動了一下。但是，無論怎樣，他不會喊出聲來，笑出聲來。雖然經常他所聽的差不多是同樣的一套，沒有多大的變動。尤其是紀念日與節日，每年所說的差不多一模二樣，像留聲機裡開出來的聲音，方班聽它，彷彿對於他本身的工作一樣的認真不苟，從來他不發生厭倦，甚至嘟囔一聲。

等到解散了以後，他一個人照例沒有同事去理會他，而他也好像不希望有誰來瞅睬他。要是同事們要他到街上去走，他感到這是浪費了時間：抗戰時期，一人要作十人用，一錢要當十錢用，只是沿用着搖頭，表示不敢奉陪，或是少陪了。他自己一個人寂寞地拖着司的那樣上彎下直的影子，回到房子裏，洗衣服，補襪子，檢點零星的器物，打掃地板……總之，他的事多着；假如他自己的事做完了，仍然是自動的替同房的同事整理這件那件，義務地爲人盡心盡力地服務着，從來不希望什麼

報酬，連一二聲感激，他也不曾打主意冀求過。

和他同房的同事，起初對於方班的好心，非常地感激，說了許多道謝的話，可是，他滿不在意似的只是搖搖頭，再搖搖頭。以後買回有什麼食物，請他來同吃，他老是找着工作幹着，同事有些說他客氣送一份給他，他總是搖搖頭，從來不去染指。及後，同事們習慣了，不但不感激一句，有食物時好像忘了他在旁一樣，大吃大嚼，連招呼也不向他打一聲了。他也不會生氣，一樣把剩餘的時間幫忙他們公事和私事，一絲憤恨的心事也沒有。

同事們的要求是沒有滿足的，並不因此原諒他，了解他，只是把他當作一名忠僕，對他的地位不當作同事來看待了。上辦公要在簽到簿上蓋章，爲了避開麻煩甚至有時怕忘記，都把私章交給他代簽，他當然是不會感到麻煩拒絕那託負人的。甚至輪流值日，記工作日記等事務，也交給他負責包辦，他也從來不見推辭，而且，他答應人或者沒有答應接受過來的工作，從頭到尾辦理得妥妥貼貼，如同自己份內的事一樣，不分彼此，不計難易，必求完滿、成全。

再後，同事們的要求更苛刻起來，因爲事務太多，一天不能完全辦妥，有的不甚重要的私事擱置了一些時候，同事詢問時他還沒有做，方班站起來搖頭，眉頭稍爲皺了一皺，充分湧現慚愧不安的神態，近視眼霎着放出請求原諒的光來，經過這一問以後，他到那天晚上，必然是開着夜工，一直到了深夜，等到精神萬分困疲，再也支持不住的時候，連嘆息也沒有的回到床上就寢。第二天又一早起來，繼續地做；等到做妥以後，他交回負託的人，總是有說不出抱歉的樣子，鞠了一個躬，又二個、三個鞠躬。

方班在寂寞、孤獨、沉默的日子裏，天天過着苦幹的生活：他在工作多，薪水少，義務重，權利薄的環境裡苦幹了一年，二年……：……一直苦幹了十二年，仍然是一名錄事。

這點或許第二個人不會相信。論年資，論操行，論工作成績都應該要晉級了；可是，他的出身和遭遇，方班自己明白。

他在二歲的時候，他的故鄉鼠疫流行，他的雙親同時給無形老虎吞噬了年青的生命，他沒有父母慈愛的日子以後，由他的舅母接過去撫育。舅父是磨豆腐的小販，舅母孱弱多病，家庭的經濟非常艱苦。上要侍奉方班的外祖父母，下要養育五個女兒，而且方班移植到這困苦龐大的小販之家以後，舅母又繼續再生了兩個表妹，一家十二口，老的老，幼的幼，老的只會張開口來吃飯，幼的只知張開嘴來哭喊，雖然舅母經常支撐起病弱的身體，三更時分起身來磨豆漿，轉着沉重的石磨，苦淒淒地聽石磨哼着苦痛的呻吟；因為捱不過辛苦，常常這份辛苦變態爲憤怒，遷怒於他地罵起來，怪怨自己的一家飢餓已撐開大口，貧窮已鑿開了墓門，還要將親戚的兒子要來養育。理由是：寧添一斗，莫添一口。舅父向來也不示弱的，生活壓他低頭，已痛覺苦惱，加之妻子的囉叨，怪怨格外難受，所以也咆哮着：養女不中用，養到十八歲都是他人的，一個外甥不養却養着一羣女將，不但對不住亡妹，同時還會惹旁人說閑話，舅父是怕人說閑話的，他雖然貧窮，移挽米糧及豆類還異常英敏，他常給旁人讚許：牙齒可以當錢用。就是幼年的方班也曉得舅父的信用是非常昭著的。

舅父雖然是疼他在心裏，在外頭信用也夠好，可是畢竟是貧窮，吃去了的米糧，磨豆腐的黃豆，對於說信義的人，它們完全是談實際問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吃完了就是吃完了，沒有了黃豆磨

歌 哀

豆腐就要叫顧客失望的。在這種困難的生計之下，舅父回到店來，很少笑臉，而且說話的聲音粗大宏亮，還加上時常暴怒。在這種情形之下，方班自懂事以來，便是在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的境况下過日子，在轟雷急閃的怒吼裏討生活，爲了四五個表姊的猖狂，一個無依的小靈魂，在無庇護的惡劣情勢下壓迫着，欺凌着，從小便低下了頭，養成了聽長輩的吩咐，平輩的指使，不敢反抗，不敢表現不滿和憤怒，永遠地感激得慶再生的恩德的福蔭下沈默着，苦幹着，成爲一個現成的奴隸胚子。

到了免強可以拖得住水牛，不會給牛昂起頭角驅逐背上的蒼蠅扯動繩子拖仆的時候，便和舅父牧牛：免強可以包得住豆腐包的時候，便幫手裹豆腐包，和洗豆腐帕子等；到了跟着石磨的拖鉤走，能夠拉動磨石的轉動的年紀，（當然是牧牛，包豆腐，洗豆腐帕是份內的工作。）也就喘着粗氣拉磨子，成爲他每天必修的早課了。

方班曉得了舅父家的貧窮，接受工作的磨難，從此曉得生活的困苦，生活的担子的沉重，生活的枷鎖永遠扣住了窮人，而且是一代二代不容易擺脫。因爲自己的肌肉緊接在枷鎖上，自身的體溫和血液也像和它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日子久了，它發生白亮的晶光，雖然擱置在陰潮的低濕的地區，也最容易生銹腐敗脫落了，他每天最早起來，一聲不響的點燃了燈火，默默地走到石磨前，用力拉着磨子轉，不停地喘着氣，跟着磨鉤走，叫磨子爲他唱一闕生命的哀歌。

帝國主義者向中國進行經濟侵畧，把他們國內生產過剩的貨物，大批大批的運到我們的領土裏來，不消說各通商口岸是他們的大吸盤，連小城小市以及農村也給這多手足的魔鬼拼命地剝削、吮吸，於是農村經濟趨於破產，到處現出貧血、蒼白、枯燥、痲痺，半生半死地支持着殘軀，氣喘吁吁地艱

苦地苟延着。

方班的舅父的豆腐店的生意，天天平淡，銷路短少，利息益微。外祖父母們不曉得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們侵畧的結果，方班當然更是茫無所知。除了舅父以外，全家能夠說話稍有力量的，都怪怨：自方班到來以後，便帶來了這無形的劫星，偶有不如意的時候，老是一套反反覆覆地嘮叨着。方班只有暗自嘆息自己的命運的貧賤、薄福，默然不作一聲，甘願接受這一份責難。日子久了，連他的大表姊二表姊他們也學是學非的咒罵他，他爲了想到自己連累了他人，亦照樣連瞪眼眦牙的勇氣也消失了。

沒有辦法挽回大局，舅父家的景况急轉疾下，而十二張嘴和胃囊的消化力，相反地貪婪而增強起來，舅父對他雖然沒有改變基本的恩愛，那貧困一再給他委屈的事件，方班經常是大大小小的幫忙着。他每天一早挑了豆腐担到鄉下去叫賣，盈利的微薄，終於無計挽回舅父更多的笑容。從飯裏雜人甘薯一類的雜糧度日已是平常，就喝稀粥過日也並非一朝夕的事了。一家糊口成了嚴重的問題，外祖父母的補品當然更談不到，這麼着外祖父母生病沒有錢請醫生買藥，在一年之內隔不到一百天內死去了。泥閉了兩張口，本來是減少消費，因爲舅父愛場面，死勁挺起腰肢來担承喪費，除了賣耕牛，賣去了兩位最小的表妹（舅父的意思：大的雖可多賣幾個錢，但是可以幫手，暫時留了下來，）仍然不能消滅那不講情面，幾次要用石塊來敲舅父的牙齒的債主們的兇狼。

他的舅父的牙齒終於自動脫落了好幾顆，這不是債主們敲落的，方班知道得很清楚。說明依期還清的款項，變爲產業抵押，高利的盤剝着的債戶了。

這家豆腐店，也即是住家，高達三層，店裏的人刪減四口，搬攔起傢俬，修葺、粉飾了一回，放

小兩三塊玻璃瓦，明朗化起來，租給一位老學究在那裡設立私塾授課，每年收回微薄的租金來抵擋一小部份的高利的支出。

這是方班在貧瘠生命的磽地裡，開荒拓土的好機會吧！黑土上開始吹來了春風，澆下了雨露，並且播下智慧的種籽，在每天老師散學後，方班工作完畢的夜間的燈油下，抽起識字的嫩芽來。他的表姊漸借故逃學。自修更不用說。方班雖然總是保持他最大的沉默；或許就因為沉默，心機特別地靈敏，接受力也特別地強健；只稍稍有空暇，他便走上三樓倚在樓門口，沉默地站着聽到口角流下涎沫來。縣府的督學沒有查封這所私塾，一直辦了四年，方班除聽懂了許多歷史故事，和什麼字都由類推，曉得怎樣組合、裝配外，他抄完了一本字典，幼學瓊林，千字文，百家姓那更不用說了。方班用了這樣的苦功，字義仍多不明白，可是寫起正楷來，却真如塾師的稱讚「青出於藍」了。

他的舅父以後又嫁了兩個大女。爲了舅父一向愛場面，老是經營着虧本的生意，聘金不夠粧奩的支出。到了方班十八歲那年，舅父流着外祖父母死後不會流過的眼淚對方班說了許多話：說是於今艱苦地撫養了他成人，總算勉強對得住亡妹和她的遺孤了。他嘆惜着年老無兒，希望的不是方班的表姊表妹，更不望他唯一的承繼人「依林真傳」——甥承舅業，一生一世在這個不成市的豆腐店裡孤寂地過一生。因爲方班的舅父長女的親翁，在省垣開一家小食館，並且商得同意，爲了外甥的前途，寧願割讓這條有力的助手，要他到大市面去自謀生路，去碰貴人。

沉默的方班，陪着舅父流着最感激的熱淚，只是不住地點着頭，嘴唇上流過在茫茫的世界不知如何生活的驚怕的痙攣，他幻想的大都市，有西遊記那樣的金銀山，風神榜上的法術在那兒表演。……

歌 哀

：終於，拜別了舅父母，表姊妹，和那牆角上經年累月，從跟着走到站穩定脚拖動的石磨。

不知方向，不知來路，便闖進了美夢裡。方班初到了省垣的時候，等到進了親翁在巷仔裏的矮小、骯髒、陰暗，連舅父的豆腐店都不及的小食館裏，他才如夢初醒的知道生活改變環境，改變了方式：但是依然一樣的是同樣多的工作磨難着他。外面的情形的確有點像他的幻想那麼離奇、古怪，多新花樣，對於一天忙到晚，繼續忙到子夜的事務，嚴酷他拒絕他去享受。

一年以後，方班除了很偶然的到街上走了幾次以外，所增加的見聞仍是很少很少，只是從店門口斜穿出去望到的大馬路上來往的車輛，仙子一般的小姐姐，可是角度不大，還沒有看清便不見了。那家小食館，除却是每天應接着拉車夫和苦力們外，很難得見穿中山裝的學生，公務員，至若胸前的衫開了個湯匙領，結一條炫眼的帶子，以及穿花衫的，捲髮粉臉的，却從沒有進來賞光賞光過。

在舅父家時，舅父爲了不服窮，常常道嘆「叫化子都有三個好運」。方班自出生以來已十九年了，可是連叫化子都不如。他很清楚的記得：是一天下午，忽然闖進了一位穿着開湯匙領的青年，身旁還隨着間或從他那條小巷走過，用手巾掩鼻子的姑娘來，臉上很苦澀的說是找尋老板，那時方班正抽空在桌上寫字，他有點顫抖地沿手梯爬上攔樓上去，打算叫醒正在午睡的親翁時，那一對年青夫婦，不敢坐下骯髒的檯上，店子裏又沒有一種值得欣賞的裝置，於是，爲了不耐煩，便翻起他的習字本，和手抄的字典和幼學瓊林來。

原來這位來客，是和這小食館的老板是同鄉，是在現在方班辦公的地方任文書組長。方班爬登了攔樓見老板正在入睡，不敢高聲叫喚。在剛熟睡的人，往往醒覺特別遲鈍；這延遲的時間，那知就是

方班開景運的金鑰匙，達到被人享識的橋梁。等到方班鼓起勇氣叫醒了親翁來時，彷彿剛才的原意拜訪，反而放在第二位，對方班的字提到本題上來了。

那位文書組長和他的太太，對方班的書法的稱許並不放鬆，於是詢問起他的身世、學歷……方班萬分愧慙地不出聲，他的親翁代他殷勤作覆，間有不明白的詢問他時，他簡單答覆一二句，臉孔已通紅起來。及後那位組長再叫他試筆，爲了他下過了苦功，那時的心裏雖確是有點慌亂，可是，寫出來的字，俊秀、端莊，却不讓於其他的字跡。

就在這個奇巧的幸運的好機會下，方班穿起了公務員服裝來了。在店員們羨慕，親翁恭喜的歡聲裏，拜別了骯髒的小食館，油膩的桌燈，和烘烘地、喳喳地哼着單調小曲的爐灶……到了至今還是一樣名稱的機關，一樣苦幹着錄事的工作，一直經過了十二個年頭。

十二年，在人生的旅程上是好長的歷史了。

方班在寂寞、沉默裏，足足苦幹了十二年。

十二年如一日，在方班——苦幹着沒有喘息地工作着的人看來，一天不到一瞬眼，一年也不過等於一天，而他所感到快的是那些上司的調動和升遷，而他自己本身感到有點變異的，是鬚鬚粗硬起來，眼睛要湊近紙面，睡眠時的用枕也愈墊愈高，增添了頭腦暈痛，心臟跳動得很劇等病狀以外，就是在舅父豆腐店裏拉磨子拉到手臂上的栗子肉，在小食館裡較好的營養得到的臉上油光，可不知什麼時候連告辭一聲也沒有的消失了。

在這個不算小的機關裡，有時劇團演劇，送有贈券，少的時候不消說輪不到他，多的時候分到了

歌 哀

心願一下，瞧見制服有幾塊補釘，且髒膩得不能出衆。於是凡有同事向他索取，他必然是密密點頭示諾；甚至工友向他索票，他也從不推辭。

到了年終考績時，主管科在他的品行欄裡所填的成績也不會高，有的科長說他「老實無用」，有的苛刻地指責他「狗守死屍一樣呆笨」；有的特別批明「體格孱弱，不堪久用」，有的附言「沉默寡言，僅夠應付本職」……是以，方班真是始終不如一個叫化子，一生再碰不到第二次好運。

難道十二年裡在他頭頂上的位置沒有開缺嗎？不是的。有好幾次科長打主意提升他，不消說另有人介紹時方班被「捷足者」先得；還有好幾次因為旁的同事指說他毫無學歷，為避免旁人說話而作罷論。有一次他的組長力薦，科長也完全同意，主管官也答應了，可是叫了方班前去談話，他一句話也不說，不住地搖頭。好容易才說出一句：「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話，到科長力主升級，他搖頭不夠還搔着首，因為他盡忠本職出於他願，結果也沒有法子可勉強；但是，在空缺一點鐘沒有新補以前，方班一樣兼辦着二人或三人以上的工作。

至若他每月所得到的生活費，除了伙食，和千急萬需的應用以外，一錢不剩的寄給他的舅父，初進這機關時寄回去的錢，舅父家可養活四口人；更借助他的經濟力，還還了好幾筆老賬。到抗戰以後，薪水雖然有增加，還有津貼費，補助費，但是全寄回去，仍接舅父來信說，表姊完全出閣了，寄回來的錢不夠他老夫妻兩口半個月米糧的支出了。

方班想不到半點辦法來解決這問題，想到他的養育，完全是舅父的深恩，讀着來信，不住地搖頭；有時伏在案上，有時又靠在靠背椅上，有時雙手擒着額倉上浮出的青筋，和撫摸燙得炙手的雙頰。

——但是，方班仍是沉默的方班，從豆腐店裏送來的痛苦音訊，在他乾燥的心靈裏吹折了他的自滿知足的花果。

以前的好機會——科長力保薦他晉級他想到了。他心裏計算了增進的數目，和加成數，但是和舅父來信相差的日子來比較，仍然是無濟於事。再升到組長的收入，同樣是解決不了舅父母兩口的生活。終於，還是感到清廉操守的好。然而，舅父年紀老了，次次來信都說指望他一人，到了三四月的時候，訴着更嚴重的痛苦，說是寄回來的錢買米煮粥，也不夠十天了，方班無計可想，痛苦着，沉默着，天天思念着在飢餓線上掙扎着的一對全依靠他的老夫妻。

他的手顫抖了，他的頭隱痛頻頻，神經痙攣不自主地搖動着。抄寫公文的速率降低了，且常常抄錯字，浪費紙的數目增加，在辦公費短絀的情形下，組長、科長的話也多了起來。爲了神經衰弱，精神恍惚，同事們的工作不能幫忙了，替房子內打掃收拾的時間抽不出來了。……方班工作的時間有沒減少，效率却打了個大折扣，於是同事們也罵起他來……。

爲了無法解決舅父母兩老的生活，苦思苦想。起初失眠，終於患了病，躺在床上發着高熱；自己無錢請醫生服藥，同事不來詢問他，工友不來料理他，現在苦幹了十二年的錄事——方班，他再不能上辦公，病苦和高熱的煎熬也使他不能再沉默。墊着高枕，張開了嘴，嚶嚶地呻吟，再也忍不住地嚶嚶地呻吟着。……。

朝 曦

「……就這樣開始吧：我第一天燒飯，衛起第二天，第三天就是沈樂，週而復始；並且輪到每個人燒飯的那天，油鹽柴米及其他等等也是自備。總之，一切都由輪值的人負擔，勞資合一，如果你們同意，就這樣開始吧！」

方生從廚房出來，走進住房裏，雙眼給辛辣的柴烟薰得發紅，那睫毛上還黏着苦澀的淚水，好幾根連成一小束，看去像是一枝寫壞了的毛筆。他講述廚房裡的污穢、濕黑、濁臭後，就提議今後分配燒飯的「課題」，最後一段話是說得非常肯定，不容他們推翻似的。

「這樣是太不合算了」，衛起橫躺在床上，刷的坐了起來，「流輪燒飯我還贊成，一切包辦我却反對。到外頭買東西，零零星星的買，不但時間浪費得很多，而且不合經濟學原則，也一定辦不出成績來！」

「在這個時候，住在這個環境，我們每個人的荷包都很羞澀，非採用「包工制」不可，你不要以為從法國回來，起碼要學到科學的初步方法來處理這些事。這幾天來照你的提議試辦，事務推到我的肩上，而且一切籌劃進行你們都不協助，顯然是証明中國人，——連留學生也在內，還夠不上分工合作的作程度！」

沈樂亦橫躺在衛起對面的一張床上，兩張床沿與床沿的距離不夠一尺，遇到兩個人同時進出時非側着身子不能通過，而且房門却正對着兩張床的中間距兩步的那邊，所以，當方生說到「連留生也在內」時，衛起知道方生是挖苦他，神經受了這刺激，起了自然的反應，那垂直着的腳，不自主向前一踢，踢到沈樂的腳踝上，沈樂會意似的插嘴了。

「這樣，我看也很成問題，我有時要到外面去會客，有時客人又來會我，萬一，——這是很可能的，朋友，或者軍政界要人請我吃飯，臨時發起的，那我在海閣旅舟，互勵社，或韶光公寓大吃大嚼，假如那天剛又輪值到我，已不能回來，又不及通知，那麼，你，扭向方生頭點了兩點地，「你和衛起兩人就要餓肚子了，我怎能過得意呢？」

「所以，我不是對你的意見故意反對，事實上確是有許多困難。比如我管賬吧，一點小數目我都會弄亂，走到廚房裡因為生疏又碍手碍腳，不過，你每天幫忙燒飯，偏勞特多，我們是很知道的。」

方生「呀！」的一聲正要說時，却被那沈樂佔先的說着。

「我們都是好朋友，在這兒居留也是不長久的，我的事情發表了，只要渝方的電報再拍來，我馬上就要離開這兒，這是你們早已知道了的呀！我看，工作，——這樣不成爲工作的雜務，還是大家相容下去，「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是現在戰時的口號，全國人民一致擁護的。方生兄，這希望你看在大體上去，我看你也不會這麼計較較，計較那些不必要計較的事吧！」

「本來是無所謂的！」方生雖然心裏仍不舒服，這，不是他心願的事務，而且是經常有的麻煩，實在他也不熟手的，不過他的責任心，服務的熱誠較高，能夠勉強應付而已。「不過，我不能天天這

樣：錢要我多出，力要我多勞呀！」

「我們都是共患難的朋友，所謂共患難，也就是共荷包這麼的解釋，除非是心生在腰腎上的人，不然，誰不知道？」——我和沈樂背地裡稱說過你已不止一次了呢？」

衛起和沈樂對這種問題發表了許多話，一會帶勉勵的口吻要方生不要弄到「三個和尚沒水吃」的地步；一會以互助的大義表明不是逃避、利用，請他特別原諒；一會再以「人生以服務爲目的」懇請他繼續維持下去。並且重新分配工作，他倆也切實分担一點能夠辦得到的雜務，才把方生的堅決的「辭意」打消，而怨言暫不重發。

一轉背，沈樂和衛起都互相用眼睛，以手勢和川嘴唇的掀撇，代替一切對不住方生的言語。——並且，彼此理會了以後又睜着，搖搖頭，暗示如果透露虛偽的痕跡給方生知道了，不光全功盡棄，而且以後再用這「方畧」也將不會有靈驗。

原來，方生和衛起沈樂都是以極微妙的關係，又可以說是全憑熱烈真摯的感情相結合在一起的：他們三位朋友當中以方生的年齡爲最小，實在是不相上下。衛起二十八歲，方生只少六個多月，而最長的沈樂也只多八個月的光景。論外表，因爲衛起的相貌以及皮膚的色澤較灰暗，在旁人看來都以爲他的年紀最高。沈樂的臉龐寬大，紅潤，光輝，個子也較健壯而結實，鑲着一個金牙，笑起來有落日光的紅艷，一對眉頭挺呀挺的，有幾分不自量的得意情調。方生呢，溫文雅爾，身材較高，頭髮發光而微彎曲，臉頰清白。——像不會有什麼愧慙停留在他臉上一樣清白，像沒有一樁陰卑惡俗

的念頭爬行過一樣清白。更加他的胸部筆挺，儀表大方，所以在外表看起來，他較沈樂出生日子至少要少減五年以上的歲月。

他是僑生子，家庭的環境很好，兄弟姐妹也多，父母却最痛愛他的聰明、伶俐。不過父母痛他的長處，那長處就給父母悵惘與痛苦；凡是長輩對兒女的溺愛多少都帶有自私心，從自身的幸福的立場出發，自私心這把尺已很短，往往不能測太高深恢廓的事理，局限性的幸福芳園，是不能讓雄健意志的駿馬馳騁；每天撥着算珠子，亦不能計算那事業成敗的高尚與意義的抵值；看慣了存貨與購進批出的眼睛，當然也看不慣壕塹與粗野的碉堡的，所以，方生和他的父母的思想與見解不同，父母不願意他回國，觸及那戰爭死亡的烈火，方生則對它們特別覺得有趣，給聖火照紅了眼睛，對祖國獻身的熱忱，像鋒快的鋼刀對洪爐那般思慕，像燃着燭火的燈籠那樣熱念着勝利的凱旋門，就這樣，方生撲回到祖國來了。

起初，僑滙還沒有斷絕，他的父母除了經常滙款給他的心愛的兒子以外，凡是方生所到的地方，只要有商店以及地方人士與他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或拍電報或寫書信，或寄口語囑咐；如方生經濟上有困難時，儘量的接濟他；支付的多少，憑着單據負責償還。是以，方生回國以後，對於經濟的轉動，非常靈活。及後，因物價的波動太離譜，如洪水淹沒了一個沙灘又撲打上另一座堤岸，無可抵止不能壓制的飛漲，於是，國內的商家大多都不肯墊付了，在這個情勢之下，借一千還二千或三千，他的父母仍然毫無難色的負償還之責，只要方生不受痛苦，他老人家是不會有一口煩惱的嘆息的。他的父親曾對水客黃某說過：「恁大的青蛙，也是喂蛇的！」意思很明白他有百萬家財都是屬於兒女們的。

可是，方生並不如一般花花公子，用錢相當節儉，除了對朋友的來往以及購買書籍以外，父母的滙款已足夠使用而有餘了。況且他回到貴陽遇見了在軍委會戰時運輸處辦公的中學時代的老師，這位老師又是方生的同鄉，知道方生要回原籍，當即和他寫了幾封介紹信，那時廣東的戰時省會遷韶關不久，各地的人集在那裏仍不很多，而且在戰時正大量增設新機構，不久他就在軍民合作總隊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熱帶地方生長的人，情感豐富，好像是蕉風椰雨培養起來的；思想奔放，又好像是給海洋的波濤的豪歌所教化而成的。方生在南洋時就熱愛文藝，時常寫些詩與散文。回國後，那枝筆仍然——甚至更狂熱地創作，由於人地生疏，許多報刊的編輯先生，雖隨時寫些文章教讀者們不要偶像崇拜，殊不知他們自己也正患着認名不認文的毛病，經常有文章發表的作者，他的作品不用細讀，甚至還沒有閱讀便發了稿，而對一個名字生疏的作者的文章便積壓起來，不管徵稿簡則寫得如何公開，事實上却有古怪的偏見，方生寫的詩文寄到報刊裏，因為名字生疏都遭遇了監禁的惡運。

方生的自信心並不因此而頓挫，他生長在南洋，祖先是廣東的鮫市，血統的遺傳仍保有堅決、沉毅、奮發，尤其是冒險精神的優良民性，他經常閱讀覺到自己的作品，亦不弱於在這方面的作者的產品，他知道，這是人事上的問題，這難關是關係上的阻隔，如果和他們有密切一點的關係，再運用起來，就是天嶄吧，也是可以打通的。當時，他經常在報紙副刊上看到的名字而且作品確也有點分量的，就是衛起和另一二位，合計起來，還是寥寥可數。

在一個集會上，很偶然的他與沈樂並坐在一起。方生得到參加這個集會認為殊榮，他回國將近一

年，在報紙上不斷地有文化界座談會的盛況的新聞刺激他的眼球，他不知要有什麼資格才可以參加；沒有人認識他，他又不認識人，更不知向那兒去找門徑，每次出席參加的人，都有邀請的信柬，而他却一次二次也沒有，雖然內心非常嚮往。但是，他又不肯認然的進去，恐怕會遭遇到守門的或招待員予他一個冷酷的拒絕。那一次是輪到他工作機關負責招待，方生的出席列為工作部門之一，他到得早，招待着來客，在求之不得竟然得到的工作，自然是特別起勁，招待也特別殷勤，於是引領一批批入坐以後，便和沈樂相逢恨晚的交談起來。

沈樂說話聲音高亢而熱情，對某一件事的介紹都盡其誇張的能事，如對他沒有用懷疑的眼光監督他，很可能的給他的熱烈的情緒的小舟，在情感的交流中，無痕無影地偷渡到深信的腹地去；若對他的話囫圇吞下不加以思考，刁滑和虛偽並且帶有不正當的目的和企圖便會給打進心門，讓他好雍容不逼地搬一點敬佩去，——認為沈樂是了不起的人物。

沈樂抓着一隻黑色的手提包，裡面除了一些信件雜物以外，大部份都是他未發表的作品，有些是寫好了一半，有些正在開始計劃的綱領，平常遇見了朋友一觸及寫作的問題，或許談到有關於文藝類似的話料，他也要一拐二拐到創作方面的「主題」上去，把他的作品翻出來陳列，並且超常的歡暢，笑得那上下的嘴唇如同一朶將要凋落的花瓣似的綻開着。

當然沈樂和方生一談起來，這套把戲又照樣的搬出來重演，他自我介紹着說：

「這部作品是開明書店特約我寫的，稿費早已透支用完了，實地對不起老友鄧生兄咯！」隨即翻着得意的句子來讀着。

方生回國後的苦惱，正是無法和各地的編者取得密切的聯繫，連本地的作者也認識不到幾位，現在，居然沈樂先生有那麼廣濶的交遊，探知了他所說的「鄧生兄」就是葉聖陶先生以後，在傾慕上又加上了驚佩，爲了恐怕「過後難逢呂洞賓」，方生傾出他最高度的尊敬，把沈樂的地址寫在手冊上，並且約他明天到藍雀西餐館用膳。

沈樂在軍管區司令部任一個小職員。他喜歡濫用聰明，平日對文藝界的動態確爲留心，對作家筆名攷特別有興致，如果談起全國的作者編者，他像一本調查表那樣清楚，加上他富有誇大狂的口吻，比任何的表冊都要令人容易記憶和覺得有趣味；他搢起指頭來計算，當方生詢問起文藝界朋友的時候；而且問起一個他必然答上了三個以上，將彼此的關係，活動情形，寫作門類、風格、傾箱倒篋，和盤托出，而且把每一位作者和他的交遊都說得很深，繪形繪聲，儼然有其事一般。

方生在他輝煌巍峨的語言神像座前崇拜到五體投地了。

此後方生趨附着沈樂，將自己回國後的作品請他指教，希望能夠予以提拔，介紹給報紙副刊編者，冀能得到另眼——賜以刊登。

也就由於認識沈樂，以後便和在時常有作品發表的衛起認識了。

衛起因爲他的浮泛的情感衝動得太利害，利害得近於暴躁，處理自己的生活又不得體，應付公文更無法討得主管官滿意，他那種生活態度的浪漫色彩，濃濁得使人可怕，連許多同事也沒一個會高興他。有人輔導他尙不免攪出亂子，無人照顧、督促與忠告，濫亂的事件便會不斷地發生，發生了以後科室主管又不和他負責，相反地還施以輕重不同的壓力；加上同事離開他的友誼很遠，自然免不了有

幸災樂禍，他的文章的聲譽在不識其人的心中日受推重。但是，它們都無力爲他解圍，或援助他去挽回闖出了禍人們對他惡劣的觀感；因此，主管官輕鄙他，同事們奚落他，衛起在這個不適宜寄生的環境中，此排彼擠的被挖去了職位。

失業後的衛起住在同鄉會裏，方生一有空暇就去拜望他。在這個臨門的賓客稀疎的衛起，有一個他的讀者——方生——經常來臨，不消說是求之不得。本來就沒有架子的，在這個時候就有虛架子吧，也不想擺起來拒絕失意時需要的友情，因而他也特別支付大量的熱情來接待方生，在傾慕與需要的兩大吸力之下，不多久，他們便成爲一對很貼心的朋友了。

方生的經濟環境較他倆都來得優裕，十次見面約有六次的茶飯，每次都是無爭而有讓的推山方生付賬。方生的生性灑脫，並不因爲次次付賬就減少對他倆的敬慕心。他認爲付賬是他的義務，他所要求的權利是他們對他要好，有機會時把他的作品介紹出去發表。

沈樂對報刊編者們實在都沒有深交，他自己的作品送去能不能刊登在他內心裏仍有無把握的哀悲。他所說開明書店和他出版的集子，不用道都是自欺欺人的話。他的長處就是喜說大言而不慚，被人拆穿了虛偽的面具，仍能厚着臉皮去招架，從容不逼地移挽搪塞之詞來掩飾。因此，方生把內心的渴望與要求掏出，請求沈樂幫忙的時候，次次都給賣弄玄虛的把戲耍了過去。

而衛起呢，和一般文藝作者的關係是好一點，因爲他的生活態度不嚴謹，許多人對他共通的感覺裏，都不能佔有優美的印象；是以，要介紹作品給他們發表，苦於難以啟口，有幾次走到副刊編者的編輯室，遭受一股冷淡，一腔熱烈的情緒不期然的自動撤銷，再加以編者老不談起作品上的問題，又

毫無意思請他繼續惠稿，他便更怯於啟齒了。結果空走了一趟二趟，懷着自慚自疚的心情回來。第二次見到方生時，劈頭便很悔氣而好愴惱地怪罵：「他媽的，一連去了三次都不在報社裏。」只好把「原壁歸趙」，說是有機會時先和他們接談然後再帶稿子去。

方生在這一個時候，因為他工作的機關奉命結束而失了業。

沈樂也說最近要到重慶去，X部長有電報來，他把那電報逢人都送給他看，方生衛起當然捧誦過的次數不止一次，因此上，他說不再撈這份差事而辭了職。——沈樂被免職高明的卑鄙的偽裝，他倆是不會知道的。

在這個情勢之下，他們便一起搬到公寓式的旅店裡來了。

搬進了以後，最先是由旅店的老板包膳食，開始一一天，飯菜馬馬虎虎可以塞飽肚子，再經過幾天便越來越不像樣，老板借口米菜漲了價，連每頓飯的數量也限制起來。凡是有工作的人，每天專心專意於工作，把精神寄放在公事上，雖然很忙碌，往往飯量反而減少；到了失業無事，消化力故意為難似的特別健旺起來，本來經常喫兩碗飯就夠的，到那時喫上了三碗還是覺得飢餓，詩人所寫的詩句：「每到荒年飯量加」，他們都有這樣的同感。

老板爲了營利不能遷就客人的意見，尤不肯接受他們要虧蝕血本的苛求；而他們又因爲一餐肚餓釀成爲餐餐飢餓實感的痛苦，結果是計議尋求解決，歸根結底是自立爐灶。

這是經常的麻煩的事。新成立時，彼此都很起勁，不到二三天難題又壓了過來；而且這個難題就是從合力對外，變爲彼此推諉而引起內鬨前的惡劣氣氛。

衛起和沈樂的骨子裡多少帶有點先進，或者長輩的自高意味，瑣事推諉給方生認為並不是過分，後學後進多勞動服務，多少也是應該；而方生則認為多付賬，甚至完全由他負擔，當他從父親囑咐店號支到了款的時候，則毫不在乎，（他耻於一般人用了一塊錢在他人身上就想取回一塊錢的代價。）不過，他向來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關於炊事的麻煩，他却委實抵受不了，因此他會這樣憤慨的建議。想不到堅決的提出了以後，在二與一之比下，「提案」通不過。由於這麻煩、苦悶的刺激，他把心尖上飄揚着敬佩衛起和沈樂的旌旗亦漸漸的偃倦降落。

一天傍晚，他們在河濱散步。在侷促的旅店裏，在低矮的廚房裏彼此的內心給惡劣的環境所困擾，都各懷雜亂的不同顏色的悒鬱；他們老是不肯公告出來，讓友誼去融和、慰恤，只是暗地裏各顧各的秘密地尋求頭緒，想條分縷析，加上煩惱、焦急那些心理上的敵人從中搗亂，往往是愈弄愈糟，所以，有時會毫無理性地遷怒於朋友；究其實，他們都沒有什麼仇恨，因為彼此都沒有說出來，互相猜疑，神經過敏的亂想，彷彿儼然有什麼重要的事件縳在心頭，現在，他們吸了一回江干的新鮮空氣，舒暢了一回胸懷，彼此間又感到無限的快意和貼切了。

夕陽的餘暉，染得那天上的浮雲像一幅靜美的名畫，渲烘到江面的粼波如碎金散錦，稀稀落落的漁船，停泊在兩岸，生着熊熊的柴火在燒晚餐；在下邊的浮橋上下羅列的客艇，練成了一層浮市的模型。灶爐中的火閃着紅紅的光燄，不斷地縱跳，又隨時無能為力的收縮，瞧它們不住地跳躍，像是要歡迎那天邊的彩霞的輕姿，又好似在探頭張望浮橋上往往來來的小姐們的麗影。

一會，那浮橋兩邊的行人，停止了脚步，他們不會想到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意會到開橋過船的時間到了。對面的帽子峯投影到江心裏來，愈覺得藍暗，而江水也收斂起笑容，苦於它在胸脯上沉重的壓迫似的，也漸漸板起了有怒氣的臉孔；在那沙灘上的水鳥，趕回深林時「啞」的一聲尖銳的鳴叫，如果瞧不見牠飛行的方向，幾疑爲是江水痛苦地發出來的。

沈樂那時咬着一支烟斗，雙手交叉在胸前，擲出狡黠的眼光給遠天的暗雲上。他愛黃昏，尤愛黑夜。他想我是一輪下山的太陽，正在向人們看不見的地方旅行，現在人們還沒有認識我的工作，那些不明白事理的人，徒看表面，歡呼浮泛的事功，這是敷淺的見解。他想到這裏，認爲這獨到的見解應該說出來給方生領畧，領畧。

「方生！我現在和你談一點道理吧！」

「談什麼道理？」在前面遙望着浮橋開處，逆行的舟子們，注意力集中，聽悽苦的叫聲的方生，給他一叫，停止了步伐，扭轉了頭來。

「你有什麼道理可談！」跟沈樂斜肩不並的衛起也不信任地說。

「創造一樁事業，在暗中進行，還沒有被人看見以前，它的艱苦的歷程是沒有人歌頌的。」沈樂抓緊烟斗用力扔去裏面的烟油說。

「這是當然的呀！創造事業，不一定就會成功；而且那事業的成功是否對大家都有福利，是否都同感需要，且不談它，爲什麼這歷程要人來歌頌？」

衛起提出反駁以後，連方生也不同意地說話了：

「我想，要人歌頌，要人讚許的事業，是雇傭的工作，我們要站在國家民族立無所爲而爲，那才算是英雄的本色！」

「嚇！」沈樂傲漫地從喉頭跳出這聲音後，接着說：「福利是身受了以後的反應，要是受到了實惠才發出來的，不是歌頌而是感激；我說歌頌是自發的，是詩人的。比如，太陽現在西沉了，我們就要爲他歌頌他的受難，歌頌他的未來的新生！能夠有先知先覺的，才可以戴起人類偉大智慧的英雄的冠蓋！」

熱情帶暴燥的衛起，把插在褲袋裡的手抽拔出來加強氣派地說：

「如果這樣說來，我們應該要歌頌魔鬼，要歌頌夜梟，要歌頌希特拉了。魔鬼會使人們恐怖，有牠艱苦的歷程，夜梟的殘忍自有牠的氣力和武器；看希特拉的「我的奮鬥」，組織何等艱苦，而他現在正打席捲歐亞，囊括世界的大算盤呀……！」

「我就歌頌希特拉的，你們總是給舊道德毒害得太深，給有目的的宣傳麻醉得太厲害了。老希是英雄，是蓋世英雄，他有他的驚人的智慧，他能旋乾轉坤，我們如果不是站在中華民族的小圈子裡，高昇到宇宙的極峰，世界的高塔上，你就可以知道，人類最宏偉的聲音是誰？而值得高歌的是誰了！」

「沈樂，你說錯了，」方生勸告似的搖着手掌。「人類的努力是有正確的方向的，有意義才會產生價值，有價值逐步付諸實施，才有成功，也才值得人們歌頌！真理好像是地球繞日的軌道，任何人的歪曲也是不能改變它的方向的。不論任何一色人種，都會有共通的求生存的慾望和幸福的理想。舉凡一種動物，牠也有牠的生存的要求。所以，英雄與魔鬼，人們在意識上自然能夠分辨出來，如果強是爲

非，指黑爲白，這是生的執拗，死的服從！」

「嚇嚇，什麼是黑是白，什麼是是非，方生在你的腦子裡仍是很糊糲的。」咬着烟斗，用齊齒音說着，說到這裡才拔出來，「如果一個初生的孩子，「白」的對他說這是「黑」的，「黑」的對他說這是「白」的，他長大了起來，你以前對他稱讚的「英雄」，他便指爲「魔鬼」，而真正的「魔鬼」，他又盛頌他爲「英雄」了。你是僑居南洋，衛起會到法京留學，假如你不懂粵語，人家說「丟那媽」就是「吃飯」，你叫人吃飯，也說：現在「丟那媽」吧！再以日本話「八格」說是「抽烟」，你以後要抽烟就說要「八格」了。」

暮色已很深濃，遠一點的燈光，放出很長的芒刺來，他們身旁走過的行人聽了沈樂的語段話片，也會心地好笑，幾次回頭看他們興奮的狂妄。

「名詞可新定套騙，本質却不能否定推翻。烟是烟，飯是飯，英雄是英雄，魔鬼就是魔鬼，人的進步是不斷地學習矯正而得到的。人的一部歷史也就是從荒唐得到合理的生活的記載。事實不容歪曲，一個老和尚不論如何地欺蒙小和尚，說「女人」就是「鬼」，那位小和尚愛「女人」的本性，仍然不會給老和尚賣弄玄虛亦跟着遷移，——因此，我對你的高見，根本不能苟同。沈樂，要是你再立異鳴高，逆情干譽，將來是不堪想像的！——衛起你以爲怎樣？」

「對呀、對呀！我們創造事業的歷程中，只有自動自發，不是被動強迫。譬如，我們每天寫文章，完全是爲義務加上興趣而創作着，在創作時人們怎樣曉得你寫些什麼？如果你在構思時他就歌頌你的作品偉大，這不是胡鬧，也是瞎捧呀！」

沈樂是不會屈服，而且不肯屈服，只是說：「你們不會了解我，我也不希望你們來尋求了解！總之，我愛夕陽，我愛黑夜，黑夜是黎明的母體，你們只能認識它的兒子光華燦爛，忘記了牠的母親；只歌頌電力汽力的偉大，却忘記了它的祖宗富蘭克林，瓦特……方生，你將來我才不敢想像呀！」他倆沉默了。只聽暗夜裡的河流，對沈樂的意見噴有煩言，似作長期的抗議。

虛張聲勢，專以誇大撐持表面的油滑大王——沈樂，越來越無聊了。一次方生和衛起在傍晚出外了，留他一人在房，不知他攪些什麼鬼，等到他倆回來，說是房子失竊了鏢，墨水筆，羊毛衣等件。他倆當初還不敢疑是沈樂扮演的把戲，不過，切實調查起來，店老板及住客都出來證明，這座房子在衆房的中間，隔板壁的兩個旅客又沒有外出，並無聽見其他的動靜，除了沈樂先生以外。因此，他們都暗中明白，這不是外盜而是內賊。

幾天以後，方生已在縣動員委員會找到了秘書的工作。衛起呢？雖然找的職業尙未成功，也不願再在這兒久住，遷回了同鄉會那兒去了。只有以前說是候×部長電報赴渝的沈樂，已不能再作久居，又無地安頓，只好冒名留法同學，搬到了同學會那兒去僱住。

有調查表那麼清楚的沈樂，在本市內的留法同學也的確可以隨口背出十幾位以上，可憐的就實際的學識和實地的經歷，偏偏不同情他，憐憫他，巴黎，里昂，萊茵河畔那些地理常識，他粗枝大葉地可以談上兩句，巴爾扎克，波多萊爾，羅曼羅，紀德……前代當代的作家也可以侃侃而談，要是談到法蘭西的語言，以及法文的深微奧妙，本就可把沈樂難倒的，但他仍然愛誇大亂談，左糊右混

，因此鬧出了不少笑話。

要是，他能沉默、安靜、矜持着，那些留法同學還可以閉起一隻眼睛，明知故作懵懂，得過且過。但他却以虛玄、誇張的手本，喧賓奪主的大吹大擂，弄得無人不討厭。終於在一次理事會提出討論，決議要他繳驗證件，或找出同學來證明，要不然就衆當翻譯一篇法文，這樣才算壓倒了恬不知恥的「南郭先生」。他見勢頭不對，很委屈似的搬了出去。

在道德家的心目中，以爲招搖撞騙的人不登正軌，不走大道，前途是很狹小，危險的；但是，在沈樂的眼中看來是「一條條大路通羅馬」。強者藐法，惡者玩法，只有像道德家者流，稍一觸及才會犯法，他覺得他們的道路太正當了，太依軌範了，天性不能發展，人性不能表彰，人生整個過程中的活動局限得很；行爲的天地，狹窄得很，因此人的生命都在孤孤寂寂，畏首畏尾中枉屈過去。他利用方生渡過了一段頗有意味的生活，在留法同學會也充實了一段有紀念意義的日子，他想：再過些豐饒的生活，充實一下自己，將來寫起文章來不難做世界文豪啦！

他選到一家旅館裡，他不稱爲留法學士，改自封爲文化委員。認識了一位從湘衡來的書店老板限經過一番自我介紹以後，那位老板便「沈委員，沈委員」的親貼地叫了起來，照例又搬出他的已成或未成的作品，並且說「××雜誌、××叢書就是他主編」，那位老板對此地的人事不很相熟，請他吃飯飲茶抽烟，在沈樂看來是萬二分應分，就是賺騙三兩萬也不能說罪惡滔天。他送小心，他和他到各書店奔走，他把「他編的」××雜誌叢書，要他按期推銷，託付他負責全湘省的經售人。那老板也極樂意，折扣的確是比其他各家書店來得優待低廉。沈樂故示清白，裝扮老實忠厚，結果那位書店老板怕書

價狂漲，同時以爲「委員」的身分當然不止抵值三五萬金，委託比身價低的數目，自然可以信託的，這一次沈樂略施小技，便撈到了三四個月以上的膳宿費了。

爲了貫徹他的誇張是人生的寫意的主張，賺富濟貧這一門工夫他是慷慨樂爲的。他找方衛生起吃飯，又誇口說是×部長那邊滙來的旅費，他現在要等一位同伴，不久就要走了。

事實上他借這股頗爲龐大的經濟力，送禮、請吃飯，在這漲潮般的財力河流裡，他揚着謀差事的帆，畧盡討好賣勁，在徵募慰勞會便摸到了一個頗爲肥美的職位。

那時衛起也進了政治部政治大隊任了少校大隊副。每天在強烈的陽光下率領隊員工作，皮膚更加赤褐起，來彷彿古銅鑄造的那樣健康結實。

方生除了原任的職位以外，又兼任一個豪富人家的英文教師，每天規定的時間是在清早。每天清晨他夾了一個皮包在晨風中來往，呼吸着潤滑甜暢的空氣。他愛黎明，他意識到這個時候，是從黑暗幕窟中伸出來的花朵一樣芬香燦爛，像是鉄鞘裡拔出來的明亮的鋼刀那樣鋒快無比，——胆怯的人見了心寒，胆壯的英雄便如抱了一輪旭日；方生常常一邊走一邊想：我要如朝嗽一樣，將我的事業，爲人類的幸福而普照，要早點起來，撕破一切雲翳和重霧，這在本身發出來的金箭，一枝折了又再一枝，千萬條碰鈍了，再發放千萬倍的千萬條去，我要使人生的事業放光，使環繞我的人敬佩！……

在這個時候，方生的詩文陸續地在報刊上發表了。

也就在這時候，他忽然不見，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幾年來，整個世界的戰爭爆發着高熱，死亡的烈火瘋狂地亂噬濫嚼。有些縱火的國家滅亡於中窟中，有些給燙得焦頭爛額，有些借着火的動力風馳電掣飛躍前進，有些在火海經歷萬險而新生，火國經臨幾千百次的狂襲，昏迷的亂離，沉痛的迎擊，以最艱苦的支持排山倒海的攻勢，亦同樣以咬牙忍痛的抵抗，去撲滅那烽火狼烟……

世界太混亂了，人類，——尤其是中國的民衆創痛太深了。這三位青年，各抱各的志向和信念，向地獄一般的世紀中掙扎、飛騰。沈樂固執地濫用虛玄、誇大、取巧、欺蒙，在霉爛自己，在戕賊自己；弄到坐過牢，患過大病，整個心靈千瘡百孔，人格破碎支離；衛起呢，忠於他寫作的狂熱，保持戰鬥的情緒，奔馳湘、贛、閩、粵，因為戰事的急轉，跟着中國的命運的好逆而歡愉和悲感，幾度疏散、逃亡、丟失了衣物稿件，事後又得不到點滴的津貼、救濟，困苦天天增加。然而，他能安貧，守困，仍不愧一位前進的文人本色。最出人意料之外收穫的，却是忽地不見，以後又毫無消息的方生。二年前他得到東主的嘉許、幫忙，極力的推薦與中央宣傳部×秘書。赴渝的前夕，那位東主對方生的英俊有爲，非常看重，並且告訴他機關團體裏做人應事的訣竅。這「酬世經驗」，這「處事哲學」，雖然在靈魂非常純潔清白的方生聽來，不無多少卑鄙，但是那位東主老是反覆勸勉他，說是在人心孔竅嚴密封鎖，要打開那一道道各不相同的機智重門，就非得有如意的鑰匙不可。人與人之間，關於信賴的託付罕有不附帶條件的，難得自動開放。倒履相迎，而引你登堂入室的：原始時代的質樸，純真，變爲今日人類最高的理想。瞧吧，憑文取士，選賢任能……這些漂亮的字眼，早已在談系統談關係，或巧言令色，或禮上往來下所忘懷，或撇在一角，讓塵封土壅變爲黯淡無光了。並且叮嚀他要眼明

手快把握時機，而且要厚顏，纏耐。得法運用它的神妙，自然便可以處處逢源。那東主又自白地說：「這是我經歷積累的智識，平時我不隨便告訴人，我看得很透，那些憑感情的熱誠支持的青年們，他們初投入社會，直覺到社會門路遍灑陽光，普設着門鈴，可以舒暢地大踏步走，自由自在在地進出於高貴人家的門庭，並以爲書本的英雄，名人傳記那樣，到後來必得優勝，勞力播下必得收穫的歡呼！古往今來枉屈了的人的數目多到不能統計，要是不明智一點，熱情一消散，精力一衰枯，像我現在，就到了有心無力的年紀了，所以，我期望你這一行，比以前回國時更多人生經驗，更多戰鬥機謀，打一個好仗，打一個出色的勝仗！」

方生聽了東家的一席話，甚覺有幾分道理，批判地接受了以後，便離開了粵北的芙蓉山，和滇江、武水，跨過了西南的高原到了重慶，好順利地進入了一家屬於中宣部的報社做記者，他明白地會做人，還要會做事：會做人是方法，是手段；會做事是學識，是智慧。而且人要做得似樣，要有好思想，要有新見地，要有高尙的人格，要有聖潔的靈魂；要把事做得有意義，有光輝，就離不了爲衆，爲羣，爲國家，爲人類，傳統的處世方法是腐敗的，沒落的，頑固的，封建的；墨守成規的應事策略，亦不是時代的，進步的，新青年的，前驅的人們的尤物。他刻苦耐勞，他有爲進取，爭取工作成績的表現，以人性的光明，博得凡認識方生的要員都稱道他爲標準的青年！

如果以沉樂的追求喻夢，他的夢的病態的，夜夜都是噩夢。變爲可怕的夢遊病患者一樣，忘記了社會國家，也忘記了受難的土地，遭殃的田園；更忘記了自身在當前應負的責任，盲無目的地亂跑狂闖，結果失敗，墮落，陷入了無底的罪惡深淵……

再以衛起的苦幹喻夢，他的夢是勞頓的，午睡時的苦夢，他夢中不斷地營求、創作，但是，他的胸口被什麼沉重的東西壓着，他要跑，艱苦地走不動；他要叫喊，發出悽絕的囁語，而夢裡又無人援助，——甚至只見那些魔鬼，吃人的兇禽惡獸向的圍攻進襲。在一次次的危難中醒覺過來，拭去了眼，揩去了額汗，才知是一場精力無謂的虛耗……

而方生的事業開展順適喻夢，他的夢是美麗的；像早晨睡眠足夠了的希望和理想，他計劃分配時間，運用財力，發揮精神，更進一步積極把握天時，爭取地利，運用人情，他又遠離女人，善待勞苦大眾，於是，他的理想的營求逐步兌現，希望的計劃着着成功，成爲事業的花，結成福利的甜果……

……

現在，他們跟着復員歡呼的熱流，從不同的地之角回到了南方的大城裡來。

沈樂像一條癩皮狗那樣，夾着四年前未完成的作品，在計劃寫的稿本，那封面封底的厚紙皮已經摸到髒黑破爛，不敢再向人們誇張說是交給大書店出版，只是愧慙地說着：『這是我的墓，我的碑！』衛起仍然不斷地寫作，漸漸地由佃農的卑微，進而爲自耕農的地位，他在政治部任中校股長，編一份報紙的副刊，拉一點外稿，自己也經常應時應景的寫一些。他發表的作品，經過幾次的丟失，仍存有一小部份，時常摸撫着它們，對朋友們說：『這是我的心血的結晶，我的生命、靈魂的光明！』方生奉中央使命來粵，在接受奸僞文化事業的機關負有一大部職責，操有重要的權柄，他不大搖大擺，亦不高視濶步，他認爲所謂達官要員不過是當局付託給他担荷更重一點的任務，可以給與亦可以剝奪，這不是「創作」，而是「抄襲」，最多不過是一個「翻譯」的工作；他要以其的意志來振轉

朝 墩

社會的人心，以他的心血來築成燈塔，以他事業的錦帛縫成旗幟，一樣忠於他靈魂裡的真美善，創設書店，報社，印刷所，出版社，通訊社。他現在再計劃組織話劇團，創設一家文藝中學，……

方生的事業的朝墩，已打破了黑暗的牢獄，排除了霧障，輻射有熱有力的光芒來了。

卅五，二，九夜完稿。

憂鬱病者的獨白

「現在，時季又臨到我所害怕的炎夏了。夏天，我平心靜氣想起來，它對我實在是太殘忍、太刻薄了。如果，我是一個胖子，一個臃滿腸肥的人，因為脂肪質過多，內燃的熱力難以外洩，受到外間的熱氣侵襲而感到苦熱，腦昏、頭痛、流汗、喘氣，不能執筆，那還言之成理。而我呢，自從回到廣州來以後，爲了生計的艱難，工作担子越覺沉重，幾個月來，肌肉漸漸的耗損，身子日見消瘦，天天當我梳洗的時候鏡子却爲我證明。於是許多朋友都勸我好好地保養身體，早點子睡覺，早點起床，多吃些雞蛋、牛奶、紅色補丸、補腦汁及其他富營養的食料，我向來是擇善固執的人，往往孤負了朋友們好些寶貴的忠告。他們對我的消瘦關心，除了當即致以感謝以外，一轉背，我又滿意地好笑起來。

——我想：這於我是有好處的。往年在粵北，到了夏季吸不到一口清涼的海風，住的房舍又低矮，又簡陋，容易傳熱，白天受太陽的蒸炙，不能如意工作；一到晚上，山蚊大隊大隊的出擊，也無法搖筆作文；就有時強捱蚊苦而成篇，結果也等於汗和血的結晶品。而今，回到了廣州，身體消瘦下去，自然不會如過去那麼怕熱，住的地方又窻明几淨，到了暑天，洗一盆冷水澡，閉起了房門，除卸外衣和長褲子，一定可以大寫我的長篇，完成幾年來沒有寫出的作品了。」

「那知，理想往往愛去碰釘和撞板。」

「憶自愛執筆寫文以來，漸漸便養成了孤獨的特性，而且喜歡幽靜和愉適。比如這幾年來，一個時候住在市郊荒廢的古屋裡，那兒距市街有三四里之遙，雖然大路通達，出入來往畢竟不很方便，同時，人事關係也較單純，唯一的工作便是寫作。剛巧那時的社長又是頗為慳吝的一位，自己辦的報刊，便要同事多義寫作品去塞篇幅，這樣便可以減輕稿費的支出。另一位的社長便是管束我們很嚴的，你是他的編輯或記者，就不許你與各界發生密切的關係。他要斷絕我的外緣，要多寫些他要求的作品。我們爲了尊重他的意見，彷彿當他是一位管束嚴厲的教師一樣，天天都積極進修、寫作，所以，那個時候，原是個難產的人，也一躍而被稱爲『多產作者』了。」

「事後，我會這樣想：一個人有人管束多少是幸福的，因爲，人是惰性的多，惡勞好逸又是人之常情；我是常人，當然有此常情，離開社以後我雖有寫詩文，可是比較從前，數量却減得多了。」

「爲了二年多的賣力，自己雖不知道外間的影響及反應怎樣，可是，神交却因此廣佈各地，約稿信不斷的飛來。我一來因爲不好意思拒絕人家的好意；——況且有了微名，就擺起大作家的架子來的人，根本我就厭惡，而自己已然討厭這般人，當然也就不敢再做使人煩厭的事。二來，因爲養成了的習慣一時又不容戒除。三來，運用鍛鍊靈敏的腦筋，多少還保有往些日的容易寫出；——況且自己也確實感到需要加勁努力，內心裡滾動一顆希望，希望將來能寫出一點較成熟像樣的作品。有了上面拖泥帶水，挾三挾四的原因，亦還可以寫出作品來應付，雖然數量減少了，每月總有三五篇刺激讀者，叫他們記得我的名字，知道我還可以寫出一些東西來。——甚至還得到同好的朋友說我的作品、較以前精了點一了。」

「朋友們的意見，並沒有使我驕傲，相反的却使我向『精』的方面研求了。」一天寫出十篇文章不算多，一個月完成一篇也不見少」。我就借這句話時時來做我懶寫的盾牌；但是，無論如何還不至沒有寫。就是在炎夏天，我亦還一面用左手拍打蚊子、搔痒，右手還執着筆，不停地揮寫。」

「到了後來呢，當地的報紙刊物從四十多種減至不到十種了，而且，那僅存的報紙副刊，不光保不住它們的地盤和高尙的風格，緩緩地撤出原來的地盤，讓那些趣味性、低級性的東西去駐紮，實際有時代性，有現實性的文章，漸漸地站在編者先生的鐵門以外。省外的雜誌刊物也遭着同樣的命運，——減少篇幅的減少篇幅，難出的難出，停刊的停刊。我內心雖然看出了危機，一方面與各方面聯繫，希望能夠挽回頹風。可是，社會人士給予我的力量是那麽微弱，而且眼見許多同行的朋友，自以為識時務，轉變的改了行，改行的掉頭不顧，甚至還有好些無條件的投到那黃色刊物的懷裡去，叫着『妹妹，我愛你』了！」

「現在，讓我再重複地說一句：我的社會地位是這麼低下，生在如以用古書上現成話來說『豺狼當道，蛇鼠縱橫』的時代；以現在的術語說吧，那就是庸俗份子抬頭，官僚政客得勢的今日。就因為抬頭的是庸俗份子，那些庸俗份子（蛇鼠們）還有什麼高尙情操可說？更不懂得什麼叫文化，却專尋求娛樂、趣味、笑話。而那些本來就很無聊的文化界的殘渣們，敗類們，比他們的智識自然又高了一點，就以高一點的智識，着眼點在營求鈔票，因此極盡其卑劣無耻的卑劣思想，寫些迎合他們喜愛的新聞報導，製造出許多無中生有的故事，畫蛇添足的傳奇，空中樓閣的諜報，越寫越離奇怪誕，愈出愈毒辣尖酸，這樣的，名之為夠刺激，也確實可以給他的茶餘飯後解悶消閒，……更因為，在我們的行

伍中，有一部份守中立，坐視，或隔岸觀火；另有一部份呢，繳械投降；我們的陣容根本就很脆弱的，分散了一部分的力量，不消說是更加零仃孤苦了。」

「我們再看那些執政的要人，那般紅員（豺狼們），自從離開學校在社會上參加工作以來，就一味醉心於逢迎取巧，媚上乞憐，每天除了應酬交際以外，開口閉口愛國愛民，事實上與時代則遠離幾千百站。另有些呢，出了校門以後，也會在文化界致力了一個時候，那時也好像很有些建樹。但是，以後因為借新聞或文化的橋樑達到了另一個目的，做起官來了。做官確實比做文化工作輕鬆、容易，威風也夠，體面也好。幹文化工作，比一切工作都要辛苦吃力，熬更捱夜且不說它，完全是無中生有，不光是從無中生有了就算了，而且還要有意義，有教育的意義，有高尚不朽的價值，同時還要能改革社會，鞭策時代，指導人群，建築人心堅固的營壘……這靈魂的匠人的建樹，是多麼艱苦的工程啊！文化官橋已過了，板於他還有什麼用呢，所以，做了官以後，要他再談文化，好像吃飽了魚肉以後要他再吃蕃薯一樣不開胃口了。間有還因為官的職務關係，不得不去問它一問，他們只好心不在焉的去辦，於是敷衍了事，應卯報銷。那些庸俗份子巧遇了官僚政客，成為時代的一對新婚夫婦。我呢，瞧不過眼，固不慣這腐氣，說話又不夠响亮，力量容許我發揮的又是那樣微弱，一肚子悶氣吐不出來——就吐出來了，收到的效果，幾乎是等於一個空圈，因而滿肚子計劃無法施展，擺在面前的阻障不能剷除，相反的瞧見阻障愈堆愈高，他們愈加得意忘形地彈下流的小調，唱靡靡的謠曲，我已不能——不肯不願跟他們合流，又不能剷除改革，就這樣，我的精神我的心靈漸漸地患了憂鬱病了。」

「對於憂鬱病的光臨，自己確實是非常擔憂。我檢討它的根源，一方面是客觀的環境所給我深重

的刺激；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自己的實力不起作用，一切都等於白費、消耗。因此，我好些時候，都想擺脫了職務上雜役工作，好好地去努力於社會人羣中的福利，和救救未污未染的青年。我做我的事業，已不與人的階級地位作比較，又有超然的氣派，有瀟灑的編者或作者的自由，說於國於民有益的話，寫與大眾有關的詩文，可是生活，戰爭；戰爭，生活，無數嚴重的鐵圈子，套住了我，一次，二次，以至十多次要躍出了這圈套，結果，這圈套不特不敢奮力躍出，相反的，這無數的圈套，我還把它們當做在戰爭中生活的保障，當它們是血海中的救生圈。然而，這些圈子在我的手脚上，頸上，胸部，以及精神上，心靈中，天天加緊束縛，「累贅啊！」我這樣無可奈何的呼喊。「痛苦呀！」我又這樣時時發出莫名創傷般的呻吟。但是，呼喊到聲嘶力竭吧，在茫茫的原野，蒼蒼的天底下，也不可得得到援助解救的反應；呻吟嗎，更是得不到一對眼睛的同情垂顧，於是，我就更加憂鬱起來了。」

「檢查一下自己的心情吧！我並不是一個官癮很大想做官，而是事業心很重想做事的人：這，我很清楚記得有先哲說過，他的句子也做得完整，意義也很鮮明，我非常信仰他，崇敬他，可是，有許多他的信徒，却有意無意，有心無心的背叛了他的遺教，對於社會上的大事，國家的大任，握住了的時候，便看到私人的資產，或某一派系的贓物。他們為，把遺教中的教言塗改了，違反了，事事抱着「做之匪艱，求之維艱」，所以，他們一味去求，求得了以後便不做，所做的不是工作，不是替大眾做事，而是做手脚，做花樣，做粉飾的工夫，做報銷的表冊，——不求實際，不着邊際。反顧我自己想做事而沒有獻身手的機會，沒有給你自由的場所，爲了這，不特擺脫不脫牽累，事實上我亦確實需要那圈套來裝飾我的生命，不靠這份「囚糧」就要餓斃的情勢了。不知爲什麼——或許是生的慾望沒

有滿足吧，我不願就死去，還要活着，然而，那個贅瘤却在心裡鬱結着而不容易剷除了。」

「再後，我似乎有點對於這憂鬱症已成了習慣，友好起來，神經麻木不再覺得不方便了。而且，對它還加以防護，恐怕外界有什麼刺傷了它了。因為，它於我是那麼密切地發生了關係，有了血緣的緣故。於是它在我身心上當作它的殖民地，它的毒質漸漸地流遍了我的全身，把我的營養料作它的營養，我慢慢地蒼白、貧血、多夢、怔忡……其他附帶的病症也漸漸地出現了。」

「有一個時候，我喜歡旅行，想借遊歷以遺忘了它的痛苦，我走過福建，湖南，廣西，雲南，四川幾省的重要城市，想靠流動的旅行去充實生活，去汲取寫作的養料。在從前許多作家，自願做個流浪人，到處流浪，滿覺得逍遙自在，暢快輕鬆，也好像要這樣，文人的氣派才夠似的。不錯，他們有許多有意義的作品，都是在流浪期中完成的。那知戰時不比平時，交通的滯礙阻塞，而且在旅途中不論衣食住行……在在都給你以想像不到的麻煩。『寒莫動；窮莫走！』古人的常言，更十二分適用於戰時；而且旅途中附給我的負荷多得不勝計，到頭來，我負了好多債務，形成不容易打平的擂台。」

「又再後，我深居間出，連燈光透射到玻璃窗外，都怕它惹是惹非，每天晚上讀尼采的『朝霞』，『蘇魯支如是說』的超人哲學，深恨世事紛擾，人們多事多端。這樣有結果嗎？有的，那收穫是：綠的哀愁，黑的寂寞，和鹹的焦燥，澀的煩惱……」

「好吧，人的生命就是一段段的探險史，在平波無垠的湖上搖船，清逸的滋味是淡的；在崎嶇險峻的山嶺攀登，驚懼的顫慄是酸的；在書本的冰山上爬行感覺是冷的；在情海的波濤上游泳，感情是甜的；戀愛是生命的躍進，靈魂的閃光，與其說我是糊塗，我有點承認它是清醒中的糊塗，我開禁和女朋

友往還，用詩的語言作香艷的釣餌，我有耐心和熱情也不會沒有收成，但是這打撈到的是美麗的金魚，我把她養在土瓶中，每天換換清水，放些粗糙的食物飼養她，啊！一到了我的屋子裡來，或許她更加聰明，或許是她更愚駘了。——聰明的：是她需要好的享受、娛樂，要爭取豐富的營養，新鮮的空氣，輕溫的裹體；愚駘的：則為聽不懂詩句中的感情，看不出書本上的含義，嗅不到血腥火藥的氣味，可也不願溫習那句「同甘共苦」的誓言了。」

「天呀！我好像被憂鬱整了一下，被憂鬱咬了一口，又像被它推跌了一交……」

「我常常在靜夜中想起了我的遭遇，我的痛苦，覺得最好治療的聖藥是『笑』，笑是心底裏的火，可以燒死深藏在裏面的憂鬱；笑是歡愉的河流，憂鬱的沉澱會從笑的河流裡沖送出去。當時，我瞧見好些無能無才的人，主持要政，我對他的庸懦笨拙好笑就放聲大笑；瞧見許多人孜孜矻矻去攢營，好容易得到了願望中的職位，上台的鞭炮聲未停歇，硝烟未散，酒醉未醒，而另一處的送終爆竹又燃響起來了。我意味到好笑，就高傲地狂笑。有些爲了鈔票的數目增加，存款的札子上數目字加長，不怕犯法挺而走險，不顧大眾的死活，自顧自的囤積居奇；有的暴發起來，更利用資本爲非作惡，我又對他可憐而冷笑；有的呢，通過了九次却遭遇了一次的難關，弄到積了多年硝藥，一砲便轟得精光，我對他們的下場自然是搖頭鄙笑……總之，世間的事好笑的太多了，我用種種的方式去笑它們。」

「我的笑太多了，甚至對自己的笑也好笑起來。到後來那憂鬱又在笑後的心地裏，怒生滋長，——蒼茂地生長着。憂鬱又在笑的河流兩岸更加蕃盛起來，抽拔得更長更壯，這樣，我除了憂鬱以外又增添一串哀愁！」

「哀愁的來臨，於我是多麼不幸的財富啊！不安，焦燥。我改變了對策，我深深了解到：人世間不論什麼事，都是應該一「哭」的。自以為機智聰明的，往往幹出最愚笨不過的事；自以為清醒明白的，那最糊塗、黑暗、醜惡的事都是他們演成的；好些人說是對這件事有辦法，那件事有好主張，等到後來，還是擺一下門面，弄兩套花把戲也就完了；更有人自以為有政治頭腦，有政治眼光，——或許也確有眼光，爲了看到了不說，或說出了不做，做又不求澈底，仍還是撲向一個虛空的夢境……太多了，舉也舉不盡，這些些無不是值得你痛哭的。我的心在哭泣，神經在抽噎，然而，眼淚澆不息例子是憂鬱的燐火，相反地四下亂流，燃燒得五臟深痛巨創。」

「到底我的病是岌極的呢。還是積極的呢，細細探討，我的憂鬱病是積極性的。全然是負着過大的希望，過高的理想沒有法子實現所招致到的。要是找尋它的根源，把鬚根斬斷，將源頭斷絕，使它斷了支援，絕了滋養，不是很容易治療嗎？我想到這裡，心裏異常高興，就是它是固體的堅實的吧，也可以把它粉碎；流動的氣體吧，也可以把它吹散和廓清，我歡狂地跳躍，並且唱着：

幾多人的夢掛在遙遠的前程

他們心中的憂鬱

都希望太陽痛飲而盡

可是，夢中脚步是纏糾着的

夢裏也沒有太陽的

夢裏永遠是漆黑，陰冷
醒醒吧！你們這些不能自拔的人！

我彷彿很清醒，覺得世事原不過如此這般，馬馬虎虎隨隨便便就好了。所以，常常看見那些逍遙自在，樂天知命的人，任人們批評它也吧，譏諷他也吧，他是毫無所謂，嘆一聲：「人生不過幾十年寒暑」。於是，我從他們那兒得到秘訣：求名嗎，有名有什麼用，求利嗎，利何會就很有用？他們最終的目的永遠不讓他實現，於是我想到了「消極」這一劑的聖藥。」

「就在這時候，我開始沉默，了解到沉默是沒有辦法謀出路的理想者的最聰明逃避的法寶。我也就輟筆不再寫作，一任不明白我思想轉變的朋友來揶揄我，諷刺我。其實，一個人有了預料，有了準備，什麼事都可以處之泰然，都能夠吃得消的，起始，我的精神上確實是好過，那宿疾——憂鬱症也減除了好些。因為我不想跟他們爭長爭短，就不會患得患失，身子入世，而智慧和靈魂却超世。我好像一位僧人，高樓大廈，當做深邃的森林，人們的叫囂跳躍算是林中的百鳥，人們的汽車當它是甲蟲，歡笑認為是狂風的吹括，呼喚算它是青蛙的亂鳴……我唸我的心經，我敲我木魚，我有我理想的天國。許多時候，枯坐在室中，擦燃了火柴，抽着一枝烟捲，讓藍烟裊裊地上升，瀾漫、舒捲、鋪張，我心靈中的詩思在那兒遊戲、追逐。和外邊的世界隔絕，漸漸沒有朋友，不知道友情，甚至有時迷失了自己，忘却了自身的存在。」

「不可思議的荒唐，又引我對於酒作激情的熱戀，好些時候，我瞧不起年輕貌美的少女，我也厭

倦聽人們家庭的溫暖，我偕着時光的長老，携着一瓶濃冽的酒，獨自兒拜訪荒原，趨附於一柯樹蔭下，看葉子在風前打旋，聽水流的洄漩向我細談它的身世，審視浮雲逞它的天才，……等到酒乾過半，我躺在綠草花床之上，夢囈似的哼着甜歌，我好像真的飲了忘憂之水，一切的世慮都捐獻給上蒼了。」

「唉！烟霧散了，我又跌回了現實的境况裡來；酒醉醒了，口很乾，喉嚨很燥，需要水來解渴；眼睛從風景中拔出來以後，人間的慘景又映了進來，血肉依然在橫飛，戰火依然在蔓延……於是，我又被『應在人海中戰鬥，不要在人海湮沒』的感想提出，重拋我到憂鬱的世俗中。」

「這樣反覆了幾次，我不敢再向那創口吹氣了，就是結了癍痧，我也不敢再去搔剝了。」

「於是，我退步了，我守舊了，我的自信心崩頹了，我也迷信起來了。」

「我對自己並不想隱瞞過錯，因為，那時我對於宿命論相信起來，心理自然是不健康的了。我幾次去占星的館子中，有的和我排八字，有的和我看臉相，有的和我看掌紋……我是莫明其妙的聽，他談過去，測未來，我默默無言，有好些事在他們摸稜兩可的歌訣中真要暗讚他說得很對，很準確——。活的生命注定在死的成語裡。難道，每一個人都在冥冥中定了數嗎？」

「我聯想起幾千百前的詩人騷客，他們的詩文到千百以後讀它，仍然像是自我的寫照，為自己而傾吐似的，這是它能把握着共通情感的緣故，好吧，我一任命運去擺佈，給它統治，給它操縱，從無知到無知，從空虛到空虛去吧！收穫是奇蹟，挫敗是意料中的事，都應毫無尤怨去担當。」

「天呀！這是何等的不智啊！人是創造環境，改革定命的。已有萬能的雙手，又有萬里行方的雙腳；有高過天上天的智慧，又有迅速到不能計數的想象。在我們的眼中能認各種顏色，我們的耳中朵

能辨種種聲音，鼻子能聞香臭，腦子能夠思想，它們都是創造新天地的優良的工具，我什麼要以自封來蛻變，裝死來自衛呢？——欺騙誰？欺騙自己！」

「有些人，惟恐死無葬身之地，時時預想建築壽域；怕死後無人爲他頌讚，自又撰碑銘；而宿命論者們，則一切由命運去擺佈，有時也去謀爲進取，可是成功的時候是歸功於紅運當頭，失敗的時候則委諸於否運註定，故進謀每每缺乏勇氣，退隱又往往不甘寂寞。及後我會很細心的想透了：人的一生，那能用八字安排，金木水火土五行去推算？人有生年生日生日時，禽獸也有，而且還有分秒的差別；況且人可以推算，禽獸何嘗又不可以推算？……越想越多，越想不出其中的究竟。再想人的生命的精微，那能粗枝大葉，概括、模糊、籠統、抽象來論斷它？無數的疑問攢動在心裡，都問不出一個圓滿的答案，於是，我反罵自己，詛咒自己迷信到一文不值！」

「彷彿是受騙以後暗呼上當。但是，這上當是供給憂鬱的滋養料，使它在我的心頭更健康、活躍着了。」

「以後，我避亂到了一個山村。要是一個患肺癆病的人，在寧靜恬適無譁的幽境，再也適宜不過的：叢叢綠樹、翠竹，小溪在田疇中流，空氣清新到甜潤、甘美。有時村裡揚起一串串原始的牧笛，池塘的階岸上鄉婦村姑在那兒浣衣，發出陣陣轟笑；還有小鴨白鵝鳧盪在綠油油的水面，洶浴戲水完了，拳起一足把嘴插進翅胛內假寐，到了傍晚，在鄉村大路上散步，買一包花生米且行且吃，確也夠自在悠閑。可是生趣貧乏，天地狹小，同樣的景物，不變的情調，很容易使人厭倦、無聊、冷寞、寡歡，演進下去又是憂鬱，憂鬱……」

息——

『日本無條件投降！』

全國人民的心都爆出了最熱烈的火。我，一個憂鬱症的病者，幾年來什麼藥都治不癒的奇病，什麼法子用盡了也減除不了的宿疾，也在這無比的狂歡下霍然痊癒了。——多振奮呀！多快樂呀！

「我配帶着新生的希冀，理想和願望，來到了這兒，以前準備的計劃撕碎了，創造的辦法塗改了，最低的要求都折扣了，宛如一池鋪面的浮萍，剛撥開一圈又攏蓋着，才見一線陽光又陰霾聚擁，堆疊得密密層層：物價狂漲，天旱，飢餓，霍亂，貪污，囤積，盜竊，走私……社會問題，民主問題，問題、問題向我們考試，大家都不是當代天才，大家預備不充分，除了濫用權勢、利用官僚資本的以外，公正賢明奉公守法的人都落第了。」

「啊，落第了，望見了偉大的凱旋門而不能進去，也不能通過，這是多麼屈辱的事呀！因此落第的人們，落選的選手，痛恨幾年血汗的白流，精力的浪費，緬懷先烈以及抗戰將士的白骨，堆砌成爲有些在戰時投機取巧，逃避偷懶，在戰後却操縱市場，接收劫收的人們的舞場、酒館、咖啡座……還那許多的享樂，享受，我窮小子也呼喚不出來。快樂都依附在他們的身上，舒適纏繞着他的身邊……我從來沒有的不平之氣在心底湧起，兩眼冒火，神經衰弱，身子消瘦，於是，那憂鬱病又復發了。」

「現在，又是我害怕的盛暑的季節，季節對我那麼殘忍、刻薄，社會環境對我更冷酷、無情，我要離開這地區到蠻荒的南島去，那邊有長濶的海風梳洗我的心靈，有高大的椰林讓我的想像去狩獵，我傾慕原始人式的生活，並願開墾理想的荒地，和洗革被仇人毒化過的腦子。而現在，雜誌向我們約稿，許多出版社向我徵文，在這個時候我是無法子應付，我絕對不聽所謂英明的先生訓誥我的：軍隊像人體的骨幹，政治像皮肉，經濟像血液，黨務像精神靈魂，文化藝術像衣冠，像脂粉、香水。藝術就是衣飾香粉吧，一個人不能不講究服裝儀表，一個國家不能不要有文化藝術，它代表一個國家大小輕重的風度；況且我的志願已獻身於它了，我要在人間建築起一座軒昂的聖殿來！」

「但是，我不願在有文化變為無文化的城市居留，我要到無文化的蠻荒中去開墾，現在我唯一的願望是想到海外去，創辦學校，教育一般青年，一面專心致意於寫作，我要做中國的魯濱孫，我要效法巴爾札克，可是當我憂鬱病復發，加重加劇的時候，我駭怕我將來不特不能開闢理想的新天地，甚至把『人間喜劇』寫成爲『人間悲劇』呢！……」

三五·五·十九夜於觀音山下

心靈的奧秘

——金文達的手記

——過去，過的日子確是太不成話了，不是我在日子上的經過，而是日子在我的生命上經過。想起有許多事業失敗的人，都是被日子糟蹋了的。於是，我心頭掠過了一陣陣的微顫，願今後好好地管理自己。

可是，我的心的宣言的公布已經不止一回。我爲什麼會如此懦弱了呀！

鴻和思又邀我出去，我本是爽朗地答應了；但，一想起我要把自己振作一下，晚飯後，臨時又婉拒了他們。

實在，自己內心也極痛苦，不過，這痛苦我打算捱一捱，重新溫習，看看到底是什麼味道。

鴻和思臨出門前還一再邀我，而且好熱心，好誠摯的。

他倆一走，電燈好像突然慘白起來，太空虛了，太冷清了，我有點怕，我才知道對自己克制自己，是一種好殘忍的刑罰。

這樣自己一人留在房子裏發痴發呆，還不如外面溜躑有聊的。

鴻和思回來了，未進門，鴻的興奮的心情，從行進的步履就可以聽得出來。——爲什麼呀？我這樣疑問着。

我在床上故意不做聲，假寐着。

思叫我，一句，二句。而且湊近我的帳前來，我怕他掀我的被窩，笑了。

鴻告訴我，今晚在××戲院時遇見兩位小姐，起初是大家不理，只是他倆並着頭低語，大概是評論馬師會和紅線女演「藝苑狂夫」，低級得有趣吧！他和思也湊得好近討論着角色和演技，她倆在明亮的電燈下，睜着流星似的眼隨時笑向他們——笑得那麼的多情和嫵媚。

散場後，幾乎就是什麼時候認識了的朋友一樣，一起步行回來。

還有，而且同進一家小食館裏吃雲吞。

還有，小的羞答答地告訴他和思的姓名和住址，家庭，身世，……

他說我恐怕不相信，以後說不定會來看我們。

鴻更加驕傲了，連思瞧了鴻的驕傲也非常滿足。

半信半疑。思是忠實的，我知道。思也是這麼說的呀。

更有趣的，他倆巧遇了女朋友——實在還夠不上說朋友，就彷彿是拾獲了一種什麼寶貝，不是商量怎樣保護，而是在那兒鬧着分。

思說：「我要小的——桂。」

鴻也躊躇滿志地說：「那麼我就要霞。」

他倆在笑鬧，整個房子有的是他們的驕傲、炫耀，和我的一朵朵自開自凋的苦笑。

我的心更加寂寞，苦惱着，——彷彿覺到了寂寞在心頭沉甸甸的壓着。

莫非思和鴻有意的挖苦我嗎？心更加重了——往下沈……

鴻和思，又商量在寫信呢。

電燈熄了仍打着燈，同時要請我做軍師，我很慚慚。——在情場上我是打不出好仗來的。——不過，思唸到有不妥當的字句，我禁不住也要開口參加一點意見。

中午鴻先我回來，說昨晚的信由女用人送去了。

我很想這樣下斷語：「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想說又忍着，這是得罪人的話，而且含有鄙視的意味很濃呀！

缺了一個門牙的女工——阿梁，驚喜地來報告，要思去接今早收信的兩位小姐！

鴻的忙亂和緊張的情形，當年我也經驗過來的，我笑自己。

思的房子雖然很整齊，不像鴻的雜亂，可是坐談起來，便會覺得陳設得不舒服，不妥貼，故鴻和思都指着我的房子請她倆進去。

並且介紹給我相識：那俏而高的是霞，胖而矮點的是桂。

霞的風度是柔和大方很飄逸灑脫像仙子。桂的姿態是嬌羞而耐人尋思。

她倆訴說着家庭有頑固的老父，平日不許她姊妹出門，又說她倆已訂了婚，叮囑鴻和思以後不要

給她倆寫信。再說到今天的女用人是那麼笨手笨腳，說一次不收信又第二次送回來；聲明今天所以會來就是請他們不要再寫信……

思默默不說話。鴻對她倆的父親表示反感；而我却對她倆寄予一股封建制度下的女子身受痛苦的同情。

桂好幾次催着要走，霞却略為表示同意又談起其他的事來。

據自我介紹：姊妹倆人是不同母親生的。然而，從她倆的風貌以及言語舉止上看，確也沒有一點相同，甚至衣服裝飾華麗和質樸也異樣，桂的手上套着兩顆金指環，霞每隻耳朶上還有一個穿耳環的小洞。

霞突然問我昨晚爲什麼不去看戲。我佯作沒聽見，向桂問，「你的媽媽一定是很疼妳的」——我的用意多與她談話，叫她忘記在客人寓所裡。

霞的眼光對我有點期待，而桂却低下頭看手表上的秒針兜圈子。

這問話是鴻和我代答了霞，誇張地報告我昨晚去主持一個集會去了，我想更正，但是鴻的眼睛在禁止着我。

不知爲什麼，霞仍繼續地問下去，攪得我也就將差就錯答她：把前幾晚文化座談會的經過，有色地描繪着，她彷彿對這些事很起勁似的，同時還稍微的表示她對於文學沒有心得，不能參加進去，有點抱憾似的。

鴻沉默着，思仍然在陪坐，霞和我的談話聲充滿了這房間——陽光雖從毛玻璃上漸漸移去，房子

裡仍然充滿着友愛的光和熱。

鴻和思所認識的桂和霞，總是當做私產似的，彷彿他倆和她倆的結識有點特殊，有深一層的歷史關係維繫着。所以，事後仍然是依着他們的分配做中心談笑着怎樣佔有她們。

鴻不反對，思當然也願意接受這福份。

我便想到好些的事例，認為朋友的情感及戀愛，是自然的發展與成長，不能硬性的規定與分配。晚飯後剛聽見樓梯的步履聲，鴻已叫喊女傭點燈去迎候，他也三步拚兩步的搶向前去，我才知道原來鴻和思送行時，曾約過；現在是應約而來的。

鴻的房子已經整理一番略見有序了，我在房子裏讀「巴黎的煩惱」，霞和桂突然脫離了引領人，踏進了我的房子裏來，我捲卷，外冷內熱的招呼着。

思說話了，謂我很勤力的，晚上愛看書，這兒恐怕不方便，指着鴻的房子意要請她們轉進去。

霞指着壁上的題詞，問屈原是否就是三閭大夫？借着這句話，鴻便指着他的房子介紹裡面有一張美麗的壁畫。

在燈光下，霞更柔和了，笑影也特別醉人，她推開了窗，望外邊藍暗的天空，和稀疏的星星。

於是，彼此就惹起說些關於星的故事，思和桂却沒有說，鴻却打趣起來：「沒有說的是一對呀！」我們也說到出身。鴻是軍隊服務的，講了許多戰場上的戰爭故事；思是華僑，也講出許多椰林裏的春光、和榴蓮果的美味；我沉默不說。

桂却說：「你爲什麼不把太太帶來？」

霞也淡淡地補上話：「現在交通未有恢復呀！」

「太太兩個字我時時想着，可是，想念與事實是距離好遠。」

霞的眼睛亮着光，在我身上徘徊着，照耀着。

今天下午她倆說着訂了婚，可是今晚鴻和我詢問她倆的丈夫時，不但不否認，而且介紹說給我們聽，說是到香港去經商，過幾天又會回來了。桂是沒有什麼喟嘆；霞呢，隨時表示盲目的婚姻像是把身子掉進深不見底的古井裏，期望着一根繩子引她出來。

我怕井的狹小，我害怕井內的陰冷！

幾天後，我們的寓所裏改用了一個女工。

關於決計改雇的事，曾有一次，當霞和桂在一起坐談時商定的，原因是霞對阿梁不滿意，就是每次她倆來後，常在門外走來走去，想偵探他的主人和她有什麼秘密似的。而且阿梁大概是嘴多，愛我們殷勤接待，也認爲有曖昧的行爲，對二樓姓陳的女人說長說短，前天晚上，她倆來時二樓的訕文着說：「三二六多二，不知如何分配？」給她倆聽見了。她倆暗示此後恐怕抽不出空來拜望爲笑夫已從香港回來。

阿梁本來是好笨，而且最近又帶了她的兒子來，委實我們也覺得担負太重了。

不過，改用了姓方的，似乎桂和霞都很高興，最初見面時，那女工就好想跟她倆親近，桂不

，我還斜睨着霞用眼光對她有什麼表示，而且，不一會，霞就要阿方帶她去一個地方，還隱約有交談的聲音——不是生疏的對話，似近親切的絮語。

一轉身，我便忘了這些事——只是在想怎樣把偷偷地愛霞的心讓她體會得到，解意得深。

兩天不見她們來，我在外頭事務雖多，可是有空餘的時間，連吃飯時口裏咀嚼着飯，也要提起來談才開胃似的。

我秘密地問自己：是不是家花不及野花香？

比較與選擇似有決定以後，我又責罵起自己來：你好糊塗，爲什麼拋了醇醪倒要去飲酢哩！不能理解，現在的我還要給愛情作隨從，任它指使！

可是，內心確是出於情願，雖然想到了這是朋友的「贓品」這一層。

晚上，霞一個人來，思一再問起桂，問了以後便沒有話再說，霞有點難爲情，說我以她個一人不再來了。

彷彿我了解她的意思說：「如果桂來你不來，鴻也一定要同樣殷勤地詢問起妳的。」

她抿着嘴，對這話表示不高興，鴻像小孩子一樣又推到我身上來，我瞧見他嫣然地笑——強忍着，特別有一種深湛的可愛。我的眼光貪婪地像飢餓者瞪緊着高廚裏的奶油麵包。

電燈熄了，蚊子倒瘋狂起來，我說：這個房子不會黑暗，有一個可愛的月亮在放亮，我的靈魂的眼睛瞧見了。

霞却反辯着我的意見，在電燈下她覺到前途黑暗，沒有了燈，在人生坎坷的旅途上她是不能走動的，「誰是我的明燈？」她問：

思萎縮地說了一篇議論，大概霞不會聽清楚的，於是鴻再繙譯給她聽，告訴她的是：燈光就在眼前，可惜少一枝可以擦亮的火柴，或許有了火柴，而要燈光的人又偏不擦亮點燃……

那晚說了許多很有詩意的話，並且約定明天晚上去遊荔枝灣，——要我也同去，為大家朋友增添一點快樂。

天擦黑，吩咐阿方先到樓下去等待。

飯後，我們早已穿好了衣服在騎樓底下徘徊，鴻穿着嘩嘩的軍服，而且將新改裝的鵝黃色的法蘭絨大衣也掛在腕上，彷彿孩子時候要到舅父家過年那麼愉快的心情。

「我不去。」我提議着，鴻不贊成，思更反對，因為近來我不在那邊，空氣就很沉悶，這是他們同感到並且告訴過我的。

約定的時間實在還沒有到。××西餐館的鐘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鴻心的很急，着思到她倆必經的來路上去迎候。

「來了！」鴻抑止不住的情感爆炸一般的喊着。

我在那兒等思，約定相會地點，他們三個先乘車去。

焦灼的心，焦灼的脚步來回着，眼睛在暗淡的燈光下搜索得發辣發澀。

到約定的地點，見不到她們，叫聲引起許多船娘兜攬生意和纏鬧。

思和我擲噀着，同時還引起我近於嫉妬的聯想。

好久，我和思打算回程時；三條長影子才施施而來。

霞對我樣子是很冷淡了。搭了好幾句話都沒有回覆，桂和思突然好感起來，或許是在室外他們比我有機智，或者思對桂的關懷的詢問，霞告訴了她，對思的親熱是一種友情的酬謝。

坐在紫艷艇上，他們和她們分成兩對，而我在電珠的輝光下，顯然是一個多餘的獨客了。起初我還強捱着。

在少許交談的歡笑中，我漸漸沒有談話的機會，而我也勉力去爭取，鴻買香蕉、甜橙，我覺到蕉也不香，橙也不甜，只是抽香烟，讓喉嚨燥熱，舌頭麻痺。

一包香烟大半都是我一人吸完的。

桂暈船了，思、想去撫她的前額，又縮了回來；不久，她像飲香醪薄醉的欹着頭倒在枕上靠着，鴻也不便動手，思和鴻似厭惡我起來，這是從鴻的太息裡聽出來的。

我後悔我多此一行——不聰明的偕行。

在回程時，鴻終於開口，「你先乘車回去好嗎？」

我回答得很爽朗，——大約因為太爽朗了，他怕我生氣，又罷論了。早知霞會這樣冷淡我，我是不會來的。

思更來得令我難堪，在掏荷包給我車資，我責他並歌頌着：愛情的魔力真偉大！終於我自怨自責地不辭而先回來，——內心盛滿了屈辱。

三天不見霞和桂來了，我的屈辱彷彿又自動地解除了好些，而且思自從那天回來，一再對我道歉，同時發願不要爲女人的貪愛而蒙蔽對友愛誠摯的心。不過，鴻，對我那次同遊表示遺憾只有增高，雖然口頭上沒有掛過一個字。

不知爲什麼，總是由我主動引起他們對霞和桂的談論。

我內心裡是愛霞的，自己曉得。

文來找我，談起通訊社的事，我鼓勵他一切應以事業爲前提。

自己往往會鼓勵人，而沒有辦法鼓勵自己。吐了一口慘然的太息，想到我想站起又攤了下來可耻。

我感覺到生命的不幸踐踏我的靈魂，想起要立願攻讀和寫作，命運中的劫數又抵制着我，反對着我，使我的意志自然的垮台、潰敗，於無形，於無聲！

「回來吧，我以往的堅毅和忍耐的心力！」我想這樣叫喊。

文近來很努力，寫了好多作品，而他又比我聰明，寫作也不拘泥要一個優美的環境——而我每次去經營愛情，就荒蕪了事業的田地，我是那麼笨累的，我要一心一意去繼續未竟的工作才好。

還會給朋友促起自警自惕，不是無可救藥的人吧！

晚上看巴爾札克的「不可知的傑作」，內心受了深深的感動，作者將他的超人的藝術理論用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情節是那樣曲折生動，我在大藝術家知慧的光輝下流着淚，我在飲作品的佳釀後，全身每個細胞都跳躍起來，想到自己的虛名而動搖了：

「一無所有，一無所有！可是費了十年的苦功了。」（見穆木天譯本）

第五天後的中午，霞獨自來了。

真是矛盾的喲，一面望她不要來了，一面却準備着她們還會來。午睡時不但不除外褲，連外衣也不卸下。再如，房門是關閉着，可又留一條罅縫，時時從那兒窺伺着來人的行影。

霞推我的門進來，且從手袋中帶來一堆花地楊桃和新會橙子，當鴻和思還未前來，便湊過來問：「那天爲什麼獨自走的？」

稍平靜的腦海又掀起感情的熱潮來，苦笑着。感覺到泥糊的智理堤防又崩決了。

她告訴鴻和思，她和桂曾來過兩次，因爲樓下鐵門下了鎖不能進來：到對面望，又瞧不到樓頭的人影，並且還等了好久。

她是爲誰而來？爲何者苦而期待？

我茫然。

從言談中瞧見她的眉心深處鎖着有難言之隱。

接着她告訴我們，多幾天要回鄉下去，這是奉父親之命，以後恐怕很少回到廣州來了，次這特來和我們致謝道別，——同時朝着思獨白，桂在昨天已搬了家。

聲音裡帶點微顫，如果我判斷不會錯誤，這顫音中含有不很微薄的哀怨，抱憾的成分。

我們提議請她們吃飯，她拒絕了，理由嗎？是酒食徵逐的朋友提不起她的興緻了。

幾天來拼命振作起來的硬朗心情，給她一陣友情的餽贈——菓汁的甜液裡溶化了。

鴻和思都爲了別離墜入了沉思中。而我幾次抬着眼都和她含有深沉的憂鬱的眼光接觸很久，瞧見水汪汪地，更加打動了我的心。

好久，霞提出了女子就業的問題來，同時羨慕能夠自立謀生的女子的逍遙自由，行動可以無羈，並且很熱心地詢問着各人的工作部門和管理的業務。思故意摸一摸下巴，像探索了她餽贈的用意似的，一壁把腦袋上下地推動着。

鴻對問題不表示什麼意見。骨子裏，則害怕有什麼難解決的問題推到他的責任心上來，總是玩弄着旋椅。

留下來的橙子剛巧是三個，思提議每人一個，誰的先吃了的，誰就罰錢加菜。

北風驟緊，我着了涼病了。

兩年來，我雖然怕它，但是，有時希望它來造訪一次，也許會有一番特殊的滋味。

頭昏。可是，却更強烈地想念起霞，我想，她不會來的，或許已經是作了一個離人，到了鄉間，變爲我的憶念中的人兒了。

飯量也減了，獨有眷戀却增添了貪婪。

午後二點鐘，鴻上辦公去了，思也應朋友之約走了，留我和阿方在那裏，烟不想抽，書，不想看，只是望着窻子外的藍天想念着霞。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霞和桂踉蹌而來。

本來不是什麼重病，我比平日更精神，且健捷地起來忙着穿衣服。她說剛才碰見了那女工阿方告訴我病了而來的。

女工今天下午沒有出去，——或許會有出去，我不曉得吧。——患小恙精神就會那麼懵懂，我非常害怕它喲！

霞瞧着枱上放着一個橙子，幾次動了動嘴唇，結果還是我先說明，我感喟着說：「那橙子多麼甜美，放在案頭久了就會霉爛、許是乾癟的，許多友情也和它一樣，有幾個能夠在枝頭成熟，而裡面的種籽，能夠埋好好的土壤裡，生長無數株的幼苗來的？」

桂不知情，只是說：「那麼還不如吃了它比較來得實際有益。」

於是我請桂吃，她又要我吃，說是病人吃了會較為開胃想吃飯。

霞沉默無言，只在我的書堆裡翻出了但丁的「新生」在愛撫着。並且低聲唸着：「新生，有什麼新生的希望？」

低下了頭，沉思過去，想到瑩和我的熱戀——熱得要灼人的，可是後來對我冷淡，完全是另一副心腸和臉孔，至今我還害怕。

我對霞說：「你像我從前一位女友……」

「現在呢？」霞追着問。

「現在離開我，和一位我很欽佩的軍人結了婚，生了孩子，早到了西江，前些日子有朋友告訴我

，最近又做了第二次的媽媽了……」

這是我的謊話，實在和瑩割斷了關係以後，誰還能知道她的下落呢？

霞要我替她祝福。我就合下掌，她又嫣然地笑了。

笑得那麼的深情和真摯。

第二天晚上霞來時，我正和朋友們商談着出版社的事。

一樁事還沒有談完，從家鄉新來的同鄉又來找我，我怕給好生是生非的人猜疑，於是把門掩了。

鴻來向我說：「桂在下面等候，霞的意思要他和思兩人同去，你最好陪朋友談心。」

前次遊荔枝灣我排了一肚子悔氣回來，這次我應該知趣才好。不過，我心裡是不安着，爲什麼霞會不要我隨行？

是的，我想起來了，我的猜想總是自作多情，錯誤的判斷是常有的，我會爲它而煩惱過。不把教訓作經驗的人，是生命的浪費，亦是事業成功的阻力。

浪費是奢侈呀，我奢侈的次數不少了。所以，事業上阻力的障故會這麼多，恐怕就是原因吧！現在，我感慨裡有着亟待掃除的哀悲的殘瓣。

我和鄉親有心無意的談了一些無甚重要的話，心情却爲他們而煩苦着……我拼命地去找達觀來援救我，但是總不可能！

想到霞對我並沒有特別友愛的地方，又好黯然……因爲，霞去時一句也沒有對我說，雖然要對

我說，在這個情景下，也不可能。

我斷定霞對我是很普通的，我很渴望她對我會多一點什麼，即是與對鴻有點不同的、更特別的地方。事實上是不会有，我料她沒有這樣慷慨。

那末，還是從不相識來，歸回不相識裡去不好嗎？可是，偏不可能，我為什麼總是管不住自己，我不是誇說過自己有毅力？

整晚我的耳朵都留心着鐵門，和樓梯的脚步，希望思和鴻早些回來，會告訴我一點消息。

照例的，回來以後，大家交談時，愛檢討自己的妄想和不是處。

鴻檢討他結婚不久，又貪着新歡，明知這樣下去將來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思也同樣說，已是有了太太，還有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了，為什麼還要去追求不可能成爲太太的人？同時職業的問題仍沒有解決呀。而我更加不能饒恕自己，要是再演下去，不是又要出現一幕悲劇來？

愛一個有夫之婦是不道德的呀！就是我們去追求女子也是不應該的！

但是，心靈裡的聲音又響了起來：——管他呢，戰後是女子過剩要分配呀！

我非和女子斷絕關係不可，我要計劃和執行我的工作任務。

鴻和思告訴我：同去另有一個女孩子，回程時桂和那女孩子先乘車回家，據說霞在歸途中也是沒有多大肯答話，他倆也是好失望的。

我沒有參加，多少總引爲憾事，我希望霞也有同樣的意思。

夢和幻對我總是誘惑多而裨益的少。

思偷偷地告訴，霞曾這樣說過好幾次：「金先生爲什麼還不來？」他推測是：鴻對霞大概是瞞過，告訴她們我在會客，一會就會來吧。

我把鴻對我說的話轉告給思，他肯定地證明霞沒有這樣說過，恐怕是鴻的造謠，並且很希望我能約霞一晤，他會和我代守秘密……

這慫恿得我整夜不能好睡，約霞又怕她不來，更怕給鴻曉得大家不好過，……

終於，在第三天早上，接受了思的慫恿，吩咐阿方送了信。

我的心有點慌，彷彿做了一樁盜竊行爲般的。

阿方回來很輕佻地報告，信已親交到了霞的手上，不過桂也在那邊。

我問阿方霞有什麼話說沒有，阿方搖着手就走了。

整個上午興緻勃勃的，而預感的前哨却時時遇敵，我在情場上戰鬥的經驗一點也不豐富，臨事總是那麼生疏的。

幸虧霞不失約前來。

雖然在公共交際場所的茶座裏，可是霞的態度異常嚴肅起來，談話也一本正經，一再問着在字句旁加上圈子，到底有什麼要緊的事需要她獨自前來與我會商？近於執問的神氣。把我預期的興致打了一個大折扣。

一件點心也拒絕吃，斟滿一杯茶也不喝，不過，香烟倒一枝一枝的接續着抽，把我帶來的浮士德無心事閱讀，不住地捲呀捲的，我不明白她的心事，我好後悔，我十分慚愧！

我要叫夥計結賬時，霞說話了，告訴我剛才先到我們的寓所，先問起我，鴻留住她不要走，她托稱有事即刻要告辭，鴻竟然說：「金先生約你嗎？」

霞責怪我一點小事也不肯守秘密，使她的心非常難過。恨就恨在這裡。

我辯白着，同時又懷疑着，莫非思洩漏了消息？

對思我開始憎惡，不該把那些事胡亂告訴第二個朋友。

經過了一番解釋，我提議要不要找一個比較幽靜的地方坐，她搖搖頭。

就在那兒談了整個下午，願望、事實、婚姻道德、以及家庭瑣事都談到了，霞悒鬱地示意，從此以後，她恐怕很難得到我們那兒來了。

我誠摯地詢問是什麼原因，總是以不相干的理由回答。

於是，我把那冒昧的約會向她請求寬恕，願望霞不要以此就鄙視我；而她只是轉求我原諒，使我疑惑不解……

果然，自此以後，就一直沒有來。

鴻和思曾去信邀約，也沒有來，阿方也早日借故辭了職務。

是不是離開了故居？曾有一夜鴻和思在她的住所門前的馬路上徘徊了很久，裡面燈光燦然，但是

，總不敢去探問消息。——這是過了些時以後，鴻在酒後大家興致很好的時候露出的真言。

而我總是很抱歉，不能對鴻報告那奧秘，我那一次的約會雖然沒有一點黑暗的舉動，而行爲則有點可鄙。因爲霞不來的原因，我總認爲是我的罪過。

我異常內疚，對思私下說了不少次，如果我知道霞和桂會因爲我那次約霞而大家斷絕了回往，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思說：「內容恐怕不會那麼簡單，依我看來！」以後，彼此在星期或是在深宵濶談的時候，仍常以她們爲中心。到最後都以「相見怎如不見，有情還是無情」，作談論的終結。

一個月以後，思出國到南洋去了。鴻也外派到了東江。我也搬了家。這件事沒有對象談起，便無可奈何地當作一個結束。

一天晚上，我回到原寓那裡，門房交給我一封信，拆開了以後，知道是霞寄來的：信上報告她已經到了香港。

她又說和我們認識以後，曾一度感到非常榮幸。

她和桂實在不是姊妹，而是同學，彼此都尙未結婚。

爲了要明白我們的底細，阿方原是她們的女工，透過荐人館的介紹，我們總算把她雇用了，——她非常感激。

秘奧的靈心

我們每次當她們去後的談話，阿方聽得好清楚，逐一的轉告給她們，並盛讚阿方的忠實和功勞。我們心靈裡的奧秘，一切也給她倆刺探到了，她很自滿自足。

她並不是爲了我那次約會後，有什麼不快而不來。實在憎惡我們男子到處想進謀私慾的滿足，所以只好請我原諒。

說我請她寬恕，尙有自知之明，所以會給我寫這封信，……

我看完了來信，慚愧之色攀上了我的雙頰，週身燃燒着似的灼熱。歎道：「嚇，好可怕的……」

卅四、十二、三日於廣州

伴 侶

求你保護我，
如同你眼中的瞳人！

——舊約全書詩篇十九章

王嬌妹在民國十九年九月過李家的門，那時她正是九歲。
親戚、鄰居們對德全伯母道喜：

「恭喜，子孫昌盛，長長久久！」

「唔，檢個牽牛妹，多一門親來往就是了！」

「思倫十歲了，多幾年我又來吃妳的喜酒呢！——那時酒要醞點呀！」

秋風括落了楓葉，吹黃了野草，恭維的話吹到德全伯母的心上却反老重青。

李思倫在旁，心想：周捷古再欺侮我的時候，我抱住他的上身，她可以幫我拖脚呢！
親戚走了，鄰居走了，熱鬧也給帶走了。

王嬌妹想起爸爸，憶起媽媽，美蘭姊，秀妹，……伏在牆角上哭了。

現在要對德全伯叫爸爸，德全伯母叫媽媽，思倫叫哥哥了。環境變了，人事變了，什麼也變了喲！父親愛她的，爲什一天對錢道成舅說：

「女，賣骨頭的，養到十八歲還是人家的。」

母親也是疼她的，迎五谷聖帝時也對舅母說：

「女大難出門，何況我們都是窮人家！」

王嬌妹知道了。想起父母，及父母的話，哭得更厲害了：鼻涕眼淚糊滿了全臉。

德全伯走來，探知了心事，佯怒罵了：

「思倫呀，你打了她嗎，我殺你的頭呀！」

德全伯母也會心地，拿着她的錢袋。

「阿嬌妹，妳的錢袋媽媽怕老鼠咬破，替你保藏了，——在這裏，別哭啦！」

李思倫每次看見人哭，唱：「羞，羞，羞，沒臉見阿舅！」現在不言不語抑鬱着。

一天生，二天熟，熟了就慣，慣了就有趣味，有趣味也便和以前一樣了。

王嬌妹還感到在食飯桌上爸爸送肉到碗頭上；媽媽從山上打柴回來分野粟子，都說大的要讓小的

，多得到一點：思倫滿意，王嬌妹也滿意。

天亮了燒飯，中午燒飯，到晚來何嘗不是又燒飯呢。——王嬌妹架柴，李思倫切菜；她放雞，他

便喂豬，家中人手少，形同兄妹，情同手足，是一對小伴侶呢！

一天，李德全伯夫妻背地裡說：

「現在她慣了哩！」

「我還聽旁人告訴我，她不想回娘家了。」

王嬌妹聽見了，憶起三叔公喜歡栽花種木，春天把山茶花移到盆子裡來，冬天開花了，砍了酸柑接甜橙也結果了，自己叫喚人家的爸媽呢也慣了。

德全伯母帶她到田裡，指點那塊是自己的。

「無土不能養人，無田不能耕種；我們世代依靠田地，將來是妳的。」

德全伯出門時叮嚀看管門戶也說：

「家賊難防，偷空米倉。將來牆上掃下的塵土都是你們的啊！」

王嬌妹想：這件是我的，那件是我的，我是誰的呢？——她還是茫然，茫然。

李思倫邀她跳圈子，捉筍蟲，也邀她拍皮球，……

他倆在玩耍的時候，李思倫的同學張美松用指頭在臉上抹呀抹的；鄰家周捷古彈着舌聳着肩膀走開，連堂兄思誦也把大拇指按着鼻頭指頭、像雛鳥瞧見母鳥捕蟲歸來那樣得意地鼓翼。

李思倫想，他們不歡喜我和王嬌妹好呢。

王嬌妹也想，我和思倫哥好他們嫉妬呢。

思倫有時還口唱山歌：

柯樹葉子圓圓形，
老婆陪惜惜誰人？
日裏惜來做飯吃，
夜裏惜來共頭眠。

思倫哥笑了，周捷古笑了，張美松聽了那裡能忍得住不笑腰彎呢。

思倫的爸有一部手搖的車衣機，領來村人的土布衣服，三不做的；催緊了做點夜工。媽呢，夜間在灶下炊餵豬菜，或炊番薯藤，許是拈對皮底的草鞋；他躺在床上，將被窩一個拉一角在舞獅子！

爲了床窄，睡眠是不同頭的，黎明前爸爸噴出疲倦未恢復的鼾聲，媽媽也像夢中跟誰打招呼；思倫醒了，或許王嬌妹醒了，不一會腿兒抽縮，躲藏，嘻嘻地竊笑，原來互騷腳底皮呢。

膝蓋鼓在爸爸的脊樑，腿伸着媽媽的小腹，轉個身醒來，他倆又約好了似的不做聲了。

「偌大的女，橫斜筋斗，真是不會睡！」

「像屎蟲一樣，爬上爬下，踢死人哩！」

媽在責，爸在罵，她倆抿着嘴不做聲。

鄰家有閑言了：說德全伯太姑息了，理由是：「惜子愛媳愛在心，一切都任媳婦的性，老來才知道受苦！」

同屋的妯娌也不順眼，竊竊私語：

侶 伴

「家娘沒好樣，媳婦戀和尚。」

德全伯聽了用沉重聲調獨語：

「我這房沒好風水，子是媳，媳也是子！」

德全伯母也感喟地嘆息：

「我命否，生一條蟲，配個牽牛妹，我不望他們好，去望誰好呢？你說！……」

冬風捲過大野木葉凋落了，大雪飄在田隴昆蟲蟄藏了，德全伯家，和樂得像長駐了春天……

外邊的閑言，堅定了主意的爸爸不怕，媽媽不怕，只有身體年年加高的李思倫，王嬌妹則相反的，害臊的怕起來。

沒有玩耍，沒有呼喚，連談話亦漸次少下去。

必要的時候，或許爸媽有什麼叮囑，用着「啞」字和「喂」字彼此互相稱呼。

德全伯曉得他們識羞了，不反對；德全伯母認爲這是必經的過程，也不加矯正；李思誦、周捷古，他們那裡會跟他倆作和事老呢。

話一少了，隔膜往往隨着加厚，誤會也有時滋生起來，王嬌妹的紅繩子是編結辮子用的，因爲有油膩被老鼠拖去了，她找遍了抽屜也找不到，生起氣來順口咒罵：

「那個鬼，手閑得無事，將我的紅繩子拿了。……鬼閃去了，鬼閃去了。」

李思倫聽見，疑爲是指他，許久不說話了，話也生疏了似的不好辯白，心裏却充滿了鬱氣。

往往事有湊巧，李思倫養的蟋蟀在瓦砾裡逃跑了，他審查的眼光看瓦砾一回，也自言自語的說：

「這一定是人放走了的，這些賊手賊腳，我看見時非斬斷她不可！」

「你指誰罵？」王嬌妹心裏反抗，可是話到了喉頭又咽回去了。

誤會像是挑撥離間的好人，在她們中間愚弄、煽動，和製造空氣。有時李思倫瞧見媽媽或爸爸對她好一點時，妬忌也跟着來了。

「惱子惜新舅（註一）老裏正知修（註二）！」心頭這樣咕嚕着。

因為學校要做手工，畫圖畫，李思倫向媽討錢，媽給；向爸討錢，爸給；王嬌妹的圍頭裙舊了要新做，爸說：「得過且過」；媽也說「尙未賺來錢就先好靚，」於是她背地裏對人低訴：

「腸裏來的

腸裡痛啲，

腸背來的

任她凍啲……」

話是包裹不住的啲，人多口多，傳到了德全伯家的時候，爸生氣的說：

「真是搨竹子刺自己的眼睛！」

媽聽了也拍手拍掌的罵：

「心肝挖出給她吃了也當作狗肺！唔！」

李思倫又那裡會緘默不言？

「我家的飯太便宜，給人吃了做是做非。」

王嬌妹忍不住冷譏熱諷，但是又不敢頂嘴，到了娘家便一五一十的控訴冤屈，親戚的閒話越來越多了。

「生女過爺娘，生子過學堂。」

每次王嬌妹到娘家，一天宕一天的不肯回來了，然而她的父母唸着兩句成語，也親自送她回去，因為要維持情感，大家都不便說話。

德全伯夫妻，以為送回來就好了，也不追究。

女家也以爲：老鼠爬牆天會亮，多幾年担得來做得去，自然不會那麼嘮叨了。

有時親家對親家，偶然說起這件事，王嬌妹的父親還勉強這樣說：

「做大人的不好的要教，不對的要說，嬌妹年紀還小，不教不說將來不成人！」

要是德全伯母到了女家時，也對她的生娘挺大量的允許地說：

「姐姐，我家的人手短，你家的人手也短，如果你要王嬌妹留在這兒幫幾天忙，只要預先通知一聲，好使我知道，免得爲她在路上担心！」

漂亮話像是脂粉飾在麻子的臉上、可遠觀而不能近玩，——好聽而難尋味的。一轉身肚子的苦話

又來了，宛如粉飾經不起沖洗一樣。

李思倫高小畢業後，到縣城的中學去上學了，他好像是家庭的生是非的，他走了以後，王嬌妹分內的工作沒有誰可推宕了，日常也沒有人分愛，爸媽對她濃也好，薄也好，享受的濃薄也是她，漸漸地又恢復了以前的親愛。

李思倫初到學校裡，時常想起了爸媽；連王嬌妹也好了許多；覺到因事跟她鬥氣，也似乎是比較學校裡有趣得多。

望着紅燈，心頭浮起許多紅的記憶，尤其是十歲那年九月王嬌妹來的時候，滿廳堂掛着紅聯，房門上貼着紅硃砂字「麒麟鳳凰同到此」；她穿紅衣戴紅帽，掩着紅絲線，還有牲醴酒壺，竹籬，牲架……都貼着圓花的紅紙；更有他最喜歡玩的大紅爆竹……紅光紅影，紅事紅象跳躍在他的眼前。

打了熄燈號，他還沒有洗澡，學校裡的同學比思誦哥更討厭，比周捷古更蠻不講理；而張美松的戲謔算得一回什麼事呢？

在家裡油膩的衣服拋在鷄埕上，不見了，只要到房中衣厨中找尋，洗得乾乾爽爽，漿得硬硬朗朗，摺得光光滑滑，現在自己去磨擦、掠竿、摺疊……有時要洗澡了，才記起衣服沒有洗，許是掠在竿上，第二天發覺，又被夜雨打濕了。因為人多手脚亂，還失去一件白襯衣。

「有奴不知奴辛苦，沒奴才知奴吃苦！」媽媽在田裡困倦歸來，常常掛在嘴上的話，他實地體驗到了。

一天生，二天熟，熟了就慣，慣了就有趣味……李思倫也好像王嬌妹過門後的情形，日子久了

不但同房的熟了，同級的熟了，連別級的也熟了，每個同學的滋味像一樁新上市的鮮菓……

大地穿起艷麗的新裝，人們說：「春天來了！」小河漲起奔騰的血液，人們說：「春天又來了！」德全伯家芽種的時候，春天不是也來了嗎？

春來了，一年，二年……青春的姿色沒有忘記王嬌妹，也染上她的臉上來了。

她微黃的頭髮，已青得發光，胸前也逐漸膨脹。登山砍柴的把子，在一個增進，一個減弱，不但趕上了德全伯母，而且迎頭搶過去了。

譬如貴全叔姆對德全伯母羨慕的口吻說：

「岑阿春，你現在安樂了，有人接膝頭骨了。」

德全伯母也似乎承認，帶點驕矜的說：

「是啊，現在可以轉手了。這些柴把，我搬都搬不動了。君一代，臣一代，人生就是這樣的。」貴全叔母嘴巴很難藏話的，也向旁人說：

「岑阿春的媳婦大得真快，過兩年又做阿妮（註三）了。四十生老子，老福都有得享哩！」

王嬌妹肩上擔負的責任，有形無形地增加了，連德全伯駛犁耙，她滿高興地學習，手靈腳活，而且一學就像樣呢。

德全伯母挑穀上石級喘得像牛噴氣似的！

「媽，我來！」

德全伯挽洗澡水，身子歪在一邊很吃力的：

「爸，我來！」

一對老夫妻瞧見她腰板挺直，對於自己青春年代無限的追戀，心想：後生畢竟是後生！

李思倫寒暑假回來，偷偷地瞞她幾眼；暗地裏說：「比以前漂亮得多呢！」

王嬌妹看他穿了制服，對思誦哥講學校裏按風琴，打排球，打槓架，……佯作不聽，實際却在偷聽：「縣城裏讀書，說話也斯文多了。」

制服放在雞埭上，王嬌妹也不出頭去拿，只問：

「媽，我洗衫你燒飯吧！」

如果德全伯母吩咐了，她便假裝無奈的樣子，可是，洗起來是挺認真的，一點泥巴都不輕易地讓它放過。

長舌婦貴全叔母一看見話就來了：

「王嬌妹，思倫哥回來了，小時候，在被底下舞獅子呀！……」

「貴全叔母就是鬼！」兩頰上泛起紅暈，如果形容，則像冬天崖嶺上放出兩朶淑春的紅梅。

「我沒有講假話，大家還記得思倫唱：日裏惜了做飯吃，夜裏惜了共頭眠呀！」

「我不和你講，所以呢，人人都說你：爲老不尊，教壞子孫啲！」

李思倫穿起衣服來，衫摺得不順路，由其是褲管，向兩邊橫成一字；心急，火燒，在房子裏噪到房外，指指點點像暴露一樁盜案：「鄉下女人簡直不中用，有套西裝不會洗！」

王嬌妹討得爸媽的歡心，屢次當李思倫回來，暗地裏努力討好，徒然！往往在討好的地方，缺點便在那兒，像有意和她搗鬼似的露出爪來。

譬如他的圖畫，本來光滑的，她爲了怕被老鼠撒尿，摺疊得很小放在抽屜裏，等到找尋時再拿出來，李思倫却在嘆罵：因爲已經縐得一團糟了。

鋼筆吧，李思倫常常用了隨便放在桌上；她怕上下缺一不全，學他的樣子旋起來。而他一旋開，地板無緣無故就遭他一頓：

「誰把我拾多塊錢的鋼筆弄壞，真氣死我！一枝鋼筆，貴的就是筆尖。你們看，開了了怎麼寫？爸爸說：

「讀書人全靠一枝筆呀！」

媽媽也說：

「拾多塊錢，我草鞋底走穿了也賺不到呢！」

只有王嬌妹蒼白着臉沒有話。

天天做到頭昏眼花，她不感苦；被貴全叔母她們嘲笑，她不感苦；只有吃力不討好是苦，苦得比吃黃連更苦。

李思倫心裡不滿意，話也不滿意，不滿是缺陷，缺陷是要填補的，於是在學校裡對女同學親慝起來。親慝是有生機的種子，播得多了，至少會有一二株發芽生長。

李思倫家裡受到的鬱氣，在兄弟羣中總有多少宣洩：

「不識字的女人，多是土頭土腦，無法和讀書人結爲終身伴侶的。」

沒有保險的話，多少帶點危險的成分，吹在他爸爸耳朵邊飄了過去；吹入媽媽耳朵裡也隨即漏了；在王嬌妹的耳朵一插住，再也拔不出來了。

「不識字，不懂書理；牛永遠耕田，馬年年吃穀。」想到這裡，又苦又惱，整夜睡不着覺。

——這是我們的錯嗎？如果我跟了有財有勢的父母，千金小姐，我不也是一個女學生？那時，也不會到你李家來了。

王嬌妹的心事和失眠，李思倫那裡會知道？假如知道，原諒又那裡會落到她的身上？

李思倫的心，受了刺激便大量他播散，在同級的女同學高瓊的心地裡，抽出愛情的芽兒來了。

花草芽兒需要雨露，菜芽兒需要肥料，愛情的芽兒需要如水般的金錢。

李思倫每次回家來，不是看爸媽，不是看王嬌妹，是看爸媽從谷倉裡挖出來的金錢。

雖然牆上掃下的塵土都是他們的，錢財皮下血，大量的輸出，誰都會痛惜的。爸是這樣，媽也是這樣。

李思倫十八歲，高中的文憑也領到了。

舊曆年門上掛着楹聯。德全伯空出了一間房，上面貼着「早生貴子」，裡面的床漆着紅邊，被帳是新的，襯托得多年黯淡的門牆增加了無限的光彩。

爸爸歡喜，媽媽歡喜，王嬌妹也偷偷地歡喜。有什麼證明嗎，她把辮子盤結起來放在後腦勺上。「俗不可耐！」李思倫看見門楣上父親的親筆的字，探手撕去了。

在平時共屋的孩子拔德全伯家灶上的香脚，他們都不高興，說是會得罪灶君；何況撕了吉慶字眼，又是大年大節呢？

「怎麼，讀書讀到屁股癢裏去了？」

爸爸瞪着眼問：

「好事好頭，你怎麼這樣玩耍作兒嬉？」

媽也禁止嬰孩吞湯圓般說：

王嬌妹左思右想：這回我沒有得罪他呀！

外邊的鑼鼓樂聲，孩子們的歡呼聲，都衝了進來，王嬌妹十七年來沒有的寂寞，那天開始啃扯着她的心靈。

新年穿新衣到娘家。跟母親到舅父家，有吃有玩，那時她沒有想，想到也似乎剝去一層糖衣僅存下一股又酸又苦的滋味。

李思倫碗箸一放下桌，提了燈到書房裏去了。特別現出沉默而憂鬱的神色來。

她睡在新被新帳裏，燈火在桌上，光頭從帳眼裏濾過來，特別的溫柔，她忽然爬起來：

「手慣了，怎麼把門上門了呢？」

她慶幸李思倫沒有來推過門，不然，不知又要說些什麼話了。

想起了過門後的事，也懺悔和他鬥氣的事，更原諒他發脾氣責罵好管閒事的事。她打算他來時告訴抽屜裏有柑子；千萬不要吹熄燈火；和新被帳是她跟周家文伯做大屋挑泥得來的錢做的……

左邊眠倦了，輾到右邊；右邊倦了，又轉到仰臥。左輾右轉，外邊沒有歡呼聲了，大地好像都入夢了，只有她和桌上的燈光仍睜着醒眼。

大門沒有呀呀，房門那兒會來啫啫？

她起來，看見媽媽替他掛在房壁上的棉大衣，她好奇的去搜查它的秘密。

「唔，很精美的一封信？」

抽出信箋來，黑的字，白的紙，王嬌妹想，這許是女學生給他的信子。

左看，——不懂；

右看，——不懂。

我爲什麼不識字？識字，我至少可以知道裏面談什麼了。

鄰村的爆竹、火藥鈍又响了。她還沒有睡，他還沒有回來……

爸爸在元旦飯檯上對他叮囑及寄望，無效；媽媽初二晚上向他流淚，無效；王嬌妹不言不語的期待，不是更加枉費心機？

李思倫剝着指甲泥，低着頭，好久才說：

「爸愛我，我知道；媽愛我，我知道——」

王嬌妹以爲下文是：「王嬌妹愛我，我也知道。」但是，下面的文句全變了。

「我那能和一個目不識字的女子結爲伴侶？」

王嬌妹曾看過崩屋，看過塌坡，它們沒給她怎樣害怕，這次希望的毀滅真想不出那害怕和哀悲，要用什麼話可來形容了。

這事情貴全叔母知道了，周家文伯也知道了，那王嬌妹的父母既又不是聾子，當然也知道了。李思倫因升學的路綫遭敵人的砲火之網隔斷，到雲南澂江中大去，家庭的經濟能力又担負不起，不是？在高中畢業前半年，德全伯家還賣去從祖上遺下來的田業呢。

新年一過，他得到張老師的介紹，到距家三百多里的×縣後期小學任教務主任去了。

端節了，潮汕淪陷了，幾十年住在汕頭，從未回家的文卿叔公也率領家屬回來，李思倫却沒有回家。

王嬌妹到娘家去，母親知道了勸解：

「你不要傷心，有身子還怕嫁不到好人家？嬌妹，人生有幾個十七、十八？既然他不要妳不如兩脚打背梁！」

「走！」像移花接木已經根深蒂固的王嬌妹，翁姑的恩愛，家庭的自在，使他怯於另闢新途了。父親也憤然的作主意：

「秀妹比你小，什麼事都有主張，妳却十聲九不應的，總是哭，哭得好事出來？」

王嬌妹的母親送她回去，姐姐對姐姐便對起嘴來，只聽見德全伯母說：

「人家的好親戚教兒女待奉翁姑，敬愛丈夫，妳却教兒女生離改嫁，簡直時豬親狗戚！」並不示弱的聲音，極盡能事的攪亂德全伯的家庭了：

「塘裏沒水難養魚。你想留住我的女兒在你家一生一世守生寡？」

王嬌妹沒有兩腳打背梁，她的母親沒有吃飯便兩腳打背梁走了。

德全伯一次二次寫信，不歸；拍電報也促不歸；縱然寄得到口信，李思倫也只有當做耳邊風。

六十二歲的德全伯，一生從沒有走過二百里的旅途，這一次才開始作三百多里的跋涉。帶着一張憂鬱的臉回來，私私地對老妻說：

「讀新書真是讀反了，思倫呢和一個披頭散髮的女妖精住，名叫高瓊的，頭驢要生在一塊了。」

「生兒的身沒有生兒的心啦，現在腳筋硬了，只願自己花花世界，爸媽家庭都忘了！」

抗戰毀滅了不少都市，建立起無數的農村，向來被時代忘記的石洞村，也來過許多宣傳隊，每次宣傳隊來了，貼標語，繪漫畫，演說，演劇……這一次說要推行識字運動，掃除文盲，要舉辦平民夜校。……

以前，演說，演劇，王嬌妹聽了看了就算了，這一次「識字運動」「平民夜校」那些字句，一字一字灌到她的耳朵裏格外洪亮有力了。

王嬌妹不但留心聽，留心人家說，也會問過思誦哥：

「平民學校是怎樣的？」

問明白後，她報名了。

女先生沒有什麼架子，和姊妹一般親熱。牽手打脈，同出同入，有問有答。

聽爸媽的話清楚，聽思誦哥的話明白，聽女先生的話，有許多却不甚清楚、明白。

德全伯向來不主張女子讀書的，說讀了書容易傳消去息；現在天年變了，兒子變了：他想到兒子，那裏還敢固執呢。

王嬌妹日間一樣勤勞操作，夜來點了一支火把到聖王宮去，三更半夜回來還勤描紅字。

有感於需要的學習，容易上手；有希望和目標去求進，特別神速。

年青人苦是苦不壞，懶才懶得壞的，王嬌妹日夜辛勤，一個月後，日曆看得出，連燈籠、門聯，及其他淺近的字也認得清，指得明了。由于對自己的名字特別留心吧，在雨笠上寫「王嬌」兩個字，大家都稱讚像字，筆劃也配得好。

德全伯半年多沒有的笑容，又浮起來了。

「肯學習，收益沒多也有少的。」

德全伯母也說：

「王嬌妹初去時的字我還看得清，現在她讀的書本上的字兒，像螞蟻那樣小了。」

叔婆，孀子，嫂嫂，姊妹……都聚在一塊，有時讀，有時唱，有時寫，王嬌妹從未嘗過集體生
活的美味，沖淡了心靈中許多苦味的記憶。

剪除了煩惱的亂絲，剪除改嫁的念頭，也剪除了頭上一團臭辮子。

貴全叔母一見，不知打趣還是心坎中流露，說：

「王嬌妹像女學生了。等思倫回來，他是教書先生，你是先生娘啦！」

她含羞地低下了頭，但是李思倫的話在耳畔響了起來：「不識字的女人，多是土頭土腦的，無法和讀書人結爲終身伴侶的。」現在，她起碼有資格和他結爲伴侶了。

「我沒有偌大的福氣」。可是嘴角上却掛起笑蕊來。

德全伯將這事，示知了李思倫；王嬌妹也曾寫了一封信給他，半月以後覆信到了。

裡面有稱贊，有鼓勵，還有願望，——願望永遠成爲異姓的兄妹……

或許是鬱勞傷身的緣故吧，那年秋天，德全伯的病一打頭便沉重到不能起床。

李思倫對爸媽是孝順的，接到電報家來了。

德全伯的生命，不許他去看兒媳在家庭演多幕劇的結果是悲是喜，舌硬不靈，也沒有叮囑什麼話，只用左指指思倫，右指指嬌妹，併攏在一塊，隨即鎖起眼皮。啊，眼皮已是失去了精力的鑰匙，永遠不再開了。

德全伯母在號哭中，夾雜着咀咒：

「爸爸完全被你們逼死的……」

李思倫十分悲痛；悲痛是一回事，懺悔又是另一回事，似乎在這裏不相聯屬。

王嬌妹全權主持喪事，這喪事雖草草完結，却處處顯示出能耐，可是李思倫却沒有放在眼裏。當四門六親來吊唁時，他的岳母問他：

「思倫，我的女年紀小，有什麼得罪你，也要多多教她，教好了都是你的！」

「在處喪哀慟的日子，不要說這些風涼話了。」

這答詞把岳母預早準備好的話全炸毀了。

喪事完了，李思倫左臂上纏着黑紗，說是爲國家育才要緊要走了。

貴全叔母教王嬌妹，她的母親也教她好好地問個上安下樂。

他們從來沒有吵過架，在王嬌妹初來以後，偶然有點齟齬，不一會又好了；幾年來沒有吵，也沒有罵，反而臉皮比有吵罵還難堪而生硬得多。

她鼓起勇氣，一次，二次，已第五次了，週身發熱，臉上火炙了似的，手脚也顫抖起來。

機會是很多，可是錯過了。都

有時看他在寫信，又怕得罪他；遇他不瞧她，又不知他高興不高興；迎面碰了他，稍一遲疑又過去了去……

終於當他在媽媽房裡打疊衣物的時候，顫聲喘氣，蒼白了嘴唇問：

「思倫，你對我到底怎樣？」

「好的！」

她揉着衫尾角，再也想不出第二句話。

「求你保護我的家庭，如同你眼中的瞳人！——我們永遠成爲異姓兄妹。」
媽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說：

「思倫你十分心腸，以九分對那個女人，一分對王嬌妹吧！」

「那個女人」在王嬌妹聽來，簡直是處判死刑的判決書，眼前一陣黑，隨即便倒下去了。
醒來，一切環境依舊原個樣兒，只沒有了爸爸，走了李思倫；只有媽媽像是她終身的伴侶。

「……………我不久要跟你的爸爸去了。」
秋風嗚咽地在屋脊上捲過。……………

註一：新舅客族即稱人的媳婦。

註二：修卽是指吃齋理佛和誦經，此處指來老受苦也。

註三：東江埔梅一帶孫喊祖母叫阿妮。

突圍

雨止了。

天顏還糊混着淚痕，那灰絹般的雲巾，不住地對它拂拭，那單調的言詞說着風涼話，誰知道能不能安慰那天心呢？

這是殘冬惱人的天氣，那邊修道院裏，數月來新紅代替舊豔的夾竹桃，於今，已風乾在枝頭，枯乾，焦黑。我想起在壯士們血管中奔騰的熱血，洒在戰場冷燼了以後，是同個樣兒，可是，在抗戰史中光榮的葉上，它們已留存了凋零後不朽的英名；而那邊的夾竹桃，雖然過去逞過芳華，而終於感身世蕭條，頻頻地像嘆息：年華易逝，憔悴吻去了香腮。……

我的心被這殘年的暮色，敷上了一層似怨近艾的憂鬱。

走出了工作室，我本來要在四季不凋的南國風光中，吸取一點尙留青葱的快適的。想不到給這種渺小的植物，飛落一陣閑愁、悵惘，撒播在易感的心頭。

我掉回頭，眼光在那列圍牆上重重地碰了一下；我真恨它，在辦公時它阻攔視線往外散步，這隔絕宛如要將我禁錮得近視才安心似的，好在心情，不致受這有形而固定的牆所限制，羈禁爲無罪的囚徒。

突圍

山頭凝着水汽，東河車站的塔尖鎖着暮烟，在這濃重的低氣壓下，如同乳酪遲頑地鈍流，我看着塔尖，想起前年在縣城公學時，散坐在校門前的晒台上，攀撫着左隣同善堂門外的字紙塔尖，交談着上課下課，二百多名小學生發生的微妙的事跡。

那所學校，是附城鎮聯合設立的，同事有十二人，但在晚飯時分的黃昏，隣近的同事都回去後，就少到我和另一位姓楊的同事，此外，就只有女同事周修文先生。

周修文比我和老楊先進校半年；我初到的時候，同事們都像以他人的秘密來和我聯絡感情似的，說校長時常到她的房子裏，很久的時間不肯出來。——我總括他們的意思是：樣子是有點曖昧。

此後，我極力避免和她談話，想到：和她多談不能使校長好過，就不如和她少一點子來往，使他順眼一點。沒有好管閑是閑非的心情，更沒有矚目附耳的探奇盛意，冷靜頭腦所觀察，日積月累，曉得有夫人有兒女的校長，比一個二十三歲老處女的進取心還急逼，因此有些同事關於校中舉辦要錢的事，便先和她商量後再開口，這樣十有八回是圓滿的，爲了校務的部門進行的便利，老楊就常常走這條「路線」。

老楊的個性，是很乖古偏激，立異鳴高，且善於強辯，常常引起我和他爭論，每次粗狂的吵嚷聲，在黃昏或月下扭做一團的時候，她常離開深堂幽室，噙着嘴說：「你們又豪談濶論什麼大問題了」。以後，旁聽了一回，便躍進「重圍」來參戰，她的理論基礎很好，放言也很謹嚴，而站在老楊那方面的時候很少，或許就因爲這個緣故，我對她的印象始終是好的。

可是，兩個人在一起時，總是沉默寡言，沒有談論過或研究過一項問題，有時不是她報告一種事

物，我不參加意見，說完了就算了；便是我把應該要說的語，原原本本沒經更改，「照案通過」了便結束。所以，一學期來，我翻遍記憶的箱篋都找不到相對的舌戰。

在端節以後，敵機在這縣城，曾有一度兇殘地想把它毀滅。縣政府下令疏散後，婦孺都躲避，影響學校照常的授課。接着今天來一串謠言，明天湧現一幕虛驚；也就在這個時候，周修文和校長的關係，在外邊同樣嚴重地流行着，傳染着，這座學校在兩流交襲下，似乎就要悄悄地沉下去似的。

秦校長在這縣城中，給人認識的是辦學的熱情和經驗，所以能在這風聲險惡的攻擊下，中流砥柱，而他更借這個時機，加強了攻勢向她糾纏，然而每次從她的房中出來，增加的都是眉頭的緊蹙，眼睛陰淒淒地黯然無光，在簷前前後後來往轉折着，踏得年久失修的沙灰剝剝地呻吟、嘆息。

周修文一種矜持的、端莊的言談風度，配合她溫文的舉止，常令人生起崇敬、凜乎不可侵犯的感覺，她和我熱烈爭論，就是她站在老楊那邊說話的時候，偶有討論男女間的問題時，就是隣校老俊來訪我，引起張三李四的戀愛關係時，她侃侃而談，有評論有主張，很有見地地如熟悉地形的「尖兵」，領導我的怯弱的意見向前挺進，打破「按兵不動」的沉悶局勢。

談鋒指東撥西，往往由老俊「孤軍直入」的勇悍，突入她本身問題的「陣營」裏去，刺探出校長對她確是激情，而她在冷淡不得的情勢下，過量的消耗和散發她的心神，她的心防用理智建築得很嚴密、堅固，決非盲目的風雨所能搖動，也不是苦苦糾纏，而用不自量的慫恿，能夠買得到她退守或出城「投誠」。

「我和校長先生有什麼關係呢？就硬說有，不過是同事的關係。」眼睛堅定地閃出屹然不動的光

華。「我不相信在男女間不能成立崇高的友情的。」

「她對你是好的……」老俊打算作進一步的探索。

「我對他也並不壞，——每天依時授課，學生的作業按期發還，一切的校務，落到我責任的肩上的，我從來沒有推卸！」

「校長對妳有一種超乎同事友誼以上的主張！」我跳着心臟了。

「這是他黑暗的思想。——我，那兒計較得這許多，裏面的潛在意識，誰有那樣多精神與時光來對它們浪費呢？」

「……………」

「我雖然生得很醜樣，不是我誇口，幾年來像碰到這種的事件真使我奈何他不得！一個人爲什麼一定要結婚？活得這樣無聊，要找點牽累來掛在自己的身上，斷傷、打跛自由行動的靈魂，硬要去屬於某一個人佔有的私物？」

她更解釋女人在社會活動，爲國家奔勞，常因爲婚姻問題的阻力，攔回家庭的廚房裏；許多女子一生下孩子，便全功盡棄，寂寂無聞，這是很可惜的事：「我一個人就是例外吧，也不會影響於國計民生。」她託老俊把她的意思，有機會的時候，能夠對校長負責一說。

半個學期我沒有踏進過她的房間，是避免校長誤會，她的游移的心情，會像蛛絲黏掛在第二個人的身上。我不能解除他的困難，故不願給他內心加多一重煩惱，因爲他的家距離很近，黃臉婆每天到校中担水，衣衫素樸，言詞清麗，在謠言飛滿城廂時，她好像沒有聽見，與人無爭的古井般的心，虔

獻給校長以原諒。每次碰見周修文依然相見相問，似乎自憐不配做校長夫人，只能做校長父母的媳婦，和兩個孩子們的母親。而校長就不是這樣，一看見她，眼睛就掉開另一個方向，像世界上無論任何東西，都比她美好而悅目似的。

他對於兒女是很愛惜的，珍珠在四年級，寶光是幼稚班。珍珠她懂得父親在校中的地位很高，對於同學因驕傲而惹起的事件很多，同學報告了校長，在平常是斥責兩句就算了。要是周修文在那裏，他必定找到鞭子，恨命抽打，暗中無非在示意他對兒女的愛是很淡薄，只要你肯愛他，他什麼犧牲也願意……

諸如此類的事，層出不窮，在這種情勢下，徒見秦校長心勞日拙，不但熱誠燒不軟她的心，反而使周修文有一個時期，每天一進房，就嘖的一聲，關上了房門，接着擦嗒一聲，門便「三緘其口」了。我雖沒有踏進過她的寢室，但下課時從那兒走過，偵探般的眼色，跟着她的身子塞進去時，瞧見裏面一切的陳設很整齊，和她純正的思想，淨潔的靈魂同樣地調和。

那年××縣政府奉命舉辦第廿五暑期講習會，每個學校要派員去參加集訓，周修文在校長的恩寵、而又是她自身願意的條件下，她便被派去參加暑訓，而我雖然沒有得到學校當局的津貼，在老俊盛意虔虔邀約下，也自掏腰包前去參加。老俊每起討論的軸心作用，我和她便很多研究教學上，以及和意到口隨的各種問題，因此對她更加深一層認識。——認識她對祖國的工作熱情，超越過父母之愛，及所謂終身大事的戀情。

半學期的同事的友誼，如果沒有這二十天暑期的補充，可說是十分不夠健康，而且是「弱不禁風

」的。

在未結業前一週，我就接到了朋友的電報，促我火速來韶關，担負新聞宣傳的工作，一匹在心籠中歛翼了日久的興致鳥兒，欣逢放生的慈善家打開了籠門，如是迎着烽烟，隨着號聲，撲到一座雄踞粵北的舊關來。……

每逢和一位故鄉的朋友會見時，在臉龐、在衣履上的風塵中，就展開一幅濶別後鄉關的風光圖畫，和嗅到鄉土氣息。

那一種親切的况味，無踪無影的飄掠過明藍的心胸、腦際，一幕幕映演在旅人懷想的眼底。

月前老俊來韶投考中大，在四邊竹筴的私室中，固沒有把臂傾談，說到年前在月下校門前談論邊機空襲及潮汕戰局，或是在城堞上踏着黃昏的暗影，有時在七星長橋看打柴的婦女「滿載」來歸，或是在燈光下扯談縣政及校中的活動，……在見面之下，又川流不息，絮絮叨叨的亂談亂說。高興起年：你打我的大腿，我拍你的肩頭，終於說到了周修文的身上去，他像是「接片機」一樣，又打從前別離後接連起來了：

——周修文自那次受訓回去，外頭有一班想乘隙「打倒校長我來做」那樣居心的人們，又大放弱氣，而校長頑抗的個性，堅持作戰的信心，因為上頭的縣長保證，那些推波助瀾的「助推」畢竟是小小的，不能動搖他的地位，而他因為對她苦心經營，而沒有卓越的建樹，又再順着這有利於他的謠言，加緊向周修文二度進攻了。一個女人無論怎樣堅定不移，總不能克服「裏應外合」的「圍殲」，是以只得突破重圍，孤身出走，走出險惡的環境，求心靈片刻的安寧。

——她離開學校，因為她對於醫學及有救護悠長的經歷，不久便進入縣衛生事務所裡去工作了。——而頑強作戰的校長，對她仍是堅持一貫的戰畧，沒有放鬆過他心目中認為是必得的「勝利品」。但是，這「勝利品」沒有獲得，就是周修文沒有被「俘虜」。反而對這自投羅網，妄言蠻動的「階下囚」，予以同情憐憫的釋放。

「你這個人真是不自量，難道你請我為教師，連我的靈魂都要和你訂契約嗎？假如，你在關券上的明，或許是坦白地對我聲明一句，不要說一年六百元，就是萬六，或十六萬，我都寧願保住我原來註清苦的！——想不到你會有一副陳腐的頭腦！」

——秦校長的「暗襲」失敗，「明攻」又大受挫折，像受了哭喪棒般的走出來，「陳腐頭腦」「頭腦陳腐」四個字，一勁在腦子裡顛倒，蹦跳着，他似乎受了無限的恥辱，又似乎在他的血管中注了一枝強心興奮劑，他想自舊制中學畢業後，對於學問的進修，確是很抱歉；每次和她討論問題時，有許多新術語，背後便去問老倭他們。這時恰逢廣東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繼續舉辦，他便毅然決然的應縣財務委員會之命調遣來南雄受訓，兩個月後，帶了優秀的成績回去，好像躬身實踐了她的諾言，在訓練中頭腦洗刷過了。

——他加強了信心向她糾纏，勢在必得，周修文兩個多月，稍為寧靜的心湖，又投下石塊盪漾着不堪煩擾的波瀾，胸膈中像一隻瓷盆粉碎着一樣東刺西棘，秦校長新的策略，仍是一籌莫展，終於得到第二次的裁判。

「秦校長，你到底看我是個什麼樣的人，你老是朝朝暮暮想求到你的滿足，如果說，你怕無後，

你已有了兒女；你想享樂，這是國難的年頭。——就我許給你，也決無樂給你可享的，還是在你賢淑的夫人那兒去求舒服與滿足吧，何必偏要向必不可能中求可能的絕望呢？」

——秦校長受了打擊，一肚子鬱氣唆使他向妻子身上去發洩；身受的污辱，便毫不躊躇地賤賣給她的黃臉婆，拳頭脚尖飛灑在她的身上，哭號申訴的呼聲，擾亂了渾圓的家庭，硬逼黃臉婆改嫁，而她那裡肯捨棄兩團親生肉呢？只宣稱：「我到尼姑菴裡吃長齋去；」然而，他認為眼中釘的東西頑固地非拔去不可。後來，他的女人直到周修文那兒去哭訴，懇求她答應她丈夫的要求，並聲聲句句說：「我永遠木魚經卷，與妳無爭，……」

老俊輕瞞談寫，和盤托出，忘記了赴致中大過期的惆悵了。

「你知道老周怎樣對她說嗎？」我和妳的丈夫有什麼關係！我不是偶像菩薩，更不是基督教徒憧憬的上帝，我那兒有許多慈悲來施捨與妳呢！妳回去對他說，我周修文不能屈服在強者之前，也不被任何人的求懇而出賣肉體。如果我甘願，就嫁一個屠夫，一個商人，我都不後悔的！……」以前我們還不知她的意志那麼堅決，那麼超脫！——秦校長現在受到社會的評論是惡劣極了。」

他又告訴我，當他來考中大時，曾見了她，要他出來以後問候我。「問候我」，她在這個惡劣環境裡還記得起我，我尊敬她，我感激她，事後我會給她一封信：

……爬出鄉井的圍欄，又投入市井的淵窖，翹首望天，客心每牽鄉夢，老俊來留後，去春的生活情況，有如晴空的彩雲，一朵朵的在腦膜中飄過，給旅人無限的嚮往、追念。

敬悉妳在衛生事務所工作，駕駁心猿，鞭策意馬，以英勇的雄姿，出入於唇槍的流彈，舌劍的寒光之下，拳騎斬將，迭奏虜功。這種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襟懷，就是大勇者所挾持的大志啊！

復承殷殷寄問，勾起在校時院子裡的往事；老楊狂歌漫舞，妳則濶論豪談，事隔經年，記憶中猶如昨日，於今席散筵殘，東天西地，追懷疇昔，不勝依依。

縣城由緩變轉為突變，個中情形甚望能不吝賜知！謹致
解放敬禮

茫濤十二月廿七日

山羣露出很鈍的曲線，塔尖的烟霧亦已撥開，在記憶中有着印象的事跡，寫起來很長，而在腦際間掠過的時間不過十五分鐘的光景，那時，我望西天在薄雲中隱現的晚霞，輝映得大地的景物，淡淡地着下金黃的畫彩，增強了幾分詩意。

「茫濤先生！」在背後傳來熱悉的叫喚，接着「嘻嘻……」的笑了起來。

「你，你……」我看到正是周修文：「你什麼時候來了！」

「昨天晚上來的，她今天上午來找過你……」一位女同鄉秀金說。

「我剛才……」想到這句話有語病，隨即咽了回去。

周修文依然和以前一樣溫文的舉止，要從五官中探出堅拒頑抗的疲勞與厭倦的殘痕，一絲兒也找不到，只見她的眼光放出更堅定的光輝，在幽暗的會客廳，閃閃發亮，更令人敬慕。

她告訴我冒險的精神不夠，不能像秀金她們勇健地衝出家庭，爲抗戰而流更多有價值與意義的汗血，她又告訴我，老俊在老隆時曾會見過，告訴她關於我的近況，她還說接到我的信打算馬上作覆，因爲動程在即，預早的告知，不如出奇逆料的相遇……

「我的事老俊已對你說過了！以前誰知道秦校長會那樣乖僻，不能容一個女朋友的。」說到這裡搖了搖頭！「我這次接到女朋友的信，要我即刻到桂林去。那邊軍火庫要人！」壓低到耳語時一樣，恐怕這秘密飛出那容易洩漏軍機密令的窗口去。

「好的，妳的心的爆炸力是很強烈的，希望妳到了那邊更能製造更好的炸藥，去對付更頑強的敵人！」

「這是理想太高的話，我不敢奢求；事實上，我自己出了校門在汕頭旅汕學校教書，以後學救護調劑，汕頭淪陷回到家鄉，又是在教壇上混飯，對於抗戰還沒有盡一點力量，那能夠就談那不開胃沒有出息的結婚呢！你說是不是？」

我不能說不，又不願唯唯諾諾敷衍過去。

「你應該把妳的懷抱對秦校長說呀！」

「你還不知道他的固執，蛇一樣的糾纏？他到現在還執迷不悟，你想有什麼辦法？離開學校走不脫，悄悄地離開家鄉還不知能夠走脫？——千祈，如果他有信來詢我的郵址，你千祈不要告訴他！」

看她叮嚀「千祈」兩個字，沒有一點妥協通融的神氣；隨即掉轉頭又對秀金說：「千祈千祈！」

「當然！」

「秦校長如能這般熱情，追求祖國的解放那就好了。」

「我什麼語也和他說過，忠告他，笑笑他，斥責他，咒罵他，——都沒有用，這真是我的不幸，才遇見這怪人，細想起來又好惱又好嘲！」隨即起身；「我今晚七時乘特別快車去的，還有衣物要收拾呢！」……………

「願你把我抽象的話，用具體事實兌現它！」

我立在門檻上以無限的希望傾給她。走了十二多步她慕然回過頭來說：「千祈不要告訴他呀！」遙望東天，一輪明月撥雲而出了。

前 路

——大路之歌

是誰障得了我們的前路？

大清早，秦月娥從被巢裡蛻出上半身來，望望外面的天光，慣常地把惺忪的眼睛，投射在那糊糊的土報紙上。

那土報紙有大小標題，以及長短行的空格，兩面的字跡錯綜地重疊着，好像要下雪的天容，堆積着黑沉沉的雲塊，遮得房子裡特別的陰鬱黯啞。

這座房子的四壁是全用木板釘成的，木板沒有經過刨刀，只是鋸開了就算數的；所以鋪釘起來，一塊覆一塊的唧接着，沒有再糊泥批盪石灰，一眼看去滿壁都是粗紋的皺摺。

糊窗紙黏扯得不很緊，吃了一陣寒冷的西北風就鼓脹起肚皮，但是，如果風從那板壁的縫隙裡擠進滿房的時候，而它又好似馬上消化完了凹陷了下去；就這樣，時飢時飽，咕唧咕唧地一夜鬧到天亮。天氣仍是那那樣的嚴寒，秦月娥打了一個寒噤。

秦月娥的丈夫鄒文新，整顆頭顱都蒙在被窩下，只露出披散在枕上的一縷頭髮，是異常的散亂。她無精打采的用手扯了扯鬆散了的被角，穿了羊毛背心的身子受不住冷，又索索地顫抖起來；如是，再縮回那甲殼似的被窩底下去了。

鄒文新給秦月娥的身子瑟瑟縮縮的輕碰了一下便醒過來了。稍爲探出了臉龐，絲絲地抽着氣，捱着冷，很戒意地問：

「天很亮了？」

「房子裏都有了光，外頭一定是很晏了。」秦月娥一想到她的丈夫已給×縣政府這次裁員被裁撤了出來，於是用低沉的調子說：「管它亮不亮，我一看到天亮就討厭！」

「我不討厭妳偏討厭，討厭什麼？——以往天天一早上辦公，撈得一份薪水，吃不飽餓不死的。……」

秦月娥不出聲了，心裏却這樣回答：「有事總不如無事好，有收入出超總不致那樣大，」但她曉得如果再拿家常的鹽米的事提出來說時，鄒文新又要發很大的脾氣，而且還會關聯及許多不必要的問題上，叫自己受到更多的委屈。於是，又從新爬起身來，打算早一點到街上去，因爲今天是限價實施的第三天，可以買到年前十一月間的平米了。

她那時，似乎聽到隔壁的章太太有拖鞋擦地板的聲音了。章先生是××銀行的辦事員，因爲入息好，每天穿着西裝，上半天又不用辦公，蹲在家裡，吩咐章太太做的事很多，但是歸納起來，都是關於飲食消遣方面的。

秦月娥一壁穿衣一壁喊：

「章太太，你也起床了麼？」

章太太聽到了懶理懶理的唔了一聲，那低弱的聲音秦月娥沒有聽到，心想：是的；自己的丈夫有

事辦也是那麼寒酸，沒有事了，她不是更嚴防尖鑽到她的手提袋裡。

「叫什麼，妳以為和人家打招呼，人們一定高興，情面就可以維繫得住？」

「照你說，應該和她結冤了。」

「不過我說是，做人要識人意，這幾天來對妳對我都特別的客氣，這種做作，是虛偽的表情，用意無非是敬而遠之的。」

「這真是冤枉人啦，如果她對我們不客氣，我們又一定會說是輕鄙我們；——不過，我也曉得的，人窮人見賤啦！」

「知道了就好了，所以，凡事要機警一點，解意一點，我寧願苦，不甘願隨便跟人家嘻嘻哈哈的討人家的煩厭！」

秦月娥把枱上的灰塵低頭噓氣吹淨一點，隨即找了一條抹桌布，在竹椅上用力撲打了一回，然後在床底下抓了一把劈柴走到了廚房裡，冷風依然是一陣陣在紙窗上咕唧咕唧地發响。

鄒文新躺在床上，習慣隨時在暗地裡催他起身，然而一股心靈裡的疲倦又沉重地緊壓着，他有滿肚的牢騷，滿眼都是憤恨，他裝得很冷淡，無所謂的，對人談起話來，總不肯把隱衷告訴人，因為他曉得這是自己的弱點，弱點不該隨便袒出來，招惹那勢利的眼光看見，裝一陣表面上的同情，而實際上却暗地裡警戒，提防。

鄒文新是不能享天亮睡覺的清福的，他把被窩的兩旁塞到身子兩邊壓着，像一條作繭自縛的春蠶一樣，於是又繼續想起他這次被裁撤出來的事件上去……

鄒文新是×縣府稅局征收處的課員，二年前張博齊任縣長時，他的一位同鄉麥陵先生在那兒任財政科長，麥科長跟縣長有十幾年的歷史了，縣長信任他，而鄒文新曾在麥科長的鄉間任過四年小學校長，他每次回到鄉間從兄弟叔姪的嘴裡，聽到鄒校長做事認真，辦學得法，尤其是非常盡職，宕學生的功課很少；鄉下人的眼睛裡，對於學問要怎樣才得體，現絲什在教育應麼方針，訓育兒童要如何……他們一概可以不過問，只消勤慎任教，課外活動不要過多，學校裡時常有教師的講書聲和學生的讀書聲飛送出來，就足見盡職，教育有方的；鄒文新很懂得鄉村父老的心底的要求，就擎了這支順風旗，博得了家長們不少的稱譽。

麥科長在沒有和鄒校長見面以前先有了好印象，見面之後，看他穿一套陰丹士林的長衫，背面有一二串淡淡的墨水點，笑的時候就笑，——放量的笑，講話也好像想得到的就說，嘴唇和鼻頭都是平板正直，一對眼睛更是慎重地那麼純樸那麼老實地在放光。鄒文新對於辦學得到鄉人的稱譽不但沒有顯多的驕傲，似乎沒有聽見了似的謙虛着，麥陵先生因此加深了一層的認識，心裡這樣叮囑着自己：莫忘記，有機會時候，提拔提拔他……

所以，張博齊任縣長的消息發表後，麥陵的財政科長也馬上成了事實。鄒文新在鄉間教書因為生活程度高漲，每月的收入不夠一人的糊口了，於是，便跟麥科長的兄弟麥秋榮，麥志一同到×縣來。到了這裡麥科長當年對他心裡的囑咐，很鮮明的一點也沒有黯淡，其他的兄弟還沒有設法安置以前，就先將鄒文新的名先安插進了×縣稅捐征收處課員的行列裡去了。

鄒文新第三天便把行李遷入×縣府開始辦公了。

稅捐征收處，顧名思義便知道是征收稅捐的，鄒文新在那兒工作，也不消說是和收稅征捐是有密切的關係的，是啊，他日常的工作就是管理屠捐，房舖捐票務那一門的職務。

老實和拘謹好像是鄒文新的天性，他在崗位上工作，爲了得到了麥科長的信任，這種命途上得遇賞識，每天出入的鈔票隨着物價的上漲，人口的增添，而數目亦跟着位數加長了起來；麥科長的兄弟是比他以後才進來的，而且職務都是稽查員，或征收員；甚至還有是僱員的，每月的薪額比他低薄，起初他們也常跟鄒文新談起生活上及工作上的問題，及後，漸次和鄒文新隔閡了起來，原因是每次邀他上茶樓，看電影，鄒文新一概予以謝絕，並且，有時還多少擺出校長訓學生的神氣，說在抗戰時候應該奉行節約，把節約又解釋了一大篇，理由是很正當而漂亮的，但是，在他們聽來心裡總是不感到舒服，而且覺到他的「死板」，不曉得「通權達變」……

當他們撇下了鄒文新一個人在房子守一盞電燈無聊的時候，麥科長的兄弟們的皮鞋聲已走了宿舍和大門，那個麥秋榮拐個灣便說：

「這位先生只能夠做守死屍的狗，成天狗守死屍一樣的守住票據和鈔票！」

麥志，周高亭都笑了起來，麥志肯定地插上了一句：

「他完全不合大時代的節奏；只能在鄉村裏辱小水呵。」

「廣州人常說，一個大鄉里到都市裡來四個階段，古、靈、精、怪、而他却是永遠那麼古老死板！」這是他們的同事周高亭麻子說的。

鄒文新對於這些評議是聽不見，就聽見了，也不會改變過來適應「時代的節奏」。所以，每天仍然同樣「辱小水溝」一樣的「古老死板」。

這樣做，不消說麥科長很器重他，時時在背面說他的好話，他自問良心，認為這種發掘至少和張監長對他的信任一樣可靠，不是一種投機，也不是諂諛，捧大腿，完全是選賢任能。

鄒文新從家裡帶出來的衣服鞋襪破了，自己縫補，髒了更不消說自己洗濯，而和他同來的麥家兄弟，却一套套的購置新衣服，皮鞋，起初內衣褲是自己洗，不久連手巾襪子也給人家洗了，有時，鄒文新下了辦公回來，身子極疲乏的時候，麥秋榮、周高亭和麥志剛從餐館裡臉孔紅艷艷地回來，打着飽噎，鄒文新曾問起他們來：

「你們常常外餐，到底是誰請客？」

「當然是鈔票請我們的，」麥志冷靜地回答，因為剛抽一肺子烟，說話也似乎朦朧了一點子。

「是的，鈔票不請我們還會做不速之客？」周高亭橫躺在床上，眼睛朝着天花板，麻子的凹陷處特別的紅，分明是飲過了酒。

「你們的薪水——」

鄒文新的話還沒有說完，周高亭先把雙腳蹺高一點然後向下一甩，身子馬上坐正起來：

「我們的薪水比你的少，那我在外面館子裏吃飯也沒有資格了？」

「不是，」麥秋榮拍了周高亭的肩膀「他說我們的薪水都自己吃光了，不像鄒先生每月要寄錢回家，他想訓誡我們一番，因為鄒先生以前是校長。」

「不是這樣說，我怎敢訓誡你們！」

坐在鄒文新背後的麥志，賣了一個鬼臉，同時做着辱水的手勢，他們都笑了起來。

一天晚上，麥秋容和衣躺在鄒文新的床上，叫鄒文新也躺下來，起初鄒文新以為他們是腰間幣盡，要和他商量借款。等到心裡的感覺的隄防建築了起來，裝作十分靜定的樣子坐在床沿，而麥秋榮好像已看出他的防備，用「中央突破」的話「單刀直入」的自白着：

「鄒先生，我不是有什麼與你不利的事商量，躺下來，我告訴你！」

鄒文新掩掩飾飾地否認着說：

「不是，不是的，不過，我以為有什麼商量，也不妨大聲大氣的，——事無不可對人言啦！」

「是呀！事無不可對人言，這是對的。」於是麥秋榮也坐了起來，用嘴唇湊過他的耳邊去，在鄒文新聽來，麥秋榮的呼吸是很急促的：「你是管屠捐的，我想和你商量，你給我一本票子，不要編寫號碼，這樣，我們每天就可以分到一點子外水了！」

「我以為是商量什麼事，這樣明明與我不利的，你不過要我自己去掃監獄自己坐吧了！」

「不必看到這樣子嚴重，你的忠實不但麥科長曉得，連縣長也明白了。人，最怕人懷疑，懷疑就等於監視，暗中一監視事情就不容易辦了。如果你肯依我這個法子，就是天覆下來，他們還以為是大笠呢！」

鄒文新站了起來，「他們妬忌麥科長重視我，用這種方法來使我和他斷絕關係，真是惡毒，真是惡毒！」心裏這樣說着。但是，他怕得罪麥秋榮，於是一切都明白了似的說：「大家爲了名譽，我

們吃飯不是吃了一頓便可以飽到死；與其一頓吃完，不如留長久來吃好了！——你說是不是呢？」

麥秋榮曉得「守死屍的狗」不懂「人性」，沒有法子商量，於是，仿效小學生聽訓話一樣：

「是，是……」連連的點頭，走出了房門，重新走了進來，「鄒先生，剛才我是和你說笑話，看你每天過於嚴肅隨便說話的，千萬不要把笑話當做正經事，在麥科長面前也說出來呢！」

「當然，當然，我又不是好說是非的人，你相信我好了！」

一條狗總是不離開廁所路的，麥秋榮、麥志、周高亭依然是同出同進，起初對待鄒文新還認爲他畢竟是做過鄉村裡的校長，到後來，忘記了他以前的地位，現在的職務，只是有什麼秘密偶然想起要商量的時候，才會想起他是他們的眼中釘吧了。

這支眼中釘在他們的旁邊，是他們認爲最討厭的，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他拔去；他釘的地位那麼堅固，像鑄定了似的。

在這個時候，麥科長請鄒文新到他家裡去，詢問他們的兄弟，到底外邊幹些什麼鬼把戲，十天有六天在外邊吃飯，而且頭髮梳得發亮，皮鞋擦到放光，衣服新製了一套又一套，而且還三三五五看電影，……到底是攪些什麼鬼。

麥科長是個正直的人，他常常驚怕用着不爭氣的兄弟，胡作亂爲，他自己不知道，而在外邊的人或同事，暗地裡却把卑污的眼色株連地塗到他的美譽上面，他好幾次碰見他的兄弟同鄉們那樣子放肆，要窮一個究竟，所以，請鄒文新來問一個明白。

鄒文新本來是個拘謹慣了的，給麥科長這樣東詢西問，只得說：

「看他們的用錢來，好像又有什麼不軌的行動；但是，想起他們是從鄉間出來，好像又不至有什麼勾當！」

「這個不準確，而且靠不住，學壞三日，學好三年，如果給我查出了有什麼，馬上撤差！」

「馬上撤差」四個字，在鄒文新的心裡用力的抽打了一下。他本來要說出他們的生活情況來，暗示麥科長注意的；但是，不能了，「撤差！」撤差以後怎麼辦呢？於是麥秋榮的囑咐，在腦子裡上上下下的爬着，終於這樣說：「我和他們是很隔膜的，我是打理內務，而他們又是外勤。」

麥科長在鄒文新嘴裡得不到要領，也就不再窮其究竟，他心裡想；鄒文新看樣子不會和他們同一鼻孔出氣，每次，他上辦公是孤另另一人，下辦公還是自己拖着一條影子，對於他不好做是弄非，在麥科長的道德觀的圈子裡，鄒文新是絕對的一等好人了

一個月以後，縣政府發生了極大的變動，張縣長爲。不能依限征集防軍建範堡壘的材料，在斧頭把鏗鏘打樹的責難之下，心裡受了很大的委屈，於是，在大義的幌子下，合則留不合則去，張縣長便呈請辭職；不久得到的批示是照准了。

張縣長走了，新任的衛縣長來了，麥科長是張博齊的謫系人物，不消說是隨同進退，當新任財政科長伍士章接收時，他認識稅捐征收處主任周寄良，爲新任了尊重前任科長的意見，賣一個很大的情面，請麥陵保留幾位老職員給他任用，而麥陵毫不躊躇用筆在鄒文新的名字上畫了一個表示留用的符號後，把筆套子隨即就戴了起來放下了。

因此，鄒文新仍然坐在稅捐征收處任職。麥秋榮他們遷出宿舍了，而周高亭還妬忌地對麥志這樣說：「真是呆人有呆福。」

「你說的是鄒先生嗎？」麥志假裝替他抱不平的執問：「鄒先生做過我們鄉村裏的校長哩！你敢侮罵他是呆人？」

「老周不是說鄒先生，誰叫你每天往外跑不坐在辦公廳裏給科長賞識，賞識？鄒先生全然是盡職「守到的」呀！」

周高亭聽到「守到的」，馬上想起「狗守死屍」，於是哈哈地大笑起來，還在從床底下搬出來的皮箱猛力擊了一拳，發出「拍」的一聲後喊：

「我們搬出去了，這隻箱子多「古板」呀！」

「你在離差曲上擊拍子，要加強節奏？」

「呵呵呵……」他們狂笑了很久，很久……

鄒文新忍耐着，心裏想，看他們鬧到怎麼樣，囂張到幾時……當他們搬出去了，對着凌亂、骯髒的地板不禁嘆一口氣：

「唉，純潔的青年，我眼光光看他們變壞的。教育，社會教育是太腐敗了……」

鄒文新永遠不會改變節拍的矜持的穩健派，任外邊的變化的浪頭多麼大，多麼响，他還好像是不聞不見似的，他每天一早上辦公，一直忙到中午。有時下了辦公還繼續的把未完的工作辦妥，周寄良常常對伍科長贊他是個標準公務員，同時對前任的麥科長也盡致敬佩的熱忱，這是自己任用的親友，

或是上司介紹的職員生了岔子的時候。

麥陵是跟張博齊的，張博齊沒有新任務之前，麥陵自然也是跟着失業下來，有時偶然在街上碰見了伍士章，伍士章把鄒文新的盡職極口的贊許，他的心裡便快樂得差不多要發起狂來，鄒文新到他家裡去的時候，便得意得一篇傑作脫稿了似地：

「我的眼睛還不會看錯你，文新你替我爭到了不少面子。照例新任不肯稱譽前任的職員的，伍科長前天是稱贊着你，有機會或許會提升你呢！」

「我覺得科長栽培了我，沒有什麼來報答，只有以清白來安安你的好心。」
接着麥陵的太太也插着嘴說起話來：

「鄒先生在我們鄉材裏教書，大家都極尊敬，現在換了一位子先生，才從學校畢業的，每天叫學生到操場上去放飛，俗語是真確確的：寧用先生子，勿用子先生……」

「麥科長！」鄒文新另有心意的着急起來：「現在鄉間的米貴，我的女人想到這裡來，每次父親來信總是說他不會當家，每月把節省下來的薪水寄回去，買不到一斗幾升米，父親已三番四次趕我的女人出來，你看怎麼樣？」

「啊，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鄒師奶要來嗎？那就叫她出來，一個人一份福，一個人一份祿，總不致餓飯的。」

接着鄒文新沉默，麥陵也沉默，在那間房子裏只有麥太太的聲音在四壁衝撞，她說麥秋榮，周高亭他們在附近各機關疏散到那兒辦公的鄉村，開了一間小貨雜店，現在已糶起米來，比以前更加闊氣

的事，好像對他們很稱許很羨慕的。

「文新先生，你以前不告訴我。」臉上給忿憤燒得漲紅起來，「這幾個眼睛生在屁股上的，完全靠不住，在外面收屠捐，你說胆大不胆大，起初便和屠商私通漏報，以後居然自己去仿印票子，偽製大印，如果給人發現了，連我都要殺頭的，唔，你看他們是人是鬼！」

「我實在不知道，不過我看他們用錢，我就異常懷疑，他們本來是好的，完全到這裡來學壞的！」鄒文新搖了搖頭說。

「枉來的錢，是不會長久的。」

「他們現在開店了，做生意是賺錢的，現在大生意賺大錢，小生意賺小錢，他比你做科長時總要好！」她瞧見丈夫也搖頭看到窗外去，接着說：「他們都是掉進毛廁裡的狗，救起來咬人的；以前一日來三次，現在三個月也不來一次了！」

「所以，我當初本不想給他找事辦的，已然來了，又不得不應酬，免得族中的人說話，自己人不用，而用他鄉人。」

這場話沒有結果地結束了以後不到一星期，鄒文新的女人——秦月娥來了。

鄒文新不能再住在縣府的宿舍裡了，爲了辦公的方便，本想賃一間距離縣府較近的地方，但是，×縣自從香港淪陷，四面八方的人俱麇集在這裏以後，到處都給人住滿了，費了兩三天的走詢，及託打理房舖捐外動的同事探問，好容易才在城南找到了一間木板房子。——很低很沉鬱的房子；這樣，

才把家眷安置了下來。

鄒文新住的房子雖然距辦公的地址很遠，他還能夠聽見敲起床鐘就起身，趕去赴升旗集合。物價不斷地暴漲，威脅到他幾乎無法維持了。秦月娥是從鄉下出來的，用費特別的儉約，可是柴是要燒，水是要人挑，而飯更是不能不吃，燈也不能不點，肥皂用完了又要買，……等到了去年冬間，水是自己挑，夜晚不點燈，不買肥皂，飯是早上燒好了兩頓以減少燃料的開銷，無論如何，也不能平衡米價的暴漲，鄒文新因為營養更不良，心情天天惡劣，每天辦公的效率是減低了下來，爲了生活，他更爲了報答麥科長的大義，還極力的支持着。

新歷年過去了，天氣漸寒，春雨常發，路上是泥濘而油滑，他每天仍然穿着一雙破爛而濕漉漉的鞋子走到縣府去辦公，耳朵、腳跟發了可怕的凍瘡。一天下午放公後，鄒文新的同事黃建業，邀他到茶館裡去飲茶，很知己的問他要不要錢用，鄒文新在這個時候，本來對於鈔票的用場是有如雪中送炭的急需的，然而他一向清廉慣了，這麼的突如其來，使他驚異了起來：看了看黃建業的手，正從衣袋裡掏出一疊（50）（100）號碼的鈔票，眼睛發出燃燒的光燄瞪着它們，忽然想起：「得人錢財替人消災」一句話，心又馬上收縮起來，他喝一口濃茶，瓜子嚙在牙齒縫裡含含糊糊的說：

「真是針筒放米也是可怕的，現在的米貴到那樣田地了。」

黃建業似乎沒有聽清楚他的齊齒音，從鈔票上撚了撚，抽出五張中國農民銀行的，嶄新的伍拾元的鈔票遞過去，鄒文新眼睛迷濛了，熱氣一陣陣從身上冒出來。黃建業把鈔票揚了揚；

「老鄒拿去吧，我幫忙你，你也有一天會幫忙我的，朋友，同事，都是互助的。」

鄒文新聽了這些漂亮的話，心裡冰冷了起來，想到麥秋榮對他好心的商量，想到了麥科長轉述的稱贊，……咬了咬唇皮把抖顫着的聲音送過去：

「在這個時代，許多人成天拚命想賺錢；一般奸商囤積居奇，弄到米價暴漲，蟲在米商店裡吃米，在我們的身上吃肉！」

「老鄒，不錯，唔。」在他發議論的時候，黃建業心裏却說：「你這個大傻瓜，待將來去吃泥沙！」秉承了周主任的計劃，給他那樣有意思的話一概也粉碎了，只得把鈔票收回來，一壁摸衣袋口一壁這樣說：

「是的。現在的鈔票不是錢，不但你瞧不起，連我也瞧不起它！」說着恨命地塞了回去。

兩條影子在茶樓前電燈下閃動時，天下起微雨來了。黃建業借口說要找朋友，懶散地點一個頭拐彎走了。

在加薪和增加米津的消息撲打在鄒文新的耳膜上的時候，縣政府裁員的消息也盛傳起來，原來那次黃建業招待鄒文新，是稅捐征收處主任周寄良的授意，黃建業把接談的結果轉告周主任以後，而且把他泛指的「拼命地想賺錢」的話，加手加腳的使它活動起來，便說鄒文新是指周主任有的放矢。周寄良給這把火一燒，週身發燒，在膝上恨命一擊，咆哮了起來：

「人蠢沒藥醫。自己不回頭看看背景，居然狂妄起來，不出聲的狗才咬死人呢！」

縣政府各科室的職員五個裁一個，大家的心惶惶惑惑的時候，鄒文新仍然不動聲色地在辦公事。「這一次裁員，只有老鄒最穩當！」黃建業知情而又伴作羨慕的口氣說。

其他的同事，都爭說：「我一定裁撤，我一定被裁！」甚至有有的對鄒文新說：「我以後在這兒有信件時要請你轉，鄒同志肯嗎？」

鄒文新給許多同事七嘴八舌的說，只得扮作莫明其妙的樣子，不自然地捫一下手又捫一下下巴，沒有抗議地應付着：「好了，誰也不知道，這是要上頭決定的。——不過，轉信是容易的。」他無論怎樣都不肯這樣說：「我一定被裁撤！」這句出自不是良心裡的虛偽的話。

張縣長召集各部分負責幹部會議的時候，在稅捐處平日遲到早退，或者是會給主任指責過的同事，大家都恐懼地焦慮着工作安定與否的問題，找到與主任稍爲接近及看樣子可以得到消息的同事關心地探問着。只有鄒文新仍然深埋着頭辦他待辦的公事。

有些同事暗地指着鄒文新，而第二個看見了手指的接着說：

「他是生了根的還用說嗎？真是如果他也會被裁，縣政府恐怕沒有職員了。」

「就是呀，奉公守法，而且是比縣長主任的歷史還深長，說他幹嗎呢？」

最後黃建業打趣似的結束：

「斜樹難倒，直樹壞根；會做事還要會做人，人事，人事，有人才有事，事是人做的，事也是人給他做的，沒有人那裡會有事呢！」

大家沉默無言，一個個都想到介紹人與自己的關係上去。

鄒文新對黃建業的話起了很大的反應，血管好像僵起來，他想這些話是很有道理，再想一層，想到伍科長對麥前科長說了話，心裡便釋然了。

鄒文新被裁撤已列入決議案，周主任爲了留給他一個情面，叫黃建業暗地通知他自動辭職，比較上面子來得好看；而且還告訴他本來伍科長及周主任對你工作勤謹是很認識的，不奈這次裁員都由上頭決定，以致無法挽救……

黃建業這次要鄒文新商量，是下了辦公吃過中飯以後，沒有以前邀請飲茶時那麼客氣了。

「老鄒，來，」隨即自己掉回頭去先走，走到後院的一簇紫竹叢後，才回過頭來，臉上很多的躊躇的樣子：「來，我告訴你。」

「有什麼指教，黃同志。」鄒文新笑着。

黃建業先將周主任的好意先說了一遍，然後漸漸地一重一重的剝着意思的表皮，起初，鄒文新心裡安慰而愉快起來，以爲是要裁撤十天有八天不來辦公，一來到以後就哇啦哇啦談打球看戲的課長，提升他繼任的，等到黃建業說到：

「辦公的職位不是自己的祖宗基業，況且現在又不是專制時代的世襲制度了，這種封建思想還得嗎？我們做事應抱這種的宗旨：合則留不合則去，所以呢——」黃建業把「呢」字的背尾拖得很長，然後用急煞板的調子結束：「還是請你知機一點，自動辭職！」

鄒文新聽到了這裏，週身哆嗦起來，好像觸了電死的人般的蒼白着臉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黃建業轉述的任務完了，隨即離開了濃蔭，走了幾步再回過頭來：「不必這麼急，明天還不遲，明天還不遲！」

隨即撮起唇皮吹着口哨走了。

鄒文新就這樣像一隻破爛的皮球，沒有一點子彈性的被踢了出來。

鄒文新被踢出來，已是第五天了，每天墮在家裏，感到沒有面子去見麥陵先生，以前還以為用清白來報答他的好心，現在名義上是「自動辭職」，實在却是「裁撤」，裁撤不是解散，無論如何總是自己不好，才會遭遇這個運數，……他整天地檢討着自己，但是，又檢討不出什麼了不起的事來。人窮思舊債，可是，鄒文新一向就是窮得沒法子放債，所以，他想不到一個債戶來。

鄒文新想起自己被裁撤，完全是冤屈，有冤無處可伸訴，只好對着灰黯的瓦頂、長嘆了一口氣又一口氣。

「唉！這都是社會組織不健全，政治道德的腐敗，我只會辦鄉村教育，不會辦社會教育！」……在這個時候，秦月娥推門回來了，把空米袋向桌子上一扔，樣子是很快樂的說：

「文新，我告訴你一件消息，剛才我見到麥科長，他聽到你被裁撤出來。他由張縣長介紹任糧政局科長，要你去担任查糧限價的職務。……還有，他的兄弟麥秋榮、麥志他們，因為昨天不依照評價會所定價格出賣米糧，被暗查隊拿到了賍證，被捉到警備司令部去，店也被封了，託人求麥科長去說情呢……」

鄒文新掀開了被窩跳了起來，也不穿外衣，在床上坐着，驚急的問：

「真的嗎？我這次要積極的做個開路先鋒，盡社會導師的責任去教訓，剷除那些囤積居奇的奸商

路 前

，爲政府管制物價，使物價平復，……」
那時，鄒文新好像看見了一段前路，眼淚却潛潛地流了下來。

浮 沉

× × 縣

當米價從六百多元一石漲到一千元的時候，這六百多戶人家的長樂村裡的居民，差不多都吃稀飯過日子了。

這個長樂村，男人大多數都往南洋星加坡、吉隆埠、爪哇島……經商營業的，自從太平洋上，比波濤的聲音更粗大，比鯨鱷的氣勢更兇狠，比暴浪的破壞力更殘暴的敵艦——敵艦上的巨砲和敵軍，衝上了英荷人的屬地的島嶼，外滙的航路給敵人斷絕了以後，那裡的人家，除了思夫念子的焦慮壓在心上之外，還岌岌自危，抱着泥菩薩渡河的情緒輾轉在痛苦的網罟裡。

他們爲了抵抗肚子的消化力，有許多人到深山裡去挖掘土茯苓，到初春便摘擷那新生的葉子來充饑解餓。

長樂村的屋宇還是很大很白，外表上還撐持住當年南洋光景好時的氣象，而骨子裡却是窮了下來，苦了下來，和這個村莊的名字背道而馳了。

到現在一石米漲至二千元了，平日依靠南洋錢作後援的人家，早已把雞、狗、貓消耗糧食的家畜宰殺光了。這個縱橫二里多路的村莊將沒有鷄啼和狗吠。但是，在這個長樂村裡，還有一家很出色的

門家，他家裡豢養着一條黃狗牯，每天還是吃三頓飯，而且還有肉吃哩！

這個家門裡的主人，他的名字是：

梁月樓。

梁月樓，他早年在爪哇營商，在第一次歐戰的四年間，由於他的眼光的敏銳，把十多年的積蓄投資於橡皮業的經營，不久價錢一天一天往上漲，他就眯起眼皮抱着膝蓋看鈔票堆高起來，等到歐戰結束後，橡皮的價格像海潮告退的時候，他又如魚和水一樣識性先退出去，把橡園變賣，讓虧蝕轉讓給承繼人。過後，便帶了女人和兒子天星，女兒愛蓮，回到面臨×江的故鄉長樂村，一面到四處買田墾，一面擇吉地建築一座堂皇富麗的望月樓。

望月樓是建在通縣城的大路左旁，從門前望出去，江水向面前正門從遠地奔流而來，拐一個很鈍角的長彎才向南流下。江邊爲了防水的衝割，除了砌了碼頭和一座水擋斜插入江心以外，沿堤還栽種一長排蒼綠的大麻竹，風過時像彈着舌頭發出「格勒勒」的驚嘆的聲音。梁月樓是相信風水的，爲求大門正面逆大江——讓財源滾滾而來，在門前望去隔斷處斬除了一叢麻竹，開了一個很大的缺口。

因此，在過路的人，以及乘船艇上落的人，都可以看到在他們的門樓上「望月樓」三個浮塑的金字，屋主人的名氏在人們的心中更普遍地閃爍着光彩了。

望月樓是三堂四橫，附加在外面的還包圍着人頭高的矮牆，面積共有四畝多地，這座大樓裏連同娶來的媳婦，長工葉對，以及一條黃狗牯都加進去，一家的人丁還不夠八口，他們住在這座九十八間房子的

樓屋，因此，到處都具着冷清和寂寞，好在他從南洋回來的時候買了一部留聲機，開起來的時候，好像極盡能事的打破了不少的冷寞，增添了聲樂的喧鬧。

梁月樓每年上下兩季吃不完的谷還有二百石以上，矮牆內的砂灰坪上，這個院落，一年之間有半年的日子是攤晒黃金的穀子，冬天麻雀們找尋食物較爲艱難的日子裡，牠們都集會般的飛到望月樓的晒穀場上來，雖然長工葉對及他的女主人用一頭劈裂的竹篙「誇誇」地刮耳地敲響着，嚇得那些瓦簷上蒲地飛去飛來，在俟候看管人疏忽的麻雀，那時更加眼紅的呼噪，這樣確實是填補不少的冷寞。

梁月樓是長樂村名聲藉藉的

大糧戶。

梁月樓的媳婦是縣城韓信初——信昌行寶號大財主的女公子韓玉珍，在這個縣份中，論人口一向有「韓半城，梁半縣」的事實與傳說，韓信初係商界的巨頭，過去每任的新縣長和稅捐處主任，起初彼此不相識，上任不久都是變爲很有交誼的朋友。財主、糧戶的兒女成婚，這份「佳偶大成」的一對親戚，誰還敢亂說不是門當戶對嗎？

是的，梁月樓每年所收入的盈餘的穀米，縣城裏往往比鄉村裡的價好，而且上漲下退的感覺也靈敏得多，所以，他回來了以後，就想與縣城裡的官場中人物發生關係，好先得到米谷漲落的消息：買了電話機，仍是摸不到合乎理想的腦袋，直到五年前爲兒子擇偶，擇到韓信初作他兒子的岳父，才算符合先旺人丁後旺財的宿望。而韓信初每次要做大批火水生意，常常爲寄放安全的地點而有極大的

躊躇。儲在城裡罷，一到春雨發了，城裡時爲暴流的洪水掩滅，把搬不及上船的漂去，所以，韓信初和梁月樓兩家成親，在兒女間的事別去過問的話，真是「天作之合」了。

韓信初在年紀五十外歲的親家看來，或許還少他三兩歲，身體胖而短，穿起長衫樣子有些像大木樁，「廣東人十肥九富」，抗戰初期信昌行代理美孚行的火水，因爲他在商場中的戰鬥經驗與眼光亦不讓他小鬍子的親翁梁月樓，人們常說他：「眼睛可毒死狗」這次將女兒韓玉珍配與梁月樓的兒子，在事業上，可說是「好漢識好漢，英雄識英雄」，最先把代理美孚行的火水，五元一罐買了進來，趁一水之便運到望月樓裡，躉了一年零三個月，到廿一倍的市價才卸出去，賺得一筆不識算的大數目。

那條河的下游的××淪陷後，美孚行的火水受了阻擋不能進口了，韓信初百多萬資本的信昌行，像神話裡的一條龍，在雄厚資金的大海裡，儘可從心所欲的掀起千尺的巨浪，或是排起泰山一樣的狂瀾的，爲了在外圍有梁月樓作吸盤，兩親翁更直接便利於携手，便把信昌行改爲米店，要是韓信初是一條龍，與梁月樓合作，則像加添了萬千斛的大水；而梁月樓尖酸刻薄，在鄉人認爲他是一頭猛虎，和韓信初携手，那更是如虎生翼了。

韓信初這條災龍，到了上下季穀登場的時候，在信昌行裡便把少許的餘糧盡量壓低了價錢，逢到每旬二七兩個墟期傾卸出去，他這種剝蝕是願意而快樂的，這是釣大鯉魚的釣鈎上的香餌，在放餌的時候，同時製造幾個使人迷離不能分辨的謠言，說是縣府及到鄰縣有餘糧的地方去採購，今年的米價定不致續漲，等到農人們在這謠言的渾水裡昏朦了，長樂村的梁月樓便派人到各地去收買穀米，而韓信初亦派店員沈莊，黃阿石在縣城附近購買，趁着欸乃的船夫曲運到長樂村望月樓裡來。他除在縣城讀

書放假回來的兒女帮手外，還忙得梁月樓家裡的長工葉對一雙手沒有空暇來揮汗拉鼻涕。燕尾鞋一時飛到樓上，一時飛到晒穀場，一時又穿入新近才築好的地下儲谷的倉庫裡。

這樣蝦蟆吃老蟹似的以鉅大的資本操縱着米糧，打擊小本的米商，整個縣城及附近四鄉人民的生命的操縱者，就是這兩條可怕的有毒的

災龍和惡虎。

到去年冬物價波動的線條更粗，更急地暴漲起來，每石米已漲至一千八百元了。每元只能買一兩七八錢，在這個時候長樂村的人，連有稀粥吃的人都給人艷羨了。

長樂村裡的梁士銓，兄弟在南洋經商，以前亦是村中的上等人家，住居粉聖到外表白雪雪的，現在，如果有人提起他的新屋來，他每每搖頭嘆息答着：「虛有其表，好看不好吃的。」接着還附帶說出在縣城的平價委員會，每次一評價，那價不但不平，而且越平越漲，痛罵「不會做靦惹兇鬼！」

梁士銓最近膏四畝田給他的堂叔梁月樓，田價是八千，除了佣金什項以外，量起米來只不過是四斗二斗七升零六合，那天他的兒子梁國泰在學校裡跑跑跳跳蠻喜歡的，老師問他爲什麼今天那麼高興，梁國泰說：我的爸爸說明天還再吃兩餐飯呢！

每天在望月樓的外門上俯伏着的那條大黃狗，毛色很光滑，眼睛閃出威稜的光，監視着四週的動靜，尤其是到了夜間鄉村裡沒有燈火的黑夜，整個村莊底愁苦無告的呻吟也停止了的時候，如果有人入深山採掘土茯苓的人們持火把回來，只有望月樓上一盞神燈在放明，以及一支很沉重的犬吠聲，證明

這是村莊不是地獄。那犬吠聲一直送到隔河去，招請同類作響應的回聲，搖着江上夜霧的帳幕。

以前這長樂村四五家屠店，店前的空屠桌板，因為有油膩的殘油存留在凹罅裡，於今生起了綠黴來了，有思想腐爛的橈脚上也生出一瓣瓣褐色的蕈菌，以前的屠商們都着脚夫到縣城去挑幾十斤豬肉，吹着竹筒做的布鼓「嘈嘈……」沿門兜賣。

望月樓是唯一的大顧主。那條天天守門，對於主人盡忠職守的黃狗牯，還經常可得到主人恩澤的分潤。

長樂村的鄰居同鄉和梁月樓糴米，那條狗便跟在後面，披裂開牙齒，喘着急氣，叫不願意跟他決賽輸贏的人，惶惶惑惑的忐忑着。所以，許多人要到望月樓時都說：

狗關真難過啊！

××縣易長了。新任縣長係第×戰區司令長官的上校秘書——魏伯廉。

××縣是第×戰區司令長官的家鄉，他聽到米價漲至七八十倍，大部的原因是做父母官的不能盡力爲民衆解除痛苦，澈底實施平抑物價的結果。

魏伯廉由他函介×省主席任用，要他回去的工作第一部是要平抑×縣的糧價。恰值這個時候總裁手訂「加強管制物價方案」令飭全國奉行，因此魏伯廉回×縣接長，第一步的政績，無疑地是要把糧食限價的工作做得成功。

到接收清楚視事時，魏縣長接到很多的請柬。

商會、工會、船業工會、理髮工會……堆起來三四寸高，攤開來一張桌子都不夠，他一概都依時出席，設宴的人很高興，從預料而証實這任縣長很好商量。

韓信初的邀請，魏縣長一樣的光臨，一枱酒席一千多元，韓信初使得很甜心的，像輕薄子花錢在上貴的女人身上，她作嘖假怒地在嘴角輕輕地批了一下時的愉快。送走了魏縣長後他想：又一條大肉高釣了。

前前後後，大大小小的事情得到圓滿，得到解決，韓信初證明是現在改變名稱的「鈔票」。鈔魚可以把無中生有，壞事變為好，苦處轉為樂，有鈔票不怕沒有朋友，也可以不用朋友，人的心都是票做的，人們的事失敗，手腕運用得不靈敏，大多數由於吝嗇。韓信初自以為很懂得用鈔票。在幾十年來用無不靈驗，所以他要拚命去向可以向他進貢鈔票的人們那兒去賺錢，要向值得他用錢的人身上去散鈔票，他要有值得他撒錢的人那邊撒不完的鈔票，必需要先向跟他有鈔票來往的人們那兒去賺錢，要賺得更多就要先撒，慷慨地向高處去撒，得到了歡心以後，自己的事就辦得圓滿，從心所欲，這次韓信初送走了魏縣長，那怪他那麼愉快的笑起來呢。

梁月樓和韓信初的想法，在用錢上却有很大的距離，他在每次入市跟他的親翁請一請上客，有時花了一大筆款子以後，回到家來有幾天會給那短少了的數目的填補而惆悵、苦悶，現在的鈔票就是當年的龍銀，銀是那麼白的，在銀元的邊上互敲起來，是那麼清脆而悅耳的，他想：何必要把這白光光，叮噹响的銀幣向上作無謂的消花呢？用在泥土木匠的身上，他就埋頭伏腦的和我建起一座雪白而高大的屋宇；撒在鄉下農民的土地上，一望之遠的田隴我才敢說是「我的」，而用在長工葉對身上呢

，他十多年來和我工作，一句怪怨的氣息也不敢哼在我的面前；用在買肉來喂狗，牠每天忠實地和我守門，一有動靜就吠得那麼沒有虛假，這是多麼值得的用場啊。

梁月樓再想進一層，十多年來，重重輕輕，日日夜夜和我做得服服貼貼，唇皮一動沒有事不聽從，沒有事不從心所欲，這是見而今變爲鈔票的功能。幣值雖然降低，如果用秤比重起來還和以前的龍洋一樣有用，用少而收入多，花小而得益大，用在下人不但舌頭上常彈着感激，而且心裡頭還在叩謝，銀錢皮下血，用多了誰也會肉痛，許多人發了財拚命花錢，弄到後來山崩石出，窮途末路，所以爲勤儉就還要儉用，而我之所以有今日，完全是自己看得定，把得緊，有了錢什麼都滿足，萬事不求人，故我要向身上有鈔票的人身上去搜求，還要一小部向忠實於我和畜類施一點小惠，這些小惠就是賺錢的關鍵，好像播一勺的種籽而收到盈倉的穗實一樣。種籽是向下撒在污泥的田裡才生長的呀！向高官要員，他們的眼眶大，用一百兩百元就砒霜也毒不死狗，如果將消耗的數目大量的花在下人身上，三年也用不完哪，梁月樓也常常爲了用錢有方而得意。

梁月樓和韓信初都是在用錢花鈔票，各從其是的運用得當上成家立業的。

魏伯廉

沉 浮

逢請必參加，可是他另有穩定不移的主意，心裡很清醒地對他說着：有錢的人都是災星，無錢邀請我的當然是災黎難民了，一個人的錢如果靠自己公道正直的心力去換來的收入，每天的進數有限，用出又有一定，決無發大財的道理。他所以會成爲巨商豪富，他的錢還有異議，或替他辯護不是從無數人

們身上直接或間接的刮來剝出的？他一二個人請我食大菜，實際上是無數的平民招待我的，他們出了錢辦來筵席自己沒有名義，而給少數的充潤綽，做面子，這怎樣說也是不合理的。要是千萬人民聚集的錢，沒有得到同意而給一二人豪爽地花在不必要上，而自己不和廣大的人民出一口氣，反而用寬容、昏黑的原諒，閉起眼皮再讓平日作威逞強的胡鬧下去，幫助少數人的自私的滿足以後，得到歌功頌德橫直的牌匾，這些經得起衆怒的火所燃燒而不燬壞，而不成爲焦炭嗎？

我要接受這種虛禮和他們親近，這親近在拿不定主意的官吏是投火求焚，而我是直接去探聽秘密，找尋以往民衆的宿疾的根源，糧政的弊害在那裡，沒有治療內臟的醫生，不用探熱針，聽筒、X光鏡而可以證明他的處方絕對不會錯的，就是談到有經驗。而經驗也是實驗過解剖，以及用過了器具多次以後，憑記憶和自己聰明才能留下來的成熟的印象，而我負的使命，要做到有成績，答覆期望的是縣內民衆的安寧，而不是文字的自我宣傳啊。我沒有經驗，我要用以虛與委蛇做探熱針，謙和做聽筒，應酬充X光鏡，知道了部位，驗明了原因，有些什麼樣子的病菌，然後才能決定開刀還是服藥。

魏縣長那次從韓信初宴會上回到縣府裡，笑笑地想：我又臨過一次可以致命的重症，如果有職員敢到他臥室的窗下去偷看，以爲他是吃飽了酒肉在得意着，這是毫無問題吧。

半個月以後，

魏縣長都應酬過了，以前恐怕大駕不肯降臨的，也卸清了這個多餘的焦慮了。

在社會上流人交口稱譽魏縣長爲××縣人的好父母的時候，而每石米價已漲至二千元了：平民都

叫苦連天；但是，又不得不要在信昌行等米店前排起「長蛇陣」，不敢有怨恨地在羨慕先糴到的人，和受氣又要感激米店夥計沈莊，黃阿石他們……而魏縣長在平民的眼裡看來，至多等於一座伯公，一尊偶像。

魏縣長心裡很明白，主意把握得很穩定，在半個月的臨症，知道了物價波動飛漲的主因，一直地溯流固積居奇，病菌的普通名詞是「奸商」，特有名詞就是韓信初，梁月樓……部位在信昌行和望月樓，反覆地體會着：「物非不足，惟因調劑之不均；價非難平，端在意志之統一」的訓示，我要把月志集中起來先解決米價平復。好，我主持限價的谷米、鹽、燃料……不效其他各地壓回前二三個意，明天限價，價就從今天平起，不許物價再漲一分，再漲一分他便犯法，我便不客氣按軍法懲處。

辦法確定了，便下令出佈告限期實行，要它靈過藥石，嚴過符咒。……

魏縣長還按新縣制的基層組織，加緊督責，使巨細的綫索嚴密地編組起來，並組織暗查隊出發調查實況。調兵遣將，佈佈置置。

到了限價實施那一天，每天信昌行店前的「長蛇陣」，給一張：「本號無米暫停交易」的條子擊潰了。

而其他各米商，亦像嚴密組織了，把店門緘起口來。

有些等待米糧下鍋，一時不明政府苦心的市民，像狂潮，一會兒撲湧而上，受了阻擊又推擁而下，怨恨與咀咒，鬧嚷及執問，掀起了像有人摘下太陽羣起反對的聲音……歸納起來是怪怨政府，限什麼鬼價，限死窮人們了……。

魏縣長宴客，

韓信初、梁月樓兩親翁在宴會席中被縣府拘留的消息傳播出來，比香港淪陷的事件發生還要引起人們的重視。從望月樓裡搜出來的米穀二千四百多石，依着兩月前的時價分配出售，人民的歡喜情形和台合莊大捷一樣歡呼着，但是民衆們又喜又驚，說是魏縣長這樣做是惹大禍，「韓半城，梁半縣，」如果聯兒起來控告，魏伯廉的頭顱不是馬上便要和高瘦的身子脫離關係？

韓、梁兩親翁起初還相顧而笑，笑這位不識好歹的縣長大人，居然在巨龍面前捋長鬚，老虎頭上捉跳虱。

暗查隊把調查的實況，將這件案情，列出了十大罪狀；而且還有兩三件是歸併的，好像怕多列幾條有碍整齊似的。

兩個罪犯的家人四下裡運動；韓信初以前交結的朋友都畏葸起來，推却要看一看風色；而梁月樓平日施惠的葉對，黃狗牯更是沒有辦法；而佔有半城的韓族，半縣的梁姓的弟兄叔侄，對於這樁案壚大家也只好縮頭不做聲，讓他們自己去碰運氣。

三天了，縣政府沒有接過一件聯名担保的公事。魏縣長親自審問，賊証確鑿，理應不宜有辯護的，而韓信初則推却這米穀完全與他無干；而梁月樓則說這積儲的一概是他人所寄放的……

那天是十七的墟期，魏縣長下令把他兩親翁，派遣重兵押着巡街示衆，背上各插着一枝簽，高出在木棒似的頭上的是：「這是操縱暴利的奸商韓信初」，在蓄着兩筆短鬚子的背上的字是：「這是囤

積居寄的糧戶梁月樓。」當遊街示衆時，其他的米店，鹽店的老板，都不敢迎面觀看，而長樂村赴件的村民，則高聲訴講梁月樓罪有應得。

押到了市外的大沙灘上，魏縣長對蟻羣麕集的民衆演講了，公佈奸商糧戶的罪狀，還把過去作惡爲非逐一暴露出來，以後說到實施限價對於國家關係的重大，並請求百姓們協助，這協助也就是大家的應盡的責任。——如果發現有奸商操縱躉積的情事，要不徇私情要密告，檢舉。……

驕橫二三十年的信昌行老板，做了十多年長樂村的洞主，臉色慘白，只有時用失魂的眼睛彼此互相的怪怨，責罵：而內心湧起一串串懺悔來。

魏伯廉威嚴的臉龐，激憤得紅漲起來，右手把拳頭不住地向前擊，左手却向下不住撫摸。好像表示除暴安良，唾沫星子從嘴角上飛迸，好像掛圖上繪製的戲水的蛟龍：台下從前躉積過，以及現在還有大批米糧沒有發放的地主巨商，都在人人自危地竊竊的私語着：

「老虎不作威，我以爲是病貓呢！……」

「這才是魏縣長的下馬威……」

「……」

（完）

李縣長

——胜利的插曲之一

「……………」彭秘書聽了李縣長說要去見土匪頭，嘴唇痙攣着，張開了嘴想說什麼話，又闔了回去；再張開了，依然說不出一句話來。

「李縣長，我以多年的友誼再來勸告你，這條路是萬萬走不通的；走不通的路偏要去走，冒着百分之百的險，結果是奉送頭顱給土匪的，——你上任的時候，不是說第一個任務是剿匪嗎？」

教育科長吳可權驚急的眼，從團團圍住計議的同事臉上，急遽地間計而又無效果地白兜了一個空圈子以後，從膝墊上跳了起來，用諍諫的口吻打破這個沉默的氛圍。

李縣長坐在蒲團上，雙手抱着膝蓋，眼睛無視的定在雙膝的中間，他的腕部一弛一緊地壓得膝骨碰出谷谷的鈍響，想把滿腔的心事送到那兒去搗爛似的。

吳可權每次在縣政府辦公廳裡，遇有什麼教育上的問題和李縣長商量，總是帶點滑稽的口吻，先旁敲側擊了一回，才引入正題，所以，李縣長對他談話也常放出高亢的笑聲，毫無吝惜地讓它一串串飛出綠色的窗格子以外去，引起勤務兵阿光偷偷地對公役福壽說：「縣長的笑聲比崩田坎水流奔瀉還厲害呢。」可是，在這個縣城淪陷，敵人步步追逼到永安寺來，李縣長不特沒有扯一扯胖碩的嘴角，

而教育科長亦再也不敢運用半句「藝術化」的語言。他的眼光落到縣長憂鬱的臉上，威嚴得像一座崖巖，——可是崖巖總有點回響的呀！

財政科長李錚，是縣長的從弟，平日很得李縣長的寵信，他剛才撫摸着腳底下的水泡，震愕得忘記疼痛了。他看彭秘書有話說不出口，而吳可權的話不知縣長是接受，或許是無聞，在縣長的緊張的沉默裡，他也猜不出心事來了，只得當作對旁人說着關心的話：

「縣長這兩三天來，真是忙碌到頂點了，這樣我們也受不了。你想身爲父母官，又身兼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和縣黨部書記長，另外又由保安司令部派一連兵士給他指揮，秉承省府的命令先安內後攘外。等到油尾失守，電話一時報告敵人進佔×地要派兵增援，一時又請示疏散物資辦法；一時又命令縣保安隊，常備隊合力堵擊，一時又指示民衆破壞某地交通線，……一時八刻都在打轉，頭腦經得起多少次旋轉呢？一個人當一個小家庭，在動亂時處理也不容易，何況和幾千萬民衆當家？」

李縣長那時心裡正攤開一張地圖，油尾像彎曲的尾巴，這次沒有發揮掃蕩的力量，使倭寇向北伸展，越過琉璃嶺，本來那兒可以予他以有力的阻擊，那知還給他偷渡過麗江。

「他媽的！薄福的魚兒喲，你們沒有嘗到倭寇血肉的滋味，是我們可恥的呵，竟讓他渡過江來！——他雙足向前一伸，放在他腳前的一個茶杯，如同用鞭子打了貪食的小狗一樣，挾着尾巴到老遠去了還嗆啞的叫起來。」

經過驚悸的心，是特別脆弱的；尤其是到了這座永安寺，接近匪區的地帶，雖然距離敵人進佔的縣城有五十多里，而據前線情報：敵人沿海平公路正進襲公平墟，那兒雖有民團英勇地抵抗，敵人在夜

間道路不熟，也未敢輕進，只是用大砲胡鬧一般地亂轟，在壯着懦怯的胆子。如果匪徒來一個「撈孟將軍」，自己的武器又不夠自衛，不是白白地無辜的把性命斷送了嗎？因此李縣長第一句「他媽的！」圍坐在地下的祕書、科長們，俱疑爲是對他們罵的，到了茶杯碰到了財政科長的脚上，他嚇得簡直連身子也坐不穩了。

李錚顫巍巍移動了盤坐在地下的脚，杯子隨手扶正了。大家只是在咽口涎。只有在院子裡及壁間，因春雨連綿發出來的薰氣，得意地流行着。多量地灌進他們的鼻孔裏來，心情格外地惡劣難過。

那時李縣長疲乏地將全個身子的重量靠在鄉人集福祈神時陳列香爐，燭臺的長几桌脚上。不知是倚靠得過攏，還是它瘦弱無力負擔不起，久不久又察察戚戚地像嘆息似的。

對於這一點微弱的聲息，李縣長那時是留意不到的，他仍然想着怎樣打擊敵人，以及怎樣才能救人民出比水火還要瘋狂無道的敵人的鐵蹄和刺刀之下。心想：豈有此理，他偷襲登陸，同時還向媽宮，以及距離媽宮四十里的鮎門侵略，想三路進攻，一舉而得海豐，那旺官墟平日是私梟集結，海盜猖獗的地帶，那些只顧私人利益，忘記敵人不容他們做胡塗夢的，現在的金銀，財寶……敵人還會留給你們？「土匪，私梟，土匪！該殺，殺！」，肚子裏反覆地罵着。然而，他又想起這些人，一定不是個個甘心情願去幹這勾當的，或許是爲了生活的壓迫，紙幣的誘惑，而不得不爲的。「不得不爲的」。李縣長剛才也想到距這兒不遠的土匪的勇敢，會做了一個夢，想親自到匪巢去一走，以大義來說服他們，利用他們強大的武力，把日本鬼打出海豐。可是提了出來，大家不但不肯點頭，反而群起反對，把我當做神經失常！

「縣長，你休息一下吧！裡面房子裡的被蓋已鋪好了。」庶務張志賢，看了李縣長閉起了眼皮體貼似的說。

「不，守土失責，罪過的圈子，在我疏忽時偷偷的套在我的頸上，我還沒有把它解除，連一點眉目也沒有找到時，還能夠安睡嗎？」

散坐在永安寺的大小職員，同感到疲憊在筋肉裡搗亂般的拆卸，用公事箱做橈子的建設科長金台，首先忍住口打了一個難耐的呵欠，他掩了口還用力嵌住了口，可是滯澀的眼淚擠出了發紅的眼眶。

「你們都應該去休息了，兩三天來，裡裡外外的事，崩山似的都壓在你們的肩上，只留兩個鼻孔呼吸，這是我處理得不好，不能發動雄厚的民力，更不能利用綠林兄弟去對付蠢動的敵軍。在過去，我知道得很清楚的，民國十四年，國民革命討伐橫行東江的陳炯明，這兒的民衆好像要把寄在身上的贅瘤除去一樣，拿起明晃晃的刀槍，毫不容忍地向他們開刀，光榮的鬥爭，仍垂存在縣志上。民衆的勇氣需要政府的仁惠厚德來培養，如同英雄樹需雨露肥料和增加泥土，不讓它露根，才能開放明豔的花朵，結起健康的果實一樣。不料幾年來，因為他在臨海的邊陲，縣政的興革政府當局的耳朶聞不到，眼睛看不到，什麼好事都幹得出來，就這樣，把民衆的勇氣磨折了鋒稜。譬如舉辦兵役一項來說，縣府的主管人，不能依照法令來切實去辦，出錢頂替，欺榨良民，所以私有點財力的便赴香港、南洋逃避，而窮光棍被逼遂挺而走險。——這本來是我們痛心的弱點，可是我到這兒來，便蓄意從填補弱點這門做起。」

從那黯淡的神座上放射出來的火油燈，跟掛在那貼着「永享昇平福」的柱上的馬燈，也因倦地糊

糗了。春寒一陣陣無遮攔地灌進來，吹得它們一閃閃地驚跳，在寺院裏一株枯老得嵯峨着臂膀，經年在數着天上星星，人間吉凶慶弔的古柏，不知什麼時候來一隻啄木鳥，在上面亂忙忙的鑿着，發出清脆的聲音，應和着很沉的砲彈的轟擊。

「彭秘書你對於我們剛才說親自出使到黃羌去找土匪頭，動員匪徒出擊的事，好像也不贊成是嗎？」李縣長隨即啣上一枝香烟，用唇皮嘬住一面說下去：「人有見面之情，況且這不是爲私人利益，而是爲國家大事。」這閉唇多鼻音的聲調，恰像發着夢囈般模糊不清。

「李縣長！」沉默了許久，而內心的一角又彷彿有一條蟲在那裡咬着的彭秘書，連清了幾下喉管才說下去：「無所謂贊成不贊成，我總感到其他的縣長，或許還可以一試，而你如果去試，好像是等於鷄毛試火。」

「喂，」教育科長的眼睛在神座角的簽筒上，看了又看，想說又終止已是第四次了。現在趁着機會提出來：「這兒的祖師在這裡是很威靈的，我們不妨試一試。看搖出來的簽詩主張不主張。」

吳可權隨即爬起來，把瘦削的身子，敏捷地繞到神座前，那燈火好像害怕的樣子，倒在一邊，幾乎熄滅，好久才站起來，可還抖個不住。而他抱了簽筒「索拉，索拉」搖出了蠻熱鬧聒耳的繁響。在古柏上不知找尋食糧還是在營巢的啄木鳥，蒲蒲的担了懼怕飛去了。

這陣急劇的繁響，搖去了大家的寂寞，也碰碎沉默的空氣了，正在建設科長在血液裡爬行的疲乏，這聲音也好像興奮的聖藥注入耳內完全洗清了，帶笑帶叫地走過去。

「瞧瞧第幾號，瞧瞧第幾號？……」

李錚也摘下了馬燈，像輕風過嶺般愉快的把頭顱攏成一堆。

「十八號，十八號……」大家約好了的喊出來。

「好啦，我們怎可和庸愚俗子一般，以生命取決於荒唐無稽的神簽？況且，這是全縣人的生命，或許還不光這一縣，如果敵人打到黃羌，它是海豐、紫金、陸豐、惠陽四縣的交界點，再從那邊侵畧過去，進佔了陸豐的新田，還可以截獲由汕尾經陸豐大安入五華至老隆一帶的貨物，這是商業上的樞紐。——不要去看它，不要去看它，我們現在不容有疑懼，以及那渺冥的預知禍福的東西，它們不特對於戰局無益，而且有毒有害的。」

四位科長服從縣長的命令，那位庶務却聲言在行李籬中找一件寒衣，暗地裡却是在尋找壁上的簽詩；他偷偷地縣看長沒有監視的時候，眼請便不住地搜索。一會，大家不明底細地喊着笑着走過來：

「李縣長，你看，這是藥簽啊！——柴胡，甘草什麼的，嚇，嚇……我們又不是求藥簽治病！」年老的廟祝，個個着，打一盞牛眼燈，出來看笑鬧的究竟，長濶的長衫，大概是還沒有扣好，更顯得寬胖，隆腫，畫在壁上的影子，像巨人的出現，令人有幾分駭怕，而他嗆咳一陣說：

「老爺們，我是看管這座寺的，你們莫得罪了佛爺呢——這裡的都是藥簽，有誰害什麼病嗎？我還存有飛天蜈蚣，九節蓮……一類的藥草吶！」從被巢中爬說來，更兼年紀老邁受不住寒冷，雙手顫抖得像枯枝迎着強暴的北風。那牛眼燈晃來晃去，得不到片刻的寧靜。

老公公，真是對不起，騷擾你老人家不好睡，而且還夜半起來，他們嗎？不過是一時輕忽了自己的力量的，想借神力來預卜未知的世事呵。」李縣長站了起來，堆着幾天來懶出險的笑容，一手扶着

長老的背，一手從背上伸去攙着他的臂膀要送他回房去睡覺。

「我老了，也不知那位是官長，我想問問他，這次日本鬼，那個天誅地滅的——我一向沒有咒罵過人，但是，對日本鬼吶，我不但要咒罵，而且每天禱祝天地祖師施一點法術去收絕他們呢！」

他沒有接受縣長的敬老的心，轉過身來皺起眼皮不往地打量，牛眼燈的光頭從壁上「神光普照」弟子劉守年敬奉」的匾額上撤回來集中在李縣長的臉，在背光的地上坐了許久的李縣長，一時受不住眼皮睜了幾睜。

不等彭秘書介紹「這個就是李縣長斌」，那廟祝的話已占了上風：

「請恕我老眼朦朧，胡說亂道，你這位老爺，我看你的像是帶着憂勞神色很濃的；我不知說得對不對，你雖滿臉笑容，內心裡總是憤鬱難平，——乾震離兌坤艮坎巽，」用大拇指在指節間點來點去。「坎，坎屬於北，你這人要北方才有貴人……南方總是多災星的。」

「你老人家也學了星相嗎？」金台像聽了克復海豐的消息興奮地問着。

「你看他最近有沒有貴人相逢？」吳可權在金台和李錚靠攏處，擠出一個位置，伸出頭來點了幾點。

「怎麼沒有呢？庚辰，辛巳，今年是辛巳年，已爲蛇，現在雖是將近清明蛇出洞的時候，不過這蛇初出洞，是非常的懦弱無能，他的毫光萬里，一切的狐鼠蛇蝎，還不致傷害到他的。」

「真是奇怪。哈哈——這老公公竟和我看起來氣運來了，」李縣長仰起頭來，狂笑了一陣，迴聲嗡嗡地在四壁衝撞，接着又說：「老公公，我想知道的並不是關於我個人的私事，希望你能把你的好心撥

回方向，告訴我一件真實的事好嗎？」

「我自前年十一月，那時日本鬼呀，曾在汕尾登陸，我的兒子是改行捕魚爲業了，那次出海適逢鬼子的兵艦來打汕尾，鬼子怕漁船上有我們的軍隊，或是怕報告他的行蹤和敵機起航，一望見有漁船，不問三七二十一，不分皂白，架起大砲亂轟狂擊，恐怕就是這樣遭害的，一天二天望穿了老眼，也望不到我能半里外認出的影子回來。」

廟祝忽然沉痛地說不出話來了，而大家一致感到這老人的遭遇太慘痛，可是話頭搔不着癢處，所問非所答的，大家更感不痛快起來。

「以後」那老公公忍住了悲痛囉叨下去。「我沒有第二個兒子來靠，我便靠這座寺，每年看管神佛，添油燒香，收一點寺廟的油燈費，以及每逢過年，端午，和神佛生日，鄉民祈福集福……提一點油燈呢……我知道我前生少修行，在這殘年的枯寂歲月裡，除了咒罵日本鬼以外不罵任何一個人，或是乞丐；同樣，除了我不知的，如果我所知的，都肯告訴人們。譬如，我懂得蛇藥，以及男女色感，孩子臍風……的藥草，也不想隱祕，原原本本的傳授給鄉民；……啊，我這人喜歡囉里囉皂，常常人家問一件小事，我老愛把我所知，以及有關係的一串串的告訴人家，惟恐人家不清楚誤事，我想，告訴人家一事以致有誤，這是自己的過錯，因此我很惹起人們的討厭，說和我錢大成伯談話，像貓抓糰糰不能脫爪呢。所以，你要問提什麼事，只消要曉得的，願爲一一奉告。」

「如果，我是土匪強盜要你告訴我，某村某家有錢，我去打劫他，你肯告訴我？哈哈……」李縣長打趣似的想窘他了。

「如果你要這樣說，我過去真不知犯了多少罪惡；也即證明我的過去完全是作惡的了。可是，我也讀了一點聖賢書。」以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然，胸中不正而眸子眊然，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所以我愛囉唆，我要先看人相，剛才我看過你的相，毫無不正的邪念存乎你的眸子間，只有無限的憂勞隱藏你的心中，就是今天你要我告訴縣大爺的行蹤，我也肯告訴給你的。」

「那末，你告訴我縣長的行蹤可以嗎？」彭秘書插嘴問着。

「你們是從縣城裡來的官員，當然先我而知道的。」

「這一次敵人除了動員海軍陸戰隊以外，還動員了四個聯隊的陸軍，進佔、侵略得很快，我們的兵力薄弱，不到兩天敵人便進佔了海豐城，大家急促地疎散，俗語話「黃牛過河各顧各」，誰還知道縣長的行蹤呢？」

「你們都是好人。我告訴你，這任的李縣長，上任不過三個月，大家異口同聲的歌功頌德……真是十多年來都沒有逢到了……。」

大家俱明白了他的「作風」。吳可權大概怕他站得脚痠，揮手阻止地說：

「錢老公公，你坐下來，我們很高興聽你的話。」隨即牽着他的手，把青色的公事箱當椅子，按了按，谷積、谷積的請他坐下。

廟祝出乎意料的受他們的尊敬，數十年來的自卑慣了，反而不舒服起來，本來這個寺廟三年來不論棹椅、地板、階石，……對他十分熟悉，可是今晚却相反的，它們一樁樁都現出生疏的臉孔，當作

他來賓一樣的了。他平日所渴望的，怨恨的，不是人們的敬仰？這世故的老人，瞧見有財有勢，子孫滿堂的人，到處受人歡迎，而自己常常以誠意，好心和人家接頭油燈會谷，收寺產，……他們每每給他以冷漠和難堪，於是他曉得人們的尊救是那麼虛偽，常發出莫可奈何的怨艾來。

「你們把我當客人，我是不會舒服的，還是大家坐下，讓我來講我所知的事吧：我的家是在汕尾，那兒有平池數里的鹽漏，我家也有六漏的，引水晒鹽，每年大漏每漏可以產三四百担：小漏呢每漏亦可得二百担，那時鹽價很便宜，一塊銀五六十斤，也算了，每年我可以收鹽一千多担，可以買到二千多元，日子也過得蠻好的。好了，那兒的達利公司，對於鹽價任意壓低，我家又沒有船隻配鹽，鹽一多了價錢便宜過豬矢狗矢，也只好任他榨取剝削，每年也還可收入七八百元，後來自己裝了一隻漁船，配鹽出口，什麼鹽稅機關，因為漁鹽稅率很低，又挨戶通知不許裝配；後來呢，……呵呵噹噹……」寒風到了夜深更發辣地從老公寬潤的衣襟裡尖進去，他胸部背部着了涼，又噲咳起來。

李縣長叫勤務兵跟老公公敲背，他一面揮手一面呵噹噹地說：「不用，不用的，呵噹噹……」一串濃痰從口唇上長長地掛下，挺吃力的，紅漲得臉龐像暮春的落花泥和了爛泥的光景。

李錚也吩咐勤務兵從熱水壺斟了一杯茶，他點頭接過手，因為搖震得太厲害，淹去了一半。

「組織，組織什麼漁鹽會咯，」衣袖拭了老眼裏急出的淚星。「會，會有什麼用，還不是多一座野神野廟，多一副三牲酒醴嗎？達利公司依然一樣低壓鹽價，而他們反而串同地方上的土劣，奸棍，以及機關人員藉口什麼自衛，或什麼建築會址等等，一而再抽收，漸漸地我們苦感到剝皮抽筋那麼痛苦了，而我好似造謠生事的人似的，一味咀咒着他人。其實還有更可恨的呢，你們知道有一次大風災

嗎？海濤張開山嶽般的大口，咬嚙，啃扯着我們的鹽町，它更以多變化易消化的溶液噴出無數的泡沫星子，「嘩啦，嘩啦……」像嚼着大地的嫩骨，令人心寒胆戰，我遠遠地望去，一陣，更大陣，好像水底下幾千萬條蛟龍在格鬥的樣子，有時彷彿看到了尾鱗般，後來風暴捲得我張不開眼，海灘上的砂石像鳥雀一般飛過去，就這樣我迷濛着老眼看我的鹽町沖毀了，有的就堆着無數，我圍不住的石塊。

「老公公伸出瘦繭的手來，向李錦那兒抱過去，宛如想再攔住以往的景况似的。」

「老公公過去的事情太多了，像我三十年來也會過了許多悲慘的遭遇，我剛才想問你的，你知道李縣長住在什麼地方？」彭祕書問：

「好了，不要和老公公打趣了。」李縣長低聲地禁止他們。

「他並不是打趣我，是真的，今天下午我到村子裏去，聽許多人驚得臉色走樣在談論：海豐城在今天早晨敵人在城郊出現，縣長的眷屬一早就到了我們的村子裡，聽說李縣長今天下午可到。」他低聲下氣地說，惟恐那空口廳藏不着話，被屬牆壁耳的人聽見似地。

「呵！」建設科長金台裝腔作勢地退後豎步。

「李縣長來了以後，即着手嚴密調查漁蝦村戶口，從事肅奸除暴的工作，聽說還設有宣傳站，專講老百姓愛幫助政府，光係講還不夠，又推行平民識字教育，那一向做烏鴉吃死屍的達利公司，一向橫行無忌的，首先嘗到縣長的下馬威……聽說這任的縣長權力很大，一身兼數職，手下又有實力，還想要剿匪呢！」

老人成小孩，在這個暮春的深夜，老公公被一羣縣政府的官員當做小孩子一般開起玩笑來了，李

縣長收斂起笑容，右手不住地摸撫着三天未剃的鬍子，滋滋地發着微弱的聲息。

「老公公，我剛才要問的，在那邊黃羌的土匪到底有多少，那個匪首經常住在什麼地方？……你是良善的好人，相信肯將你所知的告訴我的！」

「他們嗎？——你們去看寺門關好了沒有，並四周巡邏一下子吧！」

「沒有人，寺門外有人守着呢！」吳可權搶着說。

「不要擔憂到這一點，你放胆的說好了。」彭祕書負責地說：

「本來我這條老命，是無足輕重的，我怕的，只怕你們，他的號召力很強，黨羽也散佈得很廣，所以，我今晚睡不着覺，耳朵聽到遠地的犬吠聲，我心裡異常地擔憂，和我三年前關心我的兒子出海打漁時，屋頂上捲起一陣大風，也使我不能安眠一樣。——我今晚恐怕縣長到了村子裡，被匪徒打聽到消息，遭等於他們的毒手，天下惡人多好人少，留多一個好人，即可多一分好事啊，你說是嗎？」

幾個科祕都答應着「是的，是的。」無非是間接催促他快點說上去。

老公公不相信，把牛眼燈的光向外面巡視了一回問：

「那個長大的黑影是什麼？」

「李縣長的馬！」在那邊走廊上躺着的馬伏大聲回答。

「李縣長的馬？」他沉吟了一回，看大家的臉孔都像對他有一種不利的陰謀似的，又朝那兒問道：

「縣長的馬，誰和他牽來拴在那裡的？」

「李縣長不是來了嗎？真是老糊塗了！」馬伏把「嗎」字拖的很長，下面一句話到了喉頭却被咽

了回去。

彭祕書在好久以前已想爲公公介紹的，後來隱瞞的愈多，愈感到僵局愈造愈成，不容易解說。到現在，這個機會像是找了一支無上的寶鑰。

「錢老先生，這位就是李縣長。」

「太打擾你老人家了，真是對不起啦！」

老公公眯起眼皮，湊過去端詳了一回，如獲珍寶地道：「呀，呀，呵，不是方才我胡說他的相的？」放下了牛眼燈，打躬作揖起來。「所以，我愛囉皂，難怪，過去得罪了許多人哩！」

「錢老公公，」李縣長慌忙地扶住他：「因爲我到得遲一點，沒有將來意說明，只派張庶務先來接頭。」

李縣長不等老公公說抱歉的話，隨即叫張庶務找一點乾糧和餅餌來，搬起一個公事箱來要求他坐下吃一點點心，隨即說道：

「你老人家不要和我們後生客氣了，現在我所要調查的是童卓羣部下有多人匪徒，以及他經常的行爲，……………」

錢老公公到了那時已不會再返老還童那麼天真的了，他認爲剛才的舉動及言詞是肆無忌憚，不知禮識義的田夫野老的行動，李縣長請他「不要客氣」，相反的更加客氣起來。

「縣長大人，我是不學無術的，說話又粗俗不雅，難以入耳吶！」

「你這樣反使我們不安啦，還是想到就講！」李錚解釋地說。

「是咯，官是民衆的一個，在言談中不要有分別才好！」

「不同，不同，官是官，民是民，就是官和官也不一樣，以前的縣長胡裡胡塗，現任的縣長愛民如子，老百姓不再如前的怨恨，還非常敬慕你的賢德呢！」

李縣長和彭秘書解釋縣長是人民的公僕，應該爲民衆謀幸福，過去一般官吏會鬧到這般烏烟瘴氣，完全違背了抗建綱領，和省政當局的意旨。李縣長恐怕彭秘書問題說得過泛，示意他把話早點簡扼結束。

「總之，官一定要做到爲民衆解除痛苦，才可算是官，要不然便是野獸，矛賊。和民衆良好的團隊一樣，能保衛國家才算做隊員，如董卓羣他們到處作惡爲非，我們只稱他們爲土匪！」

「這樣的話是人情至理的。」老公公彎着背在連連的點頭時更現得蝦一樣的屈曲了。等到他放下了燈，抬起了頭時，話又叨叨地說了。

縣府的官員大家知道，董卓羣以前也是縣政府派出的稅捐所主任，和鮎門距離十多里的旺官墟，那兒本來是海盜的淵藪，不久，遂與他們勾勾結結，怎麼將大量的錫礦，松香、蒜頭、豬鬃……一類違禁出口的軍火原料，運出港海，賣給敵國在香港的經紀人，以獲厚利。據老公公的所知，單以錫礦一項，每年偷運出口，約有二三萬擔，價值港幣五十萬元，他們都是利令智昏，忘記了大衆的福利的，眼前憧憬着的，只有自己的舒服、安享、溫暖、淫樂……花天酒地，敵人怎樣把錫礦或精銳的武器，松香做子彈的火藥，屠殺另一塊交通點和線的同胞的血仇耻辱，都逐出在腦門之外去，若要人不知，除非事莫爲，不久爲當局發覺，下令通緝，於是董卓羣用金錢嘯聚了數千黨羽，到黃羌深

山綠林中去了，他對民衆號召，說中國抗戰以來，喪失了無數美好的城市，我們的沿海縣政府又是無力量來保衛我們的，我們爲了保衛自己的田園廬舍，總比敵人侵佔去強得多，……許多頭腦簡單，對這話像磁石吸鐵，而不知完全是爲一两个人的地位……最後老公公說：

「他自認爲水滸英雄，却富濟貧；信箱一〇八號，電話也一〇八號呢！」

這位在人海風波巨浪擊破了心靈的老公公，用激昂的調子歌唱了對於人世間的腐敗、糜爛。說完後，夜已深沉了，心血的暖流雖然在每個人的皮膚裡奔流，指頭和足趾，已僵硬得辣辣地抽痛，座上的油燈什麼時候熄去，大家都不知道，馬燈的燈罩也薰得暗暗的顏色，四週的情景更現出陰森，在寺角裡彷彿有幽靈在浮動。

大家無話，李縣長探知了信箱和電話號碼，如得至寶，吩咐勤務兵送老公公同房，叫他們席地就寢後，他叫彭秘書跟他一同到房子裡商量。

「彭秘書，我明天無論如何都要到匪區去，這兒是靠不住的，的確此地的正規軍太少了，我非冒一次險到那兒去不可，你的意見怎樣？」

「不幸得很，我的意見和教育科吳科長的意見完全一致，你以前要他的命，他現在要你的頭顱，這條路怎樣能夠走得通呢？」

「這點我想得很明白了，到了這個走頭無路時，不是把頭送給敵人，便是將腦袋送給土匪。」

「這兒不見得會怎樣危險的，天寬地闊，縱有天羅地網，我們也可設法脫險的：——你以前的佈告散貼了多少，現在還收得回來嗎？世間是沒有這麼便宜的事，平時要剷他，急時可以依靠他的！」

李縣長湊近一點，用低聲耳語彭秘書：先用電話直接和董卓羣接談，告知明天早上到他那兒共商殲敵大計，看他怎麼樣。然從退開兩步說道：

「我相信土匪是有血性的，在他的理智沒有完全瘋狂以前，可以說服他們的。」

「這是縣長的理想呀，我們對於你忠心耿耿的理想，是萬分敬佩的，我也希望土匪們愛國的熱情能夠像死灰復燃，重新燒起正義的聖火！」

彭秘書一肚子爬着疑慮，抓着手電筒到難距一里多路的祠堂裡所謂臨時辦公廳去，一陣寒風吹來，他打了個濃重的寒噤，吞着脖子，哆索着走出了寺門……

夜在祕密地進行，而李縣長籌劃的「大計」也和彭秘書祕密地在進行，當午夜時分，隆隆的聲也困倦了似的低沉下去，永安寺裡的鼾睡聲裡，不時雜着夢囈。兩匹馬有時移動一下脚步，或踢蹄子，偶然在牆上擦着鞍上的踏脚，發出鏘然的聲音，那夜空鋪着令人看了發愁的雲塊，一二顆稀落的星座，好像耐不住冷氣在瑟縮着，還有處的野狗恨恨地在罵着大地騷動，和不甯靜的夜。

李縣長在出走向前，把吹熄的燈重新點亮，匆忙地寫：

諸位同志：駐公平之一部民團，昨日奮抗暴敵，因衆寡懸殊，我方向北撤至黃羌，本人接此情報，即與彭秘書驅馬前往，發動當地民衆拒抗，予敵嘗我辣蕪！

李 斌 三月廿六晚十二時半

兩匹赤色的馬背負着有新使命的李縣長，彭秘書，沿着鄉村道路向東北角出發，兩邊的水田像有時眼皮遮不住瞳孔的眼球，滯白的無視的對着他；那出水不長的秧田，在馬背上看去，恰似一張蓋睡田疇腹上禦寒的氈子，偶然一陣寒風吹起，絲絲地發出耐寒忍冷的氣息在哆嗦着，有時穿過一段密林，彼此的間隔多遠已不看見，只有得得的蹄聲互道着距離，不知人間有災禍的宿鳥，被擾醒來，捩了虛驚，在樹間亂飛亂撞，隔翼拍着枝柯，像裂帛似的駭得人打戰……

還有更使人駭怕的消息，在夜的進行，李縣長和彭秘書也進行時，在黃羌西南角上牛眠石附近，有一羣綠林英雄，並不是在綠林裡，而是用磚瓦建築粗具都市型的屋子裡在那兒開會，所謂游擊隊司令童卓羣，對十多個頭目致詞：說是剛才接到李縣長的電話，說明早四時他親自到這兒來商議，約定在牛眠石夫子廟相會。童司令把這三天來的戰情約畧報告完後，他對李縣長的處理是這樣的提示給他們，說李縣長上任以後，即散發告海豐人士書，中間有：「黃羌爲四邑交通之咽喉，商賈之息腳站，年來盜賊如毛，時行剪徑，致民不聊生，商停轉運，際此抗戰建國奠立宏基，欲攘外必先安內，望海豐縣同胞，認清是非，清分皂白，協助政府，除暴安良，此爲敬告海豐同胞者三也」。據此，他即以李縣長對於他們認爲心腹大患，必須除去的鐵證。這次敵人烏風掃地般，不兩天即棄城逃亡，千萬生靈陷於水火而不顧，還要來利用我們，爲其「保駕」，童司令聲稱不願作傻瓜，所以召集諸位——生死與共，有禍同當，有福同享的同志，共商對策……

「丟他媽的，混帳的狗東西！」鐵牛隊長粗野地拳頭擊一下桌子，「好，讓他來吧，我先砍下他

的頭，明天給弟兄們做菜，丟他姆的……」。

「不錯，我們發動兄弟們四週埋伏好，不怕他有縣保安隊，或縣警隊，丟他姆，把他們的槍枝子彈一概也繳過來！你看我覃大隊長幹得到幹不到？——幹不了我就和他共姓李！」

由於童司令點燃的導火線，放响了兩門大砲以後，一羣游擊隊的要目們，大家都有主張，伸長頸子說我們不抗日先殺腐敗的官吏的有，提議把李縣長生擒活捉架火棚來焚燒的有，爭執將他的肉一片割下來醃醋吃的有，認爲用蜘蛛掛壁釘在架上的何嘗又沒有呢……

雄鷄啞啞地一次二次啼叫，他們聽不到；夜鶯在枝頭啼血，垂下頭來像反對他們的法外行兇，他們聽不到；隱約的礮聲步步緊逼，更是充耳不聞。他們集中精神準備爭噬走投無路的孤寒弱肉。

「諸位，不要太嘈雜了，你們再聽這縣長糊塗不糊塗，縣城的居民始終未接到縣府的疏散消息，白天飛機在頭上盤旋，民衆概伏在山洞或壕溝裡，直到敵人進城，始倉惶逃亡，本來這次敵人進襲沿海最大的目的是在劫奪物資，所以我們的損失正是敵人的豐收，你們想，這個縣長要灌豬屎還是灌馬溺？」

「狗矢最臭，我想應該食狗矢。汕尾進攻的敵人到了離城十多里的麗江——城仔渡，那兒設海關分卡辦事處，全體職員工役五六人，睡到屁股眼呼吸，敵人渡江了還未覺察，一個個睡眼朦朧中又重回到閻羅室殿上去，你看，這些是人是鬼！……」龍參謀眼光從鏡框上面溜出來，不住在蹬着地板說。

「丟他姆的，」鐵牛隊長習慣了似的又擊着桌子說話了。「這次真是慘啦！沙魚浦淪陷，在韶關

到香港辦貨的商人，進口被封鎖，於是繞道由汕尾運入內地，好啦！貨物剛到汕尾躉着，乘機打劫的倭寇便來了，一批批的洋布、棉紗、烟枝、及雜貨，因內地公路破壞，而伏役挑運又供應困難，丟他姆的，我們抽一點保護費就說犯罪，眼光光的被鬼子運去了。」

「諸位同志，我約定四點鐘到夫子廟和他相會，我們有備無患，我們不要操之過急，只要在四週以及要隘的地區，如商山地帶埋伏好，如果有什麼意外，可以馬上出動。李縣長如不敢來，故意戲弄我，必要時，我們可衝殺過去。昨天的便衣隊報告，他的眷屬到了永安寺那兒，我想他們一定乘亂混賬的，這不是又一次劫富救貧嗎？」

參加集會的隊長，隊副，以及參謀、指導員，：懷着有把握的勝利心情分道去了，他們都服從司令的吩咐，嘯聚了有武器的農工階級的壯丁六百多名，分佈在險隘的地區，因為地形及召集經過一年多的訓練吧，在四點鐘左右，已佈擺得很妥當了。

童司令腰間插一支駁壳，大衣口袋裡又藏着三號左輪，龍參謀和八名精壯的衛士跟隨着，向牛眠石那兒進發。

童參謀和兩個衛士，走進了夫子廟，手電筒的光提防似的照了一眼，看那石柱上已拴了兩匹馬，李縣長和彭秘書因為策馬很快，到了那兒已有一個鐘頭了。

「是童司令嗎？」也擦亮了手電筒，站起迎頭上。

「你是李縣長嗎？」經過提防準備的聲音，硬生生地喊着。

「是呀！是呀！」彭秘書一壁答應一壁打着冷戰跟着李縣長。

「童司令嗎？我們今天爲祖國攜起手來吧。」隨即握着手，熱烈得要把龍參謀的臂膀從肩胛上拔下來似的。

「李縣長走累了——唔，此外還有誰嗎？」

「沒有，除了彭祕書以外。」

「呵，你是童司令嗎？」緊握着手，「我們今天爲着國家，爲着海豐人士的安全，我們要把過去的一切敵對心理趕出去了。」

「唔——」龍參謀回頭看兩個衛士，他們執着駁壳，指頭扣在鎗機上，預備對付對方不客氣的舉動。「我不是童司令，童司令先派我接待縣長，我是游擊參謀龍發。」

龍發吩咐一個衛士，去請童司令，然後叫另一個將定勝形的燈籠燃燒起臘燭，溫柔的燭光照着，近於相逢恨晚的歡狂。

童卓羣身後擁着雄赳赳的衛士，走進了門檻，龍參謀要介紹的時候，童司令握着李縣長的手，禁止他插嘴地亂喊亂嚷：

「龍參謀，你不要介紹，你不要介紹，讓我來介紹好了，李縣長是我的老師呀，呵，是我的老師呀！……」

彭祕書龍參謀都疑心認錯了。就是李縣長自己也滿肚子懷疑，怎也記不起什麼時候有這位學生，因爲他從來沒有教過書。從那兒來這位學生？他正想否認，但，一轉念間以爲將差就錯時，童卓羣發狂似的喊着：

李縣長

「是我的老師呀！——李縣長，你不要疑慮，前年我到韶關參加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受訓，地點在南雄是嗎？我是參加政治班的，你那時在戰區政治部，每星期擔任三個鐘頭課是嗎？舉行結業考試的時候，你還和政治部主任來參加典禮，這不是我的謊話了吧！是的，千人識和尚，和尚不認千人，你是認不出我的！」

八條衛士，目瞪口呆。

「是呀，呵，……」李縣長出乎意料之外的應着，認着。「卓羣兄，這樣更加好辦了，什麼都可原諒你，你也該原諒我，大家原諒，我和彭秘書是預備送首級給你們的啊。」隨即拍着他的肩膀。「我們現在，其他不必要的廢話，都可以免說了。敵人昨天沿海平公路進佔了公平墟，民團已撤退至黃羌，且有向北挺進的模樣，現在聽起礮聲來，似乎距這兒不遠了。我們今天是站在正義的神壇前相見，希望卓羣兄能夠召集貴部予敵人來一個迎頭痛擊！」

「好哇！對哇！……」童司令興奮得跳了起來。「我們早已佈置好了！」

「在四點鐘以前已防守好了。」拍了幾下大腿托好了眼鏡。

「你們真是神出鬼沒的游擊隊，難道天天都防守嗎？」

「彭秘書，這個你不知道的。」龍參謀慚愧似的說。

童司令也感到了卑劣的可恥似的收拾起興緻，他畢竟是爽直的好漢，將接到了李縣長的電話召集開會，以及自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非常扼要地，自慚和賠罪地剖白出來。

悠長的春夜已到了盡頭，遠處的貓頭鷹「攻速，攻速……」一聲緊似一聲的警惕着人們，那時敵

人的礮火來得更近更密，李縣長要求童司令快點命令各地佈防的游擊隊長，下令掉回鎗桿，無論如何要把攻打黃羌的敵寇擊退。

「龍參謀你先回司令部，用電話或派人火速通知各部隊，說敵人已發動打黃羌了，一切的事由你先去指揮。」

敵人果然有一部份騎兵，在山砲的掩護下，向北馳驅，到了西坑和商山叢峻的地帶，那準備對付縣警隊的游擊隊，都接到了司令部的命令，俟候沉悶了兩個多鐘，而今已找到好主顧了。

銅鑼、鉄盆，倉倉朗朗，……響應著鎗聲，四面緊密地喝斥起來，山谷的迴聲也十分幫忙，敵騎心臟收縮，四下亂跑，向密林峭壁驚跑狂竄，陣腳一亂，勒不住繩，幸運的且戰且走，依原路退回。

到黎明時分乳白的曙光下，有兩匹戰馬的腹部還冒着鮮血，敵兵有的流出了腸死了，有的在坑坎上跌破了頭殼在抽搐，搜索死傷的敵兵有二十四名，春陽笑迷迷地像道着早安，祝頌第一次勝利。

敵機七架，十架輪流在商山投彈，火焰瘋狂地捲入高空，濃烟罩着天宇。畢畢剝剝，恣意地發出報復的狞笑和呼嘯。

由童司令和李縣長商議的決果，夜間再進襲公平墟。而敵人也好像嘗到辣蕪似的，當午在飛機掩護下退回到了海豐城。

不兩天，敵寇像一羣登山烏龜，高昂的頭受到我們游擊隊的打擊，惶惶地啣了一些物資縮回戰艦，隆隆地像呼傷叫痛地治療創傷去了。

卅一年十月廿四日脫稿

敵血

虎形祖墳右邊的摘星樓前，幾天來，黃氏家族挑選了男女壯丁，挖掘了幾條壕溝。

金雞鄉的大地，明顯地交上了惡運，咬住了牙根，仍不能忍住鋤鏟恨命的挖掘，每落一下鋤鏟，「咚咚，督督……」宛如發出痛苦無告的呻吟。

這兒，依地勢看來，正在虎形的鼻子上，要是在平時，誰在黃氏開基祖墳前後剝一塊草皮去補圍屋或填新塚，黃族的男女老幼頂着「動土折丁」的理由，必然地，老虎般的裹紮拳着頭，執着舊式的干戈怒吼起來，要把在那始祖墳上動土的人生吞活剝似的……

這一次，他們自己在祖墳前恨命地挖掘壕溝，那泥塊紅得像珠砂，畚箕、竹籬挑送出來，堆在青綠的草原上，在對面石樓的砲眼裏看去，直等那鼻上受了創傷冒出來的鮮血，然而這注血愈冒愈多，愈流愈長，像打傷的山獸，更兇殘，更瘋狂地撲過來，要把那座石樓囹圄地吞到肚子裏去，治療它名譽的污辱一樣。

這座石樓位在張家的祖祠前，大饅頭似的，從地基到瓦簷，全是花崗巖的石塊，和着糯米飯的砂灰壘砌起來的，外牆約莫有五尺厚，周圍開有砲眼，外表上看去是巨型的碉堡，考查起來，張族的祖上，築石樓的用意也是這兩點：第一是點屋場的堪輿先生呼地形爲「獅子滾球」，而前建築一座圍樓，將來財源滾滾，富貴榮昌；第二是他的祖宗强悍好鬥，有事口頭不能調和，即動用武力解決，可以憑它防禦。有了這兩種宗族觀念的理由，這石樓在五六百年前便具有現代化禦防工事的姿態出現了。

樓有三層，現在裏面有百多副大小炊具，四五百口男女，出入僅有一座總門。水井，菜圃，牲口，以及瓜棚豆架……件件俱備，只要糧食，柴草屯儲充足，半年不開總門，與外間斷絕來往也不是樁苦事，聽說清朝在洪楊之亂以後，流寇圍困它三個月，張族的人不光是老幼安然無恙，而且還憑這砲眼，架着保衛的土炮轟出去，消滅了好些長毛賊。

金雞鄉是劉氏先入鄉的，劉氏的祖先落居在金雞嶺下，就起了這個名稱，黃、張兩族到現在已是後來居上了。劉族呢，論人丁發達得緩，講富貴，世代繼承了祖宗務農的遺志，雖然起初佔據了廣袤的田地，一代代的變賣，漸漸地縮小；田契、山字，到現在已大部份已寄放到獅形虎形的裔孫那兒去了。

黃、張兩族，向來吉凶慶弔不相聞問的。自從黃星初南洋商戰勝利，人們背後將他的名改上「百萬」的代名詞後，兄弟叔姪叨他一手提拔、扶持、接濟的委實不少，雖然摘星樓建在祖墳的左旁，族中的父老，半句批評阻撓的話也不敢說，粉壁潔白，雕花畫草，油漆泥金，六層樓聳入高空，在夜間看去，那曬台上建築的塔尖，亭頂伸向穹蒼的晦冥裏，眺望上去，彷彿有手在摘星似的，以是便取名爲「摘星樓」。在這金雞嶺下，自建了它，襯得遠年在風塵中暗淡的石樓，倨傲了幾百年的雄姿，好像何儂着，受了委屈，自憐身世古老和寒微的老婆婆了，財增人威，威惹鄰厭，黃、張兩族的情感，只見天天惡化。

這次，黃星初受了張文卿的詆譏，污辱，在鄉公所裡，衆目睽睽之下，張文卿居然拍起檯來罵他……「我不承認你們，……你們是虎形的子孫，殺死了我的狗，簡直就是瘋狗，毫無理性的動物，狗

和狗自相殘殺……」相罵沒好口，黃家的望族，黃星初也板起臉孔回敬：

「……你這瞎眼睛的，一向橫行鄉曲，不識羞，你才是狐羣狗黨。我非把這羣狗黨斬千刀不可……殺個狗血淋頭！」

「你這忘八蛋，誰是狐羣狗黨，到南法賣屁股賺了錢，回來串同奸商躉積居奇，專門收買一般無賴……你想來謀刺我，故先滅了我這條狗命！——看，請你來試試我的雷火風：（註一）非把擲星樓剷為平地，我就不姓張。」

張文卿用力的拍了一下胸膛，隨即打出一巴掌把頸項一橫，樣子是刀是頸項，表示負責說的話，黃星初本是商場出身。對於官場衙門的常識不及那訟棍張文卿的，同時給他以「躉積居奇」的罪名不及提防的打過來，一時間有點摸不到頭腦，但是，心頭的怒火燃燒，眼睛發出紅燄燄的光來。張文卿勢燄更猖獗了。

「……別以為有兩個刮痧！（註二）實在我看你不及我那條狗。如果不將我的狗交還，瞧你死在我的指甲裏，還是我死在你的刀下……」

黃星初在大庭廣眾間，着實受不住了，——的確的，他在三十多年來，到處受人贊揚，說好話，賠小心，從前因為在鄉間偷了伯嬭一隻南瓜，遭罵後負氣挺而走險，而今滿載榮歸，想不到遭這位無賴罵得狗血淋頭，終於手足並下，怒噴出一聲巨吼：

「殺！」右手恨命的望張文卿處空劈一下。

「殺！」一模二樣的也演雙簧似的空劈一下後，那更大的回聲從張文卿的喉嚨裏壁回來。

黃星初排開了七嘴八舌勸解的鄉長和鄉耆，壯碩的影子，以數年來沒有的矯捷走出去了……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張文卿失去了一條跟隨他將近十年的一條黃雄狗，這條狗他在一次赴縣城的途中，一路尾追他的後面回去的。他在那時是管理蒸嘗，爲了鄰村的農民受人唆使紛紛起來抗租，他帶了一封堂姪的信去見劉縣長；他的堂姪張×那時已升爲第×軍第×師師長，和劉縣長是大學時的同學，所以縣長極力幫忙，把這些受人煽動，利用起來抗租的農民壓制了下去，那條狗就是那時跟他的。

俗語說「豬來窮，狗來富，貓來載麻布。」

從那次以後，張文卿取得了族人的信任，凡是族中有大小事情，必先去投報他，他雖然識字不多但他的主意却不因他的學歷淺陋而受了限制。譬如呈文吧，你朗誦給他聽了以後，那件不對的，或許應該加強削弱的，馬上便指出來，如果依他的意思更改，十次有九次是通行無阻，並且還可能操勝利左券。——替人消災，得人錢財是很應該的，張文卿因此便財源廣進了。

那條狗到了張文卿家，已是擇到了好主，主人檯上每有肉吃，骨頭和剩餘還有誰和牠均分？主人的入息好了，家裏的人也清閑了許多，初來時毛叢裏有狗蠅、白虱，張文卿彈着舌說：「唔，狗瘦主人羞呢！」經過了幾次的梳洗，蠅和虱都被肅清，黃毛才滑溜溜地發亮。而牠天天殷勤地跟隨着出入，宛如隨從的勤務兵，張文卿在那時已起牠一个名字叫武從了。

武從挺靈敏，夜間誰在他的門前躡手躡足地走過，他一定醒來觀察動靜；就是日間有鄰家到來，

牠亦在他身後跟隨着，放出監視的日光，如果你拿牠主人的器物，牠就「唔！」發出禁止的聲音；如你再不放回原處，許是要拿出門去，牠就扯住你的褲筒。……同時，牠對於來客要是衣衫襤褸或是不整潔的，牠便張牙狂吠；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牠便以鄰居的態度去監視他，是以凡是到過張文卿家的人，無不贊揚他那條狗，說是一個勤務兵都不能及牠。

張文卿到外頭去會客，客人中有識狗相的說武從前脚短後脚長，闊胸小腹善走路，耳尖是聽覺一定靈敏，尾捲左者能輔佐主人之謂也，況且人人都知道的，牛尾要長，狗尾需要短，武從又吻合這種要求；鼻頭天熱不冒汗，要是入山打獵，那灰塵不易防碍牠的嗅覺；且嘴短了深，一經牠咬住野獸必不易狡脫，……牠的主人對於這些相法，肚子裏都有具體的事實作證，所以每次高興地靠在椅背上，笑得挺滿足的神氣，眼睛眯成一條綫。

「武從的好處你們總有不知道的，譬如，每天睡覺有一定的地方，從來不妨碍人們的工作，而且我沒有睡覺，牠總是守候着，一定要我吩咐了以後才敢走開。有一次我忘記囑咐，整夜守在床邊，以後我夢回才發覺，心裏實在很不好過呢！」

「還有，牠吃食物是很謹慎的，我沒有吩咐牠不敢下咽。——不過，我每天叫傭人買四兩牛肉喂牠，現在一元錢四兩，還是一樣，我覺得這是有代價的，自從牠來了以後，荷包從來沒有空過，差不多所謀皆很順利啊。」

眉毛揚出得意忘形的神氣，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抗戰爆發了以後，張××師長在保衛大××英勇地打了很出色的仗，升了軍長，在這個縣中令人

十分注目了，××縣縣長上任以前，在「入鄉問地主」的人情世故的常理下，誰都曉得張文卿是張軍長的族望，族裏的事情軍長很倚重他，是以都登門拜謁，請示施行計劃，雖然這請示是客氣之詞，但是張文卿有什麼要縣長幫忙，縣長是不敢不替他辦到的了。

禁煙禁賭，縣府是奉上峯的命令要依期禁絕的，而他則在石樓中指定地方，派人員張燈設桌，當地的區長自然是眉開眼瞞，佯作不知。要是外邊攻擊得太厲害了，縣長也會派縣警隊來搜查，可是一面派人一面又用電話或函件先行暗地通知，吃虧的只不過是一任縣府派使的隊員的腿子，白白地空跑一頓就是了。這樣，在縣政府方面盡了職責，在人情方面也說得通，而在他處破案處罰時他們又沒得藉口。

因為節省消耗禁止迎神賽會，而金鷄鄉要演戲酬神了，只消張文卿伯答應，搖一搖電鈴，不但昇平的景象一樣鋪張，且會從縣府派警隊來維持治安。「張文卿的話靈過祖師」，幾乎是異口同聲四隣周知的事。

黃星初是他所討厭的，同時黃星初也不會不討厭他。他約束黃族的青年不許到石樓裏去吹煙賭博說：

「這是沒落、沉淪的歹土，鬧成揚州夜市。呸、那膿頭不拉出去，地方是不會安寧的……」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黃星初約束族中青年的話，多多少少都闖入張文卿的耳朵裡。他也把黃星初的隱秘報復似的暴露出來。

「……這真是狐狸不知尾下臭，……以前躉放在羅親家五千瓶火水，後又躉積二千五百包米，直

到四五月全縣飢民叫苦連天時，才以高價出售，這是什麼？這奸商非我張文卿教訓他不可，讓他來嘗嘗胡椒還是辣！……」

還從中製造空氣，以博得多賞點特務獎金。

在這時候，張文卿家的狗，一晚忽然失蹤了。

張文卿對武從的失蹤氣得鬍子根根像鑽子。命令鄉公所負責找尋，更暗地派遣無賴探訪，說是蛇過有路，狗失自然有原因，一定要將原因偵探出來。

「打狗欺主。豈有此理，那些混蛋簡直是欺我。不，他想來謀害我！謀害我！」

偵探的消息雖然各不相同，然而歸納起來似乎有點眉目，有人看到武從和黃星初的母狗曾交尾一次，說不定就在那次以後再登梢被俘虜去了。

愈往下想，愈覺得可疑，在「三人證龜成鼈」的推理下，黃星初成爲主使兇手的嫌疑犯了。

張文卿氣得心臟膨脹，在失蹤的武從沒有回來以前，仍極力壓住憤懣，希望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到了第四天遂依鄉長計劃全鄉滿貼尋狗啟事：

鄙人於×月×日晚失去黃狗一隻，名叫武從，耳尖，尾短且向左卷，嘴深、前脚短後脚長，腹小，胸闊，身材高大，體重約三十八斤。如有親朋知牠下落報知因而尋獲者，奉送國幣五百元；親自牽回者願以國幣一千元酬謝，貯款以待，決不食言，立賞格是實。

立賞格字人張文卿×月×日

這賞格貼滿了四鄉，因酬謝金高，頓增加幾分嚴重性，劉氏族中有人很不滿的在議論：

「張文卿失了一條狗，比我們孩子失蹤還要嚴重啣！」

「陳阿佛賣子，才一百二十元呀！」

「王清妹十八女，聘金五十元還沒人要。這個年頭，人人都說：寧添一斗莫添一口的哪。」

「真是窮人不如富家狗呵！」

「誰能夠及牠，牠每天照例吃四兩牛肉，我們從元旦到端節，端節到中元節，以後又是除夕；說句聊以自慰的話：也可說是初一，初五，月半，都有肉吃呢！哈哈……」

「現在的年頭，是有錢有勢人的世界，一條狗的價值一千、五百算不了什麼的！」

談論的結果，那個劉發秀的便提議，密報武從是被囚禁在黃星初家中；希望得酬金五百元。

張文卿好像命根真的在黃星初的指甲裏似的，特地派人前去拜謁，並叮嚀話說得要客氣點，請他幫忙調查，……到武從回來才和他算賬。

那黃星初有感於誣告的污辱，向來人斥道：

「張文卿看我是什麼樣人？疑我會幹偷鷄吊狗的事，他無非是輕視我黃星初；你回覆他我黃星初向來不與狗來往，倚恃狗徒作惡爲非的，——像這樣真所謂狗徒！……」

這話由拜謁人報告給張文卿了。他宛如火上添油，兩眼燃燒着憤火的紅燄；金鷄鄉鄉長召集紳耆窮究這案件的座談會時，張文卿就採取了報復主義了。

張鄉長原擬圓滿解決的會場，被兩位仇人見面之下，不幾句便鬧得天翻地覆，一場械鬥的悲劇反

而開始進行排演了。

黃星初受辱，喊出了一聲負氣的「殺！」張文卿決不示弱的回敬巨雷般的「殺！」以後，事情分明鬧翻了。

摘星樓如同有大吉大慶的請了全族男女壯丁宴飲，黃星初把受辱的詳情加強語調說出來，全族人聽了沒有一個受得了的。個個擦掌磨拳，要和族長出這口氣。

各人家中所存的刀、槍、劍、戈，各色各種武器都集中在摘星樓，在樓前即日動工開築濠溝，每個壯丁上工的俱發雙倍工資，所以成效特別顯著；同時又派人到鄰近雇請專長國技的拳師，摘星樓上燈光澈夜不熄，樓板也得不到休息，嗚嗚地發出痛苦的淒叫。

張文卿亦召集男女壯丁在張氏宗祠裏說黃星初爲富不仁，看吾族出了軍長，恐怕將來不能躉積居奇；造摘星樓時就說我將來要剷平這礙眼的石樓，你看他趕築濠溝就是打這個主意，如果我們的石樓在長毛時沒有毀滅，現在才被這土豪剷去，真是無顏見我們的祖宗。況且這石樓是吾族的總命脈，大家不願意軍長塌台，被他毀滅，一定要起來自衛……

男女壯丁個個都有滿腔熱血的，經這煽動，都義憤地矢志和黃族來個第三次的格殺！

張文卿想到上代和黃家械鬥都是勝利成色較高，這次恐怕要被黃星初的臭紙幣壓倒，請將不如激將。真的，張家子弟兵被他一激，都主張以賣蒸管來購買硝藥，星夜集中武器在石樓裏，大家都不要報酬，而且還自由認捐……

從此，路上的行人漸次少了，試土槍過山龍砲，磨刀，擦劍，……金鷄嶺下瀾漫着愁雲慘霧。這兒接近南海，接近前綫，接近敵人，這兒的民性勇悍也接近徭民的好鬥性。

縣府聽到了這消息，薛縣長親自率領了保安團隊廿多名前來調停，到張家時壯丁一窩蜂似的喊殺，到黃族時各執干戈喊殺，嚇到薛縣長的團隊目瞪口呆，趑趄不前。

鷹在天空中唱着輓歌，哀悲大屠殺，大流血的日子將來臨了。

還有那烏鴉啞啞的在金鷄嶺上，整日在盤旋，彷彿知道人間的盛筵爲牠們安排了。

薛縣長爲這治安問題苦惱得什麼也似的，分別呈報省政府當局，及鄰地駐防的正規軍隊……

×月×日晚，月亮思量似的看着大地時，張黃兩氏的祖祠裡，陣勢堂堂，個個怒沖沖，雄赳赳，香煙裊裊，殺氣騰騰，在祖宗的座前禱祝，張族由張文卿監誓，並將雄鷄割血滴入碗中，每個壯丁依序微吸，這是同盟示信的壯舉。黃族也是一樣在歃血。以後大嚼豪飲，因爲雙方訂定械鬥的日期已將到了。

而黃族所不同的就是：黃星初對衆宣佈，械鬥受傷的領藥費伍百元，不幸成仁撫恤壹千元；能將敵方腦袋搬回來各獎壹千元。這條例宣佈後，黃氏宗祠裡壯丁，恨不得馬上去砍幾顆腦袋。

第×集團軍部××團長奉令調派前線增援，沿江必經該縣。最近敵人爲了搶劫物資，解決內部的危機，又向沿江各縣騷擾，薛縣長爲了這事即親自跟他商洽，意思是：先行和平解決這金鷄嶺的內爭以免民衆的血白流，所以到了磨帳下明坦地說：

「金鷄鄉的民性勇敢好鬥，說起來民衆的武力也着實不錯，可惜向來被土豪劣紳所盤踞利用，成

爲私人的惡勢力，是以政治力量打破很難，……」接着薛縣長的建議，在這嚴重行將火拼的當兒，促他們覺醒還是十分需要，但是，不能全以武力，但又不能沒有武力。……

×團長痛心地说：

「這是國家民族的不幸，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先將這地方醜事妥爲解決，移民衆武力對付敵人。」那天晚上月亮很好，他和薛縣長各騎一匹馬，把全團弟兄開拔到金鷄鄉來，正是黎明的時候。整個鄉村陷入在不安的痙攣裏。

×團長安排好了陣勢，投刺拜謁張文卿和黃星初。黃星初得到暗哨報告大軍到鄉的消息。以爲張文卿利用張軍長的威名請來的援兵；而張文卿又以爲黃星初賄賂鄰近軍隊的結果。各各懷疑、恐懼，一直接到咕片才鬆了一口氣。

×團長威儀很好，十分地誠摯分別加以解釋，說是完全出於誤會，並以今日國家民族垂危的時候，尤不該互相械鬥對消力量，致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大道理解釋得挺明白。而薛縣長也說在今日應該化私人的仇恨，爲國家民族報仇雪恨才對！……

「爲了一條狗，而釀成人禍，慘劇，那才對不起上代的祖宗呢！」×團長沉痛地说。

「現在，你們不明白張文卿的狗蹤，黃星初也是不知道，完全是人們胡亂的推測，或許還有一部分挑撥離間的份子，從中搗鬼，你們都受謠傳的唆使，要是兩族真的械鬥相持起來，你們都變爲自相殘殺的狗類，鼓兩掌就咬到頭破血流！……」

人總是有良心理性的。經這解釋、心頭凝固的頑強開始溶解，而在腦海上罩籠着的私恨，也在這

正義的和風裏揭開了。

「我爲了追隨我多年的武從失蹤思想昏迷，——我現在清醒了。」

「我無辜受誣讒，那時真是三顆頭顱也想不開。現在經團長解釋，又似乎不用再想也雲開雪散了。」

「可是我們都飲了血酒！」

「我記得有一句話：『飲我生命的血酒，還我自由以光明。』現在距離這裏二百里是前線，那兒的敵人又向我防軍的陣地騷擾了，兄弟這次正是負責增援，誓把敵人殺出去——最好，由你們去號召壯丁參加作戰！」

「我可把這筆械鬥費撥出來作犒賞。」

黃星初說完，薛縣長歡喜得舒眉展眼。

「回去，對兄弟兵解釋，我們不要把鎗口向內要撥轉鎗頭朝外，向敵人演說對奸僞污罵吧！」

第二天早晨，兩隊義勇軍嚮導着第×團的正規軍浩浩蕩蕩向要增援的地方開拔了。天空的嘴角似乎已掛着微笑的光彩……

一九四一，六，於武水西濱。

註一·雷火風表示厲害的意思。

註二·括痧指錢幣。

邵麟在辦公檯上，兩眼湊近稿心紙上用鋼筆癡癡地在寫他「生之戀」的文章。昨天在下辦公的時候，稅捐局長囑咐他明天擬一件飭令南關水上稽征所，在這年關應嚴密檢查旅客商人，提防狡會走漏捐稅的公文；這話像歸巢的老鴉的晚噪，雖然是令人聽了煩厭，但是到了暮色逐漸深濃，它們也就消滅在晦冥的天空，連一絲痕跡都沒有了。

那時，邵麟曾站立起來一連串地答應着「好，好好，好好，好好！……」梳得黑亮的頭髮的腦袋還用暗力亂點，可是這樣的裝作，不是在他的記憶的備忘錄上的摘錄，邵麟曉得他是上了點年紀的人，什麼事總愛反覆，反覆就帶纏鬧的意味，這意味很近牢騷，他怕牢騷，所以用這種貌似虛心接受的謹慎態度，好叫梁局長把囑咐提早一些結束。

梁局長說完「明天上午九時交送給我」以後，將慣於指點的右手覆手拄着司的的左手上，眼睛還投在無視的地板之間，沉思了一刻，也無所謂滿意不滿意，只感到又交妥了一件事，臉上現出平靜的寧容。

第二天，梁局長在陰丹士林布桌上拿起了蛇紋般的眼鏡盒，摘下了眼鏡，使眼鏡安順地盤坐似的那起來，卜的一聲，隨即塞進長棉襖的袋子裏。睜起眼皮扭向後面的壁間的掛鐘上望了一望，向邵麟貼兒過來，瞧見他正在低着頭在走筆，但是瞧見他又用鋼筆，心裏很不高興，因為寫公文在普通習慣

上尙未大量地應用到，梁局長將這事告誡邵麟已是好幾次了。

梁局長從座前走下來，向邵麟那兒踱去，撮起眼皮低下頭去，邵麟感覺到耳畔有呼吸的氣息，稍一回頭，瞧見有皺紋的臉孔鼻頭平大的是梁局長，很慚愧的將稿心紙掀覆回來。

「邵麟你又用鋼筆起公文了咯！」

「不是起公文！」邵麟站了起來。

「那昨天叫你寫的那件飭令南關稽征所的呢？——交給陳科長了嗎？」

「，呵，我等一會來擬！」支梧着說。

「等一會，等到什麼時候？」隨手將稿心紙拿來湊在眼前。「你吃什麼飯？我問你吃什麼飯？」梁局長漲紅了臉，平日和善像駱駝的，今天却如大象一般兇猛了。責他什麼公事都不辦，只是幹私人的工作——寫文章。接着把過去不負責任的案件一一的怒吼出來，連每次告誡不准用鋼筆起草也毫不留情反覆地罵着。

陳科長瞧見邵麟像是被大象即將擒住的老鼠，那麼窘迫、狼狽、尷尬，但是又沒有法子援助這可憐的生物，許多平日妬忌他寫稿走私的同事，或許是被他借了錢沒有還的同事，心裏却暗暗地偷笑！

「由你決定，不是現在離開，便是月底去職！」梁局長下了最後通牒才鬆了這口氣。

他受了這「轟炸」神經如同電線般亂做一團，心地上的愛情建築也成了斷瓦頽垣露出鋼骨不堪憑吊。……他的眼前出現了這種情景，感到非重新改建是無法維持往日的情景了。執起筆來寫了一紙辭呈，挺堅定地蓋了私章，扭私章蓋的聲音比梁局長的蓋眼鏡盒還要結實，滿臉紅慘慘地，略為檢

點一下便早退了。

沉潛最近聽了邵麟許多不道德的行爲，譬如和他介紹認識的朋友，背地裏便假借了名義向人借錢，甚至他的社長的兒子，父親給他下期入學的錢，邵麟居然誘騙來用，偶然彼此相見，沉潛心裏很苦惱，但許多要說的話，無法表達出來。

邵麟失業的消息他聽到以後，心想：要怎樣才能把朋友拯救起來，運用那一種方法？確是費了沉潛不少的心力，終於一天中午敵機轟炸××，邵麟因爲失業，空閑往往是幻想的運動場，同時又是回憶的散步地，身子給它們踐踏、蹂躪，精神異常頹疲，所以每次警報鐘敲響了以後，好像受騙似的上當不再跑了。這一次他照列不逃，那知十八架飛入市空，不管高射砲震怒地放射，而大量的炸彈却傾了下來，而邵麟剛伏在後門的乾溝裡，一陣疾風壓將下來，連一個恐慌還沒有發出，沒有什麼可以形容的響聲爆發出來，黃塵黑烟迷漫得像地獄的鬼門關，那時邵麟到底在人間還是在鬼域，自己也不知道。等到知覺證明他沒有死時，他爬出來往外飛跑，不管崗警的喝斥，跌了又爬起，爬起又跌下，耳朵「空隆，空隆。……」大地上一點聲音也沒有了似的……

邵麟沒有受傷，回到原寓的時候，曉得剛才那顆炸彈，落在距離兩丈的地上。有加里樹以前是蒼茂的，現在已給半腰劈斷，那所廚房掀得僅存磚塊鬆泥一堆。房間震得瓦塊像逆鱗一樣，玻璃窗支離破裂，牆壁裂了幾條大縫，……比強盜入屋後還要凌亂。

怔忡不寧的心情，驚恐、駭怕、懦怯在邵麟的腦子裏翻起了濁浪；失業、窮苦、潦倒，這一些是

使男朋友友不感興趣的吧，陳科長每天說公事忙，晚上又說年關事多，天天疏遠，而贊美他的詩文的李麗珍也累找不見，在她的書桌上留字也不再如約前來。只有沉潛一方和他進行找工作，可是表面也表示漠不相關。

在初春的河畔晒着微溫的陽光，河水也活潑地在唱迎春曲調，終於一個早晨他和沉潛在河堤上走時，沉潛先揭開了沉默的封皮說了：

「邵麟，你現在可憐到這偌大的地方幾乎無地立足了是嗎？」

「……」邵麟一句不答地隨着走。

「你知道我們是多年的朋友——伙伴，你近來使我痛苦，痛苦地把你當做了外人？」

「……」低下了頭看在創痕加交的皮鞋尖上。

「把一個好朋友的感情割斷，真是不容易的事，我每次聽了你在墮落，並且和邵秘書也商量過，但是他說：「本性難移！」非常失望的只是搖頭。我不相信，你沒有勇氣，或許你的勇氣克服不了你以往的過錯的。」

「……」邵麟依然默默無言，只望那滔滔的流水。

「如果你的劣任性不肯剷除，無論到怎樣寬廣的城市，你都會感覺到越住越狹小，甚至於窒息的。生長在大時代的青年，自身也不能革性，怎樣能夠擔任世界革命的工作？」

那時邵麟全身震顫起來，抱着沉潛說：

「的確，我，我近來是格加瘋狂了。我整天在墳墓的墻門外徘徊，看不到一綫光明，這我自己也

知道的，每天在日記上總是勉勵自己，但是徒然，徒然！」

「我知道你不是沒有救藥的啊！」

「沉潛，你是最愛我的朋友，我過去總不肯承認自己的過錯——，我的生活更簡直是最下流的。過去，只有人知道某一部，而我却從來沒有告訴過人，這樣也就是我不肯澈底的懺悔，現在把不敢對父母說，尤不敢語女人的，第一次向你懺悔。」

「我們還是坐下來吧！」

「不，我們在江畔上來回慢步，走動起來才能夠傾吐得出我的罪惡。朋友，要是這次以後不能澈底的改變過來，簡直對你稱「朋友」的資格都沒有的了。——真的，再沉淪下去，我不特會騙錢，還不敢担保自己不會幹盜竊的勾當。」

「……」沉潛想揮一句都不可能。

「我自敵人轟炸驚嚇了以後，腦筋還不很清醒，現在我將過去的罪惡，想到就說給你聽，但一定是凌亂的。」

二

邵麟對於辦公事稿這件事，認為是無限沉重的吃力的工作，每交辦一事，如同在身體內塞一把燃料，血液燒開了似的沸騰起來，掀開了唇皮，反抗的咕嚕着：寫文章的人真是不宜辦公文的。但是經過了幾個月，因為換來的陳科長是同鄉的關係，什麼困難的問題，都在茶館裡商量追逐女人，許是在

談論物價高漲的時候，便得到了要領，甚至陳科長爲了要更改的麻煩，直接便自己動筆。所以，近來連反抗似的不舒服也沒有了。

在公事上邵麟時常請教陳科長，而陳科長也好像職位顛倒過來般不辭勞苦，雖然彼此之間沒有談過什麼條件，而骨子裡却受了很大的威脅，除了說話贊成的表示贊成，不同意的也苟同外，每次登茶樓，吃水菓……十次則有七次以上是邵麟摸荷包。

邵麟的入息少，不消說多於陳科長作東主是不合理的，他自己也時時在荷包裡空空如也的時候覺察得到，然而，邵麟原是個獨子呀，小時依賴父母，到離開了五中到潮安教書，舅父又在那兒任校長；再後到揭陽縣府，財政科長又是在他的堂兄，這樣，他的依賴性由落土到發榮滋長都沒有移遷的菓樹一樣，已是根深蒂固的了。

他的家由於他的父親在早年捆了一筆債回來後着意的問舍求田，兄弟無多，父母愛他自然是如明珠一樣另眼相看的。他要買鋼筆，這是文具上所不能缺少的東西，父親會買給他；推而至於手鏢，手影機，……在邵麟纏一次鬧一次，以輟學曠課來要脅，他的母親，思前想後了一回，也會惱燥而忿恚地對邵麟的父親說：「老鬼，黃泥填到頸子上來了。等到鼻孔的呼吸眼纏塞了的時候，百萬家財都是他的，還這樣抓得死死的幹嗎呢？」他的父親也申述出哀傷的話來：「妳怎麼不早點保佑我的眼皮願起？我還會看，我總不願看我在千重山萬重海以外，辛辛苦苦，沒白天無黑夜賺來的，給他花光啦！」「已然這樣，你得自己吞到肚子裏去，爲什麼買兩合黑豆燉黃酒也咽不下啦？」……每次經過一鎖門嘴，妥協的大抵是屬於父親，從中得到滿足的是邵麟，嬌生慣養，優待到他成了不移的依賴性。

邵麟在高中畢業後，他的父親在那個新年，領他到舅父家拜年的時候，這份管教的責任鄭重而感激地託付給×縣旅潮學校的校長邱祖儀先生了。

邱祖儀先生是末科的秀才，廿歲那年一考就中選的，同縣的讀書人個個敬慕他的才華，名高望重，還很取得鄰縣的人的信仰。因為邱秀才頭腦迎新，對於白話、國音，很虛心地研究，連潭腿、八段錦也朝朝依着掛圖在練習，因此，他在城市裏的學校能夠坐得校長的席位，而且一任十多年。新青年、老書生和他談得來合作得來，連小孩子尊敬他比父母要他到聖王爺前叩了頭分菓餅，還要虔誠，許多家長稱贊他教導有方，當面這麼說，背地裏還是這說……。

邵麟的父親喚他來到了舅父房中，他驚怕地坐在酸枝椅上，只聽父親對舅父說：「其實他還是小孩子，不過希望舅父指教他，隨便担任低年級幾小時，——在我並不希望他寄錢回來，能夠不時常打劫我的錢袋，也就笑平鼻孔啦。」舅父將牛眼杯送到花白的鬚邊，喝的一聲呷一口濃茶說：「麟古的成績表——家庭報告書我看過了，各門學科的分數還不會錯，我回來時又見過劉校長，詢問起邵麟，他說『聰明人十個有七個以上是懶惰點的，他的缺點和天資好的人一樣。』——這點，我知道，由於大姊過於溺愛從小便養成的。」眼睛提了起來，射出恩愛、垂憐的光，從頭上順撫到腳，從腳又逆摸到頭：「五年級的級主任還缺人，麟古，你今年代替一位何國基先生的職務吧！」

在畢業離校之前，他在附近的商店裏欠了幾筆零食的小賬，偷偷地把行李星夜運出了校門，在同學中借了幾筆款，也一樣的沒有清還。在學校裏的名譽弄得很壞，這是劉校長不便對邱祖儀先生說的。邵麟每次回來總是伸手要錢，要去的錢，鏢沒有買，手影機從來未見過，只是帶回許多和男女同學

的照片，問他時不是說被同學借去便是修理了，甚至有時認×先生帶跑；其實他在學校裏甚麼用費都比人奢侈，邀女同學吃水菓，看戲，……漸漸地他欺騙父母，親屬朋友……只要目的物達到，什麼乖巧的話都說得出口了。

欺騙本來是不道德的行爲，在學校裏錢炳要繳膳費的錢他借來花光了以後，約了一個時期又過了一個時期總是籌劃還不出來，——追逼得他兩頰漫紅。可是頑皮也好似先天賦給他的寶貝，只要胡亂答應了幾句，轉個身和女同學扯幾句閑談，什麼了不起的事都以不了了之了，何況他的錢也是用在同學身上，所不同的，是女同學用多他一點吧了。

日子久了，錢炳再向他索債的時候，他不但臉不紅，而且這樣抗議：「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他解說朋友有通財之義，要是分得清清楚楚：這個就我的，那個就你的，輜銖必較，這樣的世界還會成話。

是的，他自從家裏到校，如果有同學向他借錢濟急，也一樣的沒有吝嗇，有許多他很要好的朋友袁松年，柳習經，饒國泰……借錢給邵麟也有幾次，而他還錢的時候毫不計較，往往借五元還八元十元不等，爲了他用錢慷慨，替他說好話的同學也不致寥寥，所以，有一次錢炳索到他很緊時，他們亦會起來替邵麟辯護：「所以呢？你是人不交鬼不結的。」袁松年說。「錢就是命，命就是母豬屎！又不是欠你百萬，三兩塊錢，要回去又不能駁命！」柳習經也這樣說了。饒國泰也聲援起來，斥責的口氣說着：「錢炳，誰敢少欠你的錢，別鬼催魂似的了！」——像我們大大方方的，不用響嘴都還得清清楚楚。」

錢炳在多方責難之下，心想：這也是真，倒霉的事往往爲氣量狹隘的人所獨得的。心湖裡雖然一時平靜下來，但困苦像一條多事好動的烏溜鯢，時常攪起波瀾，等到厨夫催他繳款，要不然實行停膳的時候，又掀起了更大的濁浪來了。錢炳一次、二次要不同，結果投訴給訓育主任，以前增聲的同學，這次却啞口無言。就這樣，邵麟的名遂蒙受了一次小過的污點。

女同學黃潔芳，是他頂要好的一位，當邵麟伏在臥室的長檯上帶有懺悔的心情在抽噎時，她從揭先處示下擠出來，走到他的課堂上找不到他，又到校門前經常出入的茂隆生菜店裡又找不到他，直撲到他臥房裡來，看了這情形拍着邵麟的肩胛說：「又不是讀書落人後，在緩急上通融一點小款子，不過你遇見了吝嗇鬼吧了；這是光榮的受辱呀！」

起初邵麟異常傷心，理也不理的只管抽噎他的，經過黃潔芳一再輸出體貼的安慰，和他的母親在小時候每次給鄰家阮屏古，松樹頭打哭了的時候一面撫摸青包一面罵着他人，並且把牛皮糖塞到口裡的時候一樣，那顆受創的心還不住羞慚與疼痛，而這塊溫柔的甜糖，使他勉強咽下一口便感到蜜味的滿足了。

爲了要抹去報告牌上的「光榮的受辱」，借金錢不如便賣物，他偷偷地托柳習經將父親從南洋帶回來的太平洋行的紅氈，在秋涼微重的夜間，從那座操場上的高牆邊，用竹篙將紅氈撐出牆外，和柳習經賣給了一家豆腐店的老板，這樣每天木偶一樣骨碌着眼睛的門房，半些風息也不曉得，在校裏有同學偶然問起邵麟的紅氈時，他說是借給了同學，回到家裏却報告學校中失竊。

這懲罰對於他不但失去了以警儆尤的作用，彷彿是啟示他進一步大胆幹出鄰於盜竊的行徑；而且

還得到初步成功的喜悅。——怎麼不是呢？

「我看不見什麼，什麼也看不見；撐上去，才到半牆，嘯的一聲跌下來了。我真慌給校長先生聽見，那時他還未熄燈！」邵麟驚喜交集地說着。

「我等了許久，剛巧有位老公公咳嗽着拿看風燈走來，他問我，『這麼黑還在這兒做什麼？』我答：『等一位同學。』……幸得那時氈子不掉下來，要不然，他會以爲我夜摸子（指竊偷）呢！胆子是鍛鍊來的，自此以後花錢天天增加，欺騙的言詞也愈加圓滑，他的父親指定了支錢的店家，每月超過限額，而且時是常趕回家去糾纏，如果聽信他的話，這所省立五中簡直是一所最腐敗的衙門，什麼苛捐雜稅都巧立名目地征收了。

等到母親也腦筋浮漲，淒苦到混亂嘆息對人訴說：「一枚針，拿出來用怕折斷，藏起來又怕生銹！咳，我真沒法子對付阿麟了！」

「聽嫂！」邵簡伯勸勉她說：「會用錢才會賺錢，呆頭呆腦、有錢不曉用、又有什麼用？——家中沒有浪盪子，官祿是不會從天降下來的！麟古將來大有變豹的！」

到了畢業那年，同學們對邵麟有許多惡毒的批評，實際上他自己所行所爲、實有超過人言以外的可怕了。因爲他的好朋友袁松年，柳曾經，饒國泰他們，上了借錢不還的勾當，種種不義的事件，像燒紅的鐵塊烙在心上，誰能忍受劇痛而不呼痛？——結果將邵麟的秘密大量地宣洩出來了。

有位和黃潔芳同房的同學郭秀瓊的金戒指失蹤，胡亂泛罵：「偷婆娘」。黃潔芳起初不理睬，以後郭秀瓊寫出來貼在牆上唱：

「唔知醜，唔知羞，

狐狸唔知尾下臭！

田螺唔知舌裡皺！……

我今說，一個人，

偷我戒指送××」

黃潔芳是個聰明人，曉得她是影射自己，於是質問起郭秀琼來。郭秀琼因為失了東西心裡好像打足怒氣的皮球，經她一刺便從漏洞中拖一股鬱悶大量的噴出來。

「真是不知醜不知羞呢？不打自招！」

「你不是說我是誰呢？「一個人」，那個人是誰？我知道你說我偷你戒指送「邵麟」！——「人」和「麟」是共韻的。點三炷香來發誓，如我偷你的戒指雷打火燒！好嗎？好嗎？……」

「現在是科學時代，還這般迷信，有雷火也沒有那麼便宜來打你！說到韻，朋友，妍頭……不是更入韻？」

一陣吵罵，事情鬧到劉校長那兒去了，經過了搜索、審問、偵探，毫無結果，但是全校的同學的疑心像野草的種子逢春怒生滋長在黃潔芳的身上。邵麟經過了記大過的羞辱，更受了這橫來的刺激，心裡難過，可又不敢前去安慰她，而黃潔芳被人誣告，整日垂頭喪氣，不久自動退學，跟着水客到南洋去了。

黃潔芳走後，邵麟的靈魂像一塊寶玉失手掉在萬丈深淵的海洋裡，情緒怔忡，神魂飄盪，晚上一

「唔知醜，唔知羞，
狐狸唔知尾下臭！」

田螺唔知舌裡皺！……

時此唱彼和的在該報的星期刊上發表古體

詩。邱校長亦時常鼓勵同學寫作，走私借閱點新詩交給男介紹到副刊裡去，果然，很快地登了出來，以後接二連三的寫點散文、詩歌直接投去，也一樣的大批的發表。再後，副刊編者還來信向邵麟要稿子了。

寫作的興趣濃厚了，跟麥淑清來往的熱情並沒有降低，因此晚上跟女同事糾纏，白天在教室裏寫作，把學生的作文、試卷一期期的積壓起來，日記筆記也胡亂地寫個「閱」字便了事了。

邱校長抽查學生作業了，五年級學生們天真坦白的，不管邵麟是校長的外甥，應該保持他的情份那一套，個個都推卸到級主任身上去。

五年級主任邵麟先生走進了校長室，那時邵校長不像是他的母舅了，很惱怒地如同判官一樣地在審問。邵麟東拉西拉地找了點話來應付，但是掩飾被撕碎了以後，便默默地垂下了頭來，接受邱祖儀先生大義的申斥。

他鬱鬱地坐在房裏，剛巧在這個時候，聽到四年級課室裏黃季先生講「愚公移山的故事」，邵麟想：愚公移山在表面看來是一樁蠢事，但是他有這卓越的壯志，雖然下節是插入神話，不太健康，可是這故事對自己確有莫大的啟示。譬如我，明知道浪漫到吊兒郎當是要不得的，並時常聽人家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而我連移也不肯去移，永遠沒有在意志上動過手，怎樣能夠改變過來呢？

一回，曉得邵麟是睡覺了，隨即帶上了

神經的刺痛，抽扯在他心靈的深處；眼前出現無數的幻影，茂隆店的老板一隻凹陷的瞎眼，另一隻眼放射出怒不可遏的兇光，要他將欠賬還清，而且抓住了他的大衣；好在黃潔芳從校門裏跑出來，很生氣說：「獨眼龍，真是不懂事，欠你的錢要人的命嗎？」隨即從邵麟買給他的手提包裏拿出二十塊錢來，向他一擲，叮叮噹噹的在地下亂響，亮光怪刺眼的。可是獨眼龍欠債日久，仍有餘忿地將邵麟一推，一個不提防，邵麟便跌將那店子旁邊，藏納豆腐水發酵的陽溝裏，才「火」一聲驚醒了過來，才知這窗口的陽光射在臉上，教室裏下課的撲鐘還叮叮的響着……

連幾天日夜趕工，將一切的積卷差不多清理完了。麥淑清好像在他的悔過裏暗地在抵制、破壞似的，跑到他房裏一雙潔白藕臂扭在他的肩上，笑迷迷地報告電戲院今晚換的新片，是新從香港運來的，更將廣告繪形繪聲說了一回，邵麟又幾乎忘記了舅父的嚴肅臉孔了。

在一個學期將結束以前，邱祖儀先生發現了邵麟一再扮演的假寐劇了，叫來了教務主任詢問，雖然這些事劉舜山先生知道得很詳細，但是一向沒有報告，也只得佯作驚奇的說是不知道。邱校長爲要維持校譽，來個「大義滅親」，邵麒便在這時回到家中去了。而麥淑清因爲他的父親是一位有名的紳士，由邵校長介紹到縣立一小。

他的父母聽到了這消息，一座新的希望又崩塌了，心裏自然是萬分憂鬱，兒子畢竟是自己兒子，也好，趁這個時機四處去託媒婆，想和邵麟娶個媳婦，他的父母在商量：「男人有三變，娶媳成家後亦在三變中之一的！」這是他父親的結論。

那年秋間邵麟和X校女生唐瓊英結婚了。

婚後的心情彷彿是野馬有了韁繩勒住一樣，可是開支也跟着浩繁起來，一個失業的丈夫，隨時問父母要錢有點難開口，況且住在家中，衣有妻子浣，飯有妻子弄，家中油米鹽茶等件有父親籌劃，田園有母親管顧，而他自己只是吃閒飯的人。可是妻子要買一瓶雪花膏、香水，以及買布做內衣；還有自己入市買書籍、寄信，間或寫稿買稿紙墨水……和朋友們應酬來往，這些用費時常很硬強地進襲着他，麻煩着他。由是他僥倖心生長起來了。常和兄弟搓麻將，想博取一點零錢，同時也可消磨長晝。勝的時候浪吃濫用，輸的時候便和姑嫂們用委婉的言詞生借了。所以，在家裡住不到半年，到處都有了邵麟的債主。

父親也知道兒子要錢用的，十日半月暗地裡給他十元八元作零用，滿以為「兒女是劫賊」能夠有預定的遭劫，並不算得愚笨的事。母親也想：怎樣大的蛙都是喂蛇的！每次到房子裏坐到不肯跑開的時候，便塞他幾元錢，並且偷偷地說：「你的父親知道了要罵我，你要省儉一點使用它呀！」

想不到到了年關的時候，一個嫂子剛找他，二個叔嬸又登門了。不一刻連依靠母雞生蛋過日子的四伯婆也扶着拐杖來了，而且每次來的都是找邵麟，海清伯姆問她們，一致的說沒有什麼事，可是看樣子又是十分燥急，臉上也推滿着不舒快的抑鬱，她們的秘密，經過了邵麟推宕，一件件的暴露了出來，氣得父母「唔唔……」的哼着。等到證明了搓麻雀的事以後，海清伯罵了。

「沒用的，連骨頭都沒有用了。——浪費我一場心血！祖宗墳墓裏的骨頭罌入蛇了呢……」

父親畢竟是父親，恐怕被他的妻子聽了，喪失丈夫的尊嚴，計算起總數不多，一年中跟同和行多繳幾幫柴炭到潮汕還可以勉強敷衍過去。一主一主答應了還期。

這樣，那些賭博的兄弟也效法的登門討債了，海清伯生平最討厭賭博，同時知道兒子就是跟這般壞同伴學壞了的，有幾個給他掃興而去。

海清伯更憎恨地罵着，並援引謠歌：

「賭博錢，

賒三年，

三年沒還，

屜也沒這樣閑！」

海清伯更從門角裏找出一柄掃帚，向天井裏的溝泥裡浸了浸，那些兄弟看了這種情形，拔脚便跑出去了。

第二年春天他的父親又和堂姪邵仲生商量好，帶他到揭陽財政科任辦事員，起初樣子好像痛改前非，可是不到幾個月，一再要求要回家了。堂兄知道他是受女人以魔力魅住了，多方的勸阻，同時還增加他的薪金，結果仍然無效。接着汕頭淪陷的消息証實了以後，揭陽波及着恐慌，邵麟借了這個機會，得到順利的回家。

父母好似最健忘的一對夫妻，看見了邵麟回來心裏又和從一樣歡喜，不過暗地裏却叮囑妯娌叔姪伯姆，以後邵麟借的錢一文也不承認，他受了約束，唐瓊英也用很大的溫柔去融化他，剛巧那時認識了一位從汕頭回來的文友沉潛，發起組織文鋒雜誌社，邵麟因此便感到寫作應多點攻讀，每天不抓小說，詩集，便執起筆創作。父母雖然不懂得這些，當鄰家松年伯說：「浪子回家頭便是寶」時，海清

伯夫妻，表面還是搖頭嘆氣，而心裏却相反的點起頭來了。

去年春天邵科長到××縣政府任秘書，東江的生活程度如山洪暴漲，邵麟在鄉間任教很難維持下去了，於是到了秋間來到××。邵祕書，過去固然知道了他許多惡劣的習性，已然來到了，又沒法子不和他找事安插，況且由於他自己的口中所說曉得他努力於文藝工作，心裏異常高興，於是將邵麟介紹給以前的同事，現任××縣稅捐局長梁伯達先生。

沉潛先他來××，到邵麟來後已任×報的副刊編輯了，不消說副刊需要多量的稿子，所以在這個關係下，邵麟便從事寫詩歌，散文，更因為沉潛的介紹，認識了報館期刊社的記者編輯。

××縣在廣州淪陷後，省會北遷，一躍而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要區了。它像是一家暴發戶似的，無數光明的輝煌從這兒放出，一切卑污骯髒也堆積在陰暗的角落。邵麟一面和沉潛來往，一面還免不了和局裡專談女色以及放公後登茶樓聊天的同事週旋，他對於墮落行爲，雖曾像散播山嵐瘴氣的毒林一樣野火將它們燒成了一堆灰，然而在這灰中還有未燃盡的木炭，一經飛落了火種，又態態地旺熾起來。——何況邵麟在稅務局一切生疏、無味、厭倦，時時揚言：「寫文章的人真是不宜於稅務的」呢？

寫文章志趣已生起豐滿的羽毛，在文藝界自由的大空中翱翔自然是他所傾慕的，然而，情慾的烈火時常在思緒中燃燒得他很苦。不久由陳科長的介紹，邵麟和××工作委員會一位幹事李麗珍來往得很密了。

他每天晚上時常邀同介紹人一同到李麗珍那兒去，在這時的情景比旅汕學校時更逍遙，因為梁局

長和邵祕書不像他的舅父，許是和是妻子有過甜蜜的經驗，所以格外狂熱，狂熱得連家中的唐瓊英也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起初二三個月，邵麟看見街上一對對男女，想念妻子，溫習家庭的柔順，會是每晚必修的心課；但是自認識了李麗珍以後，他想：女人有機會把她帶出來吧，也是鄉氣十足的，一對大腳板，買不到高跟鞋，製一套騎袍，掛在身上也會怪不舒服，硬生生的，真的買一點脂粉給她嗎，打扮得如同泥水學徒練習墜壁敷得不會平勻的。況且唐瓊英平板而無表情的臉，每次有詩作寫出讀給他聽，理解力還是那麼薄弱；再給她解釋，而自己得意的句子也是不多理解，唔都懶唔的。這位女幹事一經陳科長介紹，火般的語言贊着說：「邵先生的詩文我在×報上拜讀過很多，有一次你寫的『懷湖』的散文，簡直是詩化了一般美麗，還有在中學生上的『一個青年』，兩行分段，每段都有細緻的刻劃，由於簡短更現出有力！——這或許是我不識，信口開河！」

邵麟口裏連聲說：「過獎，愧不敢當……」可是心裏却癢酥酥地，週身覺到無限的爽快。迅速地吧妻子比出一個低能、淺薄與一無可取來了。就這樣，對於思鄉的心情淡得沒有了痕跡。

作品有人鑒賞，總是愉快多於羞怯，何況那時連羞怯也就是愉快的呢！邵麟公事上有陳科長幫忙，精神的鼓舞又有陳科長介紹那位女朋友，寫出的作品又有朋友要去發表。是以在辦公處也經常寫起詩文來，最初的嫌厭也漸次的脫脫了。

可是這一次梁局長囑咐起草的公文，在腦上掠過便不見蹤影，晚來仍是去找李麗珍，忘記了！忘記了！轉雇「槍手」又那裏會想得起來呢？

況且邵麟爲了開支浩繁，又沒有父母暗地裏和他搗亂，凡是和相識的朋友借錢，並鐵定一個還款的時間，身上稍有積蓄的親屬大都肯助人之急的。況且他每次說出的理由又是那麼正當，起初拔東籬還免強可以補西壁，祇因月月虧空，以後再也難填這些漏洞了。近來他一面歡樂一面又是苦惱，一顆心分做兩片，所以梁局長每有吩咐特別感到煩厭，再也不當一回事了。

三

沉潛聽到了邵麟的懺悔，通過了思想作客觀的紀錄和按語，如上所記，現在他的話頭兜回頭來，瞧他對於自己的醜惡把它推毀得無足顧惜似的，那時陽光正在頭頂上，連心靈也感到溫暖的明和。

「邵麟願你過去的一切，都在梁局長的話重量的「轟炸」，敵機的瘋狂的轟炸下死去，你愛惜再生的生命，嚴嚴整整做人，做我的好朋友！」

「我沒有變鬼！你是我生死邊陲上的恩主，但又不能以空口說的話做我新生的保證人！」

「前幾天，我和我的社長說過，已決定要你過來任外勤記者，——你的詩文他是很贊賞的，不過他要我做担保，現在你真正的甦醒了，那我做担保人是毫無問題的了。」

「啊！那麼多的穿插，我們在演劇？」

「我們無需說些對話了，我只希望你永遠是我的朋友，大家攜手爲新聞，文化工作而努力！」

沉潛和邵麟重新又握起手來，可是比以前更了解、親切，和生死契盟的結義兄弟一樣。

那時，大地盪漾着醉人的春風，一切流溢着向上新生的英氣……

後記

三十一年冬，「倦鳥之歌」出版後，即打算以後還有書店或出版社要我的作品，便把散文和小說各選出一個集子。不久得到一家書店的錯愛，應允出版。三十二年春散文集「黑與光」送審時，小說集「歎血」也一同送審，免得以後出版前的麻煩。

這個打算沒有錯，可是時局却像一天天的錯了起來。——曲江疏散再疏散，遷回再遷回。到了卅四初春，倉皇撤退，我的書籍器物和作品，就在那次淪陷時喪失了。

說到這裏，我記起當時有一位同事。當湘桂吃緊，敵人進而威脅桂柳的時候，作爲戰時省會的韶關，不論大小機關和商店都搬遷到連縣；我給當時的機關留下來做戰時工作，爲了輕便易於逃亡，趁機關搬運時，所有行李和書籍著作，俱一挑到搬運公物的船上，滿以爲韶關一旦有事，逃難到了連縣，一切用具齊全；縱然遭了驚險，捏了一把汗，額倉上還有一二條自慶的笑紋。那位同事他是畫家兼雕塑家，對文學也蠻有興趣，差一點的就是文筆趕不上畫筆，因爲大家都從事藝術部門的工作，所以大家還很談得來。當時我會把我引爲滿意得當的處置對他說，他聽了端詳了一回，我以爲他要稱讚我，那知他對我說的是；「我想不到你這麼蠢。」他說他運到連縣的東西，當作丟掉的；如果能得回就是拾到的。他說後並不解釋，我給他這一提，把想好再想壞，果然也想出了好些理由。於是，趁

後記

船要起碇時，取回一些衣服，和一小部著作。「歙血」小說集，也就是這個時候取了回來。

疏散的船幾千百艘，在連江口便遇盟機與敵機轟炸，有許多船在那時沉滅；事後，聽說我們那艘船却安然無恙。可是慶幸和笑臉未收，韶關的情勢突緊，留在韶關工作的，都奉令派赴原鄉附近各縣去工作；這是預防有一天給敵人驅散時，還可以回到老家去咬番薯根。——於是，我便叩命東歸。

痛陣稍停，在連縣各機關又一律遷回，也剛剛全部遷回，敵人便出奇的趕到，聽說我的作品也剛運到韶關，在它們生地火葬了。我在東江聆訊，又悲痛，又歡喜，又憤怒，又感激，——感激那位同志的提醒，才沒有全部損失。

各機關搬到平遠大柘，地區更狹，出版完全絕跡；就到日本投降回到廣州，也從來不敢提起付梓的事。因為這是夢，而且在眼前，一月、二月、一年、二年也還算的眼前，且越來越覺荒唐的夢！

不過，我個人永遠是夢招引我向前，夢般的憧憬欺騙我、安慰我而又鼓勵我去創造的。我覺得不長進的人和弱者所說的夢，在勇健而有為的人，會認為是平常事好容易達到的要求。一個人只要肯做，做了沒有成績也有勞績，沒有勞績也會有些微的影響。我憑這點信心和期望，計劃發動組織文海出版社，雖然嘴裏無飯空咀嚼，空嘴會發出聲音，聲音會傳到旁人的耳朵裏，或許會使人憎惡，也或許會引起人同情……

及後，因為文壇的印刷出版，跟明德印刷所的經理陳公陶先生相識，我曉得他不是孜孜為利的市儈，內心好想與文界化服務；他曉得我編的刊物銷路還不錯，他要我編一種東西：編得要好，對社會有意義有貢獻，但最好不會虧本。就這樣，我便把我的願望和抱負——夢——像痴人般說了出來，結果

，一言爲定，大家合作。於是我着手整理，增加新著，刪減舊作，改集名爲「朝暎」，列爲文海叢書第一種。如果文海叢書能夠一本一本認真的出下去，對社會又有點貢獻，那我的夢便可說是開着現實的繁花，結成福利的纍纍佳果了。

在抗戰時一切不能依照計劃，在戰後又仍然是一切不聽打算。正當它付梓的時候，金融的狂潮濁浪，便襲擊廣州，我天天皺着眉頭，愁容滿臉走進印刷所，顯然是我的信心動搖了，預感到夢是破滅了，而他却不動聲色鎮定應付，並且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說：「除非沒有了國家，還有國家，就還要有文化，就還要有藝術，印吧！印吧！……」

正在這個時候，接到瞧見廣告的朋友的來信，認爲在這個時候，暫時不要付印，看定一點；緩緩地來。——這是怕我太失望，關心的勸慰。殊不知，在這個時候，因爲其他刊物多不付印，印件暫停而交易，這本集子却排得最迅速，最順利，彷彿是一座銅牆鐵壁，風浪越大，它唱着反抗之歌也越豪放！

然而，這本集子裏十二篇小說，自己重讀起來又覺得很難過了。自恨自己才短，前（伴侶·廿二年夏作。）後（點將錄。卅五年秋作）相隔十四年，仍然是無多進步。不過，我得感謝那位同事，叨承他的提醒，今天還有機會顯醜；也該感激那個夢，今天才能夠有機會向讀者領教。

最後我要提出來的，是崔峯、柯華、兩位小畫家，——我說「小」，因爲他倆都還不夠二十歲。——爲文海叢書及本集設計封面扉畫等，這珍貴的友情，順此致謝。

三六年三月於廣州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朝 盧

曦 著

森 著

發行 陳 公 陶

發行 文海出版社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總經理

明德印書局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印刷 明德印書局

電話：一〇六七四號

卅六年三月出版

平裝 三元五角
精裝 五元

定價

精裝
平裝

元

盧文第一叢書

朝曦	湖呢？海呢？	寫在月落的窗下	雙燕箋	文果集	拾到的生命
盧森	李若川	陳容子	魯深	李金髮等	盧森
(短篇小說集)	(詩集)	(散文集)	(長篇小說)	(文壇選集)	(長詩集)

發行 陳 公 陶

陶 公 陳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內全集出齊

本書作者及其編著

日月重光	詩集	前鋒文藝社版	二十八年
療	詩集	詩時代社版	三十年
夜明表	詩集	詩歌與木刻社版	三十年
倦鳥之歌	長詩集	新建設出版社版	三十一年
時代文藝選集	<small>文藝理論 小說詩歌選集</small>	中心出版社版	三十二年
黑與光	散文詩集	中國文化服務社版	三十三年
拾到的生命	長詩集	文海出版社版	三十六年

W.O.







得教早

• 蒼森廬 •

